

目次

新版題記

一	在醫院中	一
二	幹大事去！	四
三	路上	八
四	到前方去！到前方去！	一八
五	第一次戰鬥	二二
六	山谷內	二四
七	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三一
八	別了，朋友們！	三六
九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三九
一〇	『弟兄——1242』	四二
一一	交通斷絕！	四六
一二	瑪露霞的眼淚	四九
一三	用力呀，『菲珈！』撞啊，『菲珈！』	五二
一四	通過村落和莊園	五七

一五	夜談	五九
一六	偵察	六三
一七	紅毛法老	六八
一八	被鐵錨弄毀了	七四
一九	計策	七八
二〇	襲擊	八二
二一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功績	八六
二二	我們的軍隊要進攻了！	八九
二三	宣誓	九一
二四	朋友們	九四
二五	考驗	九九
二六	最後一夜	一〇八
二七	瑪露霞的死刑	一一一
二八	劊子手們逃走了！	一一三
二九	在渡口	一一六
三〇	不平衡的戰鬥	一二一
三一	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	一二五
三二	前進，向西方去！	一三一

一 在醫院中

海軍醫院的主任醫生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安庫金諾夫，診察着伊萬·尼古林，每次總是驚異地說：

「哎呀，真是天生的！不愧是個大力士！」

每回總是不由自主地，很高興地用勁向尼古林的光脊樑上一拍。

「響啦！像鐘一樣！」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喜歡強健的和有力量的人。尼古林使他感覺到可愛，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個頓巴斯鑛工出身的海軍，在他的眼裏看來，是醫學萬能的活證據。

一個月之前，把尼古林送到醫院的時候，當值的醫生絕望地說道：

「危險狀態。兩晝夜——再不會多活了。我很奇怪，怎麼把他送來的。」

水兵的情況的確很不好。他全身都被子彈和彈片炸傷，甚至連哼都不會哼了，臉上一層青灰色，這種顏色是醫生和看護們一眼就能很明白的。

把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請來了。在這兒，當着四肢筆挺，幾乎沒有氣息的尼古林，他和當值醫生爭論起來，甚至後來變成了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活！」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熱情地說。「您向胸部，向筋肉上看看！這簡直是伊里亞·穆洛悅茨（大力士的意思）！如果這樣的人會在我們這兒死掉，我和您還有什麼用處？只好把我們送到廚房裏去削土豆吧！」

「失血這樣多！」當值醫生說。「肺也打穿啦……他沒希望了。」

「我禁止您說這樣的話。在我的醫院裏要相信醫生！」

「簡直要違反理智，反抗科學嗎？」

「不對，而是要依靠理智和科學。醫生對於醫學是不會有幻想的信仰——對不起，這樣就不是醫生，而是一個冷血的皮匠了！」

「我求你……」當值醫生光火了，挺直身子，把自己的白外套的頂上部的一個鈕子結起來。

「够啦！」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嚴厲打斷他的話，也挺了一下身子。「我請您注意——請好遵守紀律，不要違犯。我自己親手來治這個傷員。請命令給我預備輸血的桌子。」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開始一場大賭博。他孤注一擲——他把自己的威信，把自己的職業聲名都放在賭注上了。但是艦隊裏的工作，使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氣質添了些新的，海軍的特徵：絕不逃避危險和困難，如果已經賭起來——那末就大大地下一注，如果是已經冒起險來，那末就絕不回顧……

於是他贏啦！那一個恐慌的、困難的夜間，他準備好了樟腦劑和注射器，在尼古林的病床旁邊，

一直坐到天亮，這夜，使他一輩子都忘不了。水兵擺動身體了，說夢話了，哼哼起來了，他的強健的身體裏正進行拚命的鬥爭：有時他的心臟活動微弱了，幾乎要停止了——這時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就來幫一下忙。打下針去，安靜一會兒，鬥爭又開始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屏息注視着，——一點時間也不放過，以免就誤……『撒謊，壞蛋！』他悄悄說，恨恨地咬一下牙。『你不能要他的命的。救出來！』

黎明時光，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對自己的工作和激動得到了報酬：他用尖銳的耳朵聽見了水兵的第一聲安靜的呼吸。

尼古林睡着了。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閉上眼睛，在籐籐椅上仰。他很疲倦，嘴裏發乾，腦袋發暈。但是崇高的，幸福愉快的波浪，從心的深處，透過他的疲弱和困倦，越來越向上升長。他用自信的緊張的活動站起來，大地和用力地伸一下懶腰，把手放到腦袋後面。鏡子裏照出了他的乾枯的臉，頑強的下頰，腦袋上的蒼白硬髮。『好漢子，謝爾蓋！』他低聲說，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今天才可以誇口啦！』

他走到窗前，掀開帘子。黎明的花園把潮潤的露水的涼氣吹到他的臉上。太陽出來了，樹頂映照在透明的和安靜的光焰中間，高空的白雲的邊沿飄散開去，放出了金光。花園醒來了，小鳥在樹叢上跳動，唧喳亂叫，歡迎着太陽，巨大的，慈祥的，熱烘烘的，給世界帶來光明和生命的太陽升上了。

二 幹大事去！

尼古林很快就痊癒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注意地和熱情地照顧他的健康，每隔一天就診察一次，每次都更結實地，更高興地拍拍他的光着的有力的脊背。

「響啦！像鐘一樣！這是天生的，我明白這個！」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第一次到花園裏去玩。又過一個月，一天早晨他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辦公室出現了。

「我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放下鋼筆說。「出什麼事啦？」

「我再也不等呆下去啦，」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如果我命裏註定要被德國人的子彈打死——還是去吧。對於這我是願意的。但是這兒的醫院裏，我要失眠得死掉的。」

「啊——哈！」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拉長聲說。「我明白，事情很清楚……您不要害怕——失眠是不會死掉人的。我給您開點安眠藥片——請您夜裏吃下去。」

「我不要什麼藥！」尼古林懇求說。「請您准許我出院。我在前線上可以治好。我在這兒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像燒的一樣！……」

「真可憐！」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聲調裏表示着嘲諷的同情說。「您失眠，心臟又疼……說老實話，您要因為殘廢退伍啦。」他忽然大聲喊叫：「話說够啦！還用您到這兒來教訓我，什麼時候准許什麼人出院啦！我自己知道！到花園裏去，散散心去！」

從那時起，他們之間每星期都要重複這樣的談話。尼古林要求出院，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堅決拒絕。

尼古林又憂悶又苦惱。他想，那些比他晚來的，還沒有離開自己病床的同志們，都在望着他批評：他已經好啦，又能走道，吃三個人的飯，可是一點兒也不想到前方……他心裏非常慚愧，伊萬·尼古林懷着這樣的念頭，使他難以忍耐。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個盡頭：伊萬·尼古林的痛苦也到頭了。這樣的一天來到了，他脫掉醫院的長外套，穿上襯衣，穿上破舊的，被子彈打透的，而且拚命縫補好的海軍上衣和一條黑色的撒腿褲子。從這時起他再不歸醫生，保姆，女看護們管了，他歸軍艦，歸前方管了。

護照和路費都已經裝進口袋，領到一份乾糧——可以上路啦！火車鳴笛，車輪子發出了自己永無休止的快板，——於是已經披上了秋天的金色的樺樹林飛馳過去，火車載着水兵伊萬·尼古林，轟轟響着和拉着汽笛，從山崗上奔下來，向潮濕的凹地的晨霧中衝去，向前方奔去。那裏——也只有那裏才是他的地方，只有在那裏他才能把一顆熱心安頓下去，而且對着被打死的德國人的呆瞪着的空虛的眼睛，對自己說：「伊萬·尼古林，你生活的很正當！沒有白浪費醫院裏給你用的藥和繃帶！」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邀請尼古林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給他送別。

牆角的無線電輕輕播送着，一片陽光從窗戶裏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的大瓶子裏閃耀着葡萄酒，太陽光穿透過酒，把桌布映照成了透明的寶石情調。

「請坐，尼古林，」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我們到分別的時候了。」
尼古林坐下。他很激動，被這種照顧弄得很不安。瘡啞的回答：

『是的，到時候了。你沒有辦法。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戰爭……』

『這是對的，自然，』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回答。『不過反正有點難過……我給您治療，治過，開過刀，包過繃帶，用各式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明白——如果沒有您的話，我早已輪到地底下去了。』

『呶，把像您這樣的勇士埋到地底下去——您知道，這是一件巨大工程。呶，有什麼，爲了將來能再見喝一杯。』

他把裝着蘋果的盤子和酒杯向尼古林推過去，拿起瓶子。

『我先給您照個像。紀念紀念。您不會反對吧？』

他從書櫥裏拿出一隻徠卡照像機，用他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上身，下身照個不住，一直到把膠卷照完爲止。

『現在——請到桌前坐吧！』

喝完第二杯以後，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遞給尼古林一盒『力士』香烟。

『這給您路上抽吧。抽烟的時候就想到我。等到烟捲抽完以後也別忘掉。』
尼古林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他責備地說。『我怎麼——是個德國人嗎，不記得慈愛嗎？我是俄羅斯人，我永遠是不會忘掉慈愛的。』

他臉紅着，手伸進口袋去，掏出一隻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烟嘴。

「我早就想送您點紀念東西。想做一隻烟斗——我是一個做烟斗的能手。但是做烟斗要黃楊樹根——這兒怎麼能找到這種東西？所以我決定先給您做個烟嘴，烟斗算我欠着吧。等我到高加索，找到樹根的時候，如果我還活着，戰後我一定送給您一隻烟斗。」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呶，有什麼，我們最後擁抱一次吧。」

他們擁抱過，用力接過吻。

「一路平安，尼古林。自己在前方要保重身體，不要徒勞無益地向子彈底下爬。白白犧牲——這會有什麼意義？」

「對啦！」尼古林肯定說。「沒有意義，也沒有榮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您不要替我擔心——我不會白白犧牲的。我需要生命，因為我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線去的。我有計劃。還要告訴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我是活着呢，還是犧牲呢，反正您會聽到我的事！我說的是海軍的話！」

過十五分鐘以後，當值醫生走進辦公室，看見這樣早的時光桌子上就擺着酒瓶和酒杯，吃了一驚。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解釋道：

「這是我與尼古林道別。我給他送行……」

嘆口氣，又說：

「小夥子去幹大事去！」

三路 上

水兵是不喜歡單身旅行的，而且也不會單身旅行；他一離開親愛的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註）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一道回憶一下克隆斯達和西伐斯托波爾的共同友人了，一道談論軍艦了，一同用力地打撲克牌了。

尼古林在自己的車中從這頭到那頭走了一趟，可是在乘客中間沒有看見一個水兵。他很感傷，便坐在小窗子口。

火車一進站，剛剛把速度緩慢下來，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沿着列車走起來，暗中懷着能遇到自己人的希望。

他很幸運。還是在很遠處他就看見了一個紅水兵。

『好啊！』

『啊，朋友，好啊！到哪兒去，打哪兒來？』

水兵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經過五分鐘便成相識，經過十分鐘便成——朋友。在響了兩下鈴之前，尼古林已經曉得了自己新朋友的一切：名字叫華西里，姓克雷洛夫，住過醫院，現在是返歸黑海的海上隊伍中去。

（註）水兵的制帽都沒有前面的遮沿。

「呸，這樣吧，華霞（華西里的暱稱），」尼古林說。「朋友，拿起自己的行軍袋，到我們的車裏去吧。」

到下一站，他們出去溜躡，又遇到了三個——瓦西利·克萊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柯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如果在任何一輛車內，已經擁擠着五個水兵，那末其餘的水兵一定都就從自己的車中搬到這輛車裏來。事情果然如此——尼柯萊·樹柯夫很快就聯合到這一羣快活人中來了，以後是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再下去尼古林也數不過來了。在每一站上都有戴無遮沿帽的人鑽進門口，發出問題：

「我們船上的人坐在這兒嗎？」

「在這兒！」大家喊着回答。「來吧，下錨吧（註）！」

於是，在車中還沒有宣告客滿之前，就一直地下錨啊和下錨啊。尼古林開心地說道：

「弟兄們，我們現在足可以補充一個分艦隊啦。」

「足夠啦！」福米喬夫應道。「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夠！」克萊甫曹夫大聲說。「不是個整數。二十五個人——那末才足夠一組。還差一個人。」門開了，彷彿是在回答克萊甫曹夫的解釋，他——第二十五個水兵——進來了。

「噯嗨！」他一看見許多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就開口說。「看來，不是無緣無故把我引到這輛車裏來啊。問出自己的味來啦……」

（註）即停下來的意思。

看來他已經有五十歲了——鬢角蒼白，上下鬍子——是銀色。很適合自己的年歲，他的行裝並沒有打扮成年青人的樣子，但是很結實，儉樸，精細：他的右手提着一隻提箱，左手內——一把大茶壺，背上——一隻塞得滿滿的行軍袋。

「嗚嚇！」他說着，坐在下層的靠椅上，和孔諾瓦洛夫一並排。「出了一身汗……好啊，孩子們！」
「敬禮，老伯伯！」尼古林回答。而且是那末敏捷，「老伯伯」這三個字來的那末恰當，因此後來就沒有一個人再管老水兵叫過別的稱呼。

老伯伯打開水壺，開了開水蒸氣。

「還好，我還是在乘火車以前燒的茶呢。我想，還是燒好吧，否則我一坐到火車上——立刻就要喝茶。啊，孩子們，拿一隻杯子……」

當把茶倒到杯子裏以後，老伯伯解開行軍袋，拿出糖來。起初他只拿出來一小塊，只是給自己的：他的儉樸樣子說明了這個。但是四周坐的是水兵，是自己人啊！……老伯伯躊躇地環顧了紅水兵們一眼——於是海的自然現象，在他的心靈上超越了儉樸，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感情。他咕噥着，從行軍袋中把整個糖包拿出來，把糖倒在報紙上，每一個海軍送了一小塊。

誰也不願意在老伯伯面前下面子，於是都去打開小提箱，軍用包，軍用袋：一個人拿出的是牛油，第二人——是腸子，第三人——是奶油，第四人——是烤肉。

茶喝完之後，尼古林把『力士』牌香烟放進了一個小圓盒子。二十五個人，二十五支香烟——沒有一個人感到不滿。

……如此這般地向前走。由於大家的默示承認，尼古林成了首領。老伯伯管理給養部份。在這種

工作上，他顯出了是個做生意的巨匠，他對於任何貨色都明白它們的益處，購買起來比批發商人還精明：如果是已經炸好的魚，那末就一共要四鍋，如果是鷄蛋——就要一百枚，如果是蘋果或李子——就要連籃子一同包完。哈爾琴柯和孔諾瓦洛夫以快腿著名，便把照應開水的事付託他們。華霞·科雷洛夫也找到了一件事情——把大家的車票都交給他，叫他保存着，等查票時一齊交給查票員。

對於這個華霞還得另外講幾句話。他有一種非常的天才，便是迅速地和容易地和女孩子們成爲相熟的人……火車還沒來得及停下，而華霞已經在站台上了。過三分鐘，他便很快活地和當地來迎火車的車站上的女孩子們談話了，過五分鐘，便從口袋內掏出日記簿，鉛筆，記載下住址來。當第七分鐘時——汽笛一聲，火車前進，華霞一面跑着跳上火車去，然後從窗口幌着無遮沿的帽子，幌好久，直到揚旗外邊。

水兵們笑了。搗亂鬼和小丑樹柯夫比一切都特別多地使華霞難過。他顯出僞裝的可憐表情，搖搖頭，嘆口氣說：

「啊呀，華霞，華霞，我真可憐你。免不了要給你撫養金了……」

科雷洛夫生氣了。

「你是混蛋和下流——除你之外不會再有別人！我根本不是爲了這個……」

「那末爲了什麼呢？」

「歡喜收到信件，可是我連一個親人也沒有。我以後從前方照着這些住址寫信，她們便答覆我。現在明白了嗎？」

樹柯夫仍舊沒有安靜下去。

「噯！如果你照着所有的地址都去信——可要設一個郵局啦！」

這時老伯伯插口了。

「噯，搗什麼亂！孤苦伶仃的小夥子，你不明白嗎，怎麼？只會吡牙。華霞，不要聽他的，你只管向不論什麼地方寄信好了……」

以後應當是激烈的言詞，可是談話却在這兒終止了，因為依照水兵的規矩，是不准許和上年紀的人鬥口的。

水兵們很尊重自己的老伯伯。怎麼能不尊重這個人呢，他在三十年以前便在特魯白茨柯伊艦隊的一隻驅逐艦上服務，曾經到過阿納託里亞海岸，和「米德日吉埃」和「布列司勞」（註）交換過鋼鐵的敬禮，親眼看見過黑海艦隊在諾伏羅西斯克的慘劇。老伯伯講述，他的父親便在軍艦上服務，至於祖父——是近衛海軍的水兵——爲了保衛西伐斯托波爾，得過喬治十字章。

老伯伯肚子裏藏着無數的，各式各樣的故事，海上的神話和傳說，——有的很滑稽可笑，有的很神秘和很恐怖。他很高興講；水兵們注意地聽，害怕漏掉一兩句話，這很叫他快活。

水兵們問：

「這樣說，也許你的祖父看見珂石克英雄本人吧？」

「一點也不錯！是最早的朋友。而且他還認識坦莎，那黑莫夫和柯爾尼洛夫——那些英雄都認識！那黑莫夫親自發給他過獎章，……有一回，我的祖父去偵察。把敵人那方面都看清楚，一句

（註）都是軍艦的名字。

話，按照水兵的規矩，按照海軍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且一路走還炸毀了一座火藥庫……他這算是饒頭了，自願幹的——任務裏面根本沒有火藥庫的。

「爆炸聲震昏了我的祖父，於是他被俘了。醒過來——手脚都被綁起來，周圍是哨兵。他的心涼了——你們自己明白，這是多可恥啊——海軍軍人被俘虜啦！」

「他們把我祖父送到他們的主帥那裏去審問。這樣一個威風凜凜的將軍，外面很嚴厲：制服的全身都是金道，十字，帽子上插着羽毛，黑鬍子，下面的海鬍有一尺半長，就像你的鐵鍬。自然，將軍的周圍是軍官們——各式各樣的副官，小軍官，通訊兵……一句話——全部隨員。」

「祖父在將軍面前很和藹地立正，——爲了不使這個將軍認爲俄羅斯的水兵不遵守紀律。」

「開始審問。將軍親自審問。」

「俄羅斯的水兵，把自己的姓告訴我！」

「不知道，大人！」

「什麼部隊的？」

「不知道，大人！」

「你們的軍隊都如何配備？你們的砲隊在哪兒？」

「不知道，大人！」

「他們就這樣談了半天。我的祖父對於所有的問題只有一個回答：「不知道！」」

「於是將軍就派一個副官到隔壁房間裏去，那個副官端出來一箱金子——十萬盧布。把箱子放在桌上。」

「你看，俄羅斯的水兵！」將軍說。「如果你講出你們的部隊如何配置，你們的砲隊裝設在哪兒，——這個箱子就是你的啦。而且還放你恢復自由。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叫你在我們國裏航海——快點說！够你活一輩子啦！你要說嗎？」

「祖父回答他：

「怎樣也辦不到，大人，——我不會說的，誓言不准許說。

「我再加十萬！把第二箱子拿來！」

「請不要白費心思了，大人：軍人的榮譽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祖父眯縫眼睛，問將軍道：

「難道您的戰士准許出賣自己的祖國嗎？」

「將軍很喜歡這些話。

「好漢子，俄羅斯的水兵，你要得到英雄稱號的！諸位軍官，請你們學習學習，要如何遵守軍人的誓言吧！……不過照法律，俄羅斯的水兵，雖然我很可憐你，但是我要把你槍斃！」

「爲了俄羅斯的土地死去，我是很快活的，大人！」

「你既然是一個英勇的人，那末你也應當英勇地死去——在軍隊的敬禮中，站在隊伍前面，打着旗子和打着鼓。我們埋葬你時要敬禮，在墳上放禮砲，我還要把你的英勇精神親自寫信給你的海軍上將那黑莫夫。

「我的祖父筆直地敬了一個禮。

「謝謝您的崇高榮譽，大人！請准許我說出最後的要求。

「說吧。」

「我想要像水兵一樣，不是死在陸地上，而是死在海裏。請答應我在海崖上受死。」

「照辦，俄羅斯的水兵。」

「於是將軍向自己的軍官下命令：

「明天早上，在軍隊的敬禮中，把他送到海崖上槍斃！」

「晚上給我祖父送來酒，從將軍桌上拿來的晚飯，將軍的香烟，乾淨襯衫——應有盡有。那時候的敵人還不像現在的德國人：還不槍斃女人和小孩子，還保守自己的軍人榮譽，懂得尊敬……戰爭是戰爭，但是你無論如何要像人樣子，不能像現在德國人和畜類一樣。……這就是那時候的規矩！……

「早上天剛亮，就把我祖父帶出去槍斃。他自然，結了鈕子，擦過皮靴，衣服穿得很整齊，歪戴着無遮沿的帽子——他身上的光亮向各方面照耀！他開正步走，旗子正對着他喧鬧，鼓聲咚咚，將軍和所有的軍官們都舉手到帽沿上，他們帶着一隊人「警戒」……這真是在敬禮呀；所以不很可怕！……但是祖父的腦袋裏正在打另外的主意。英勇死去，毫不恐怖——自然是光榮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能欺騙敵人假裝去死，而能從俘虜中逃出來，那對於水兵就更光榮。」

「他們把祖父領到一片高海崖上。海水在下面閃光，微風吹過水面。他面對太陽站着……向左面一俯身子——跳了下去。腦袋向下從海崖上直落下去啦！」

「而他在所有那時黑海的艦隊裏，是第一個游泳和伏水最好的人，打岸上對他開槍了——喧嘩，喊叫，奔跑……但是他越來越向海當中游去，不斷地向水底下潛伏，躲避子彈。而且這時太陽幫了他的忙：把岸上兵士的眼睛迷住，妨礙他們的瞄準。」

「就這樣逃出來了……他從海裏向岸上看了一眼：看見——將軍站在海崖上，正在打望遠鏡。但是祖父用手指向他恐嚇着。「你辦不到，大人，你赤手空拳是抓不住這樣的俄羅斯水兵的！」

「就爲這件事，他從那黑莫夫將軍那兒，也就是從巴悅爾·司切泮諾維支那兒得到了喬治十字章……」

……車掌進來了，關上窗戶，扭開電燈。老伯伯裝上自己的烟袋，抽起來，沉思地注視着黑暗的角落。

「有一次還另外發生件事情。祖父坐在帆船式戰艦上航海。向土耳其海岸駛去。他們有一個任務，——我說不出來了，反正他們是去了。過了一晝夜，祖父向隊長報告：「大人，我們走的很順當。船上一個老鼠都沒有——都留在岸上啦。今天夜間故意拿塊豬油放在床鋪底下——還是完整的！」隊長是個很嚴厲的人，生氣了。「你胡說八道！住口，不准打攪隊伍！」海上的事情大家都明白——祖父向後一轉，再沒有說一句話。

「夜間他去值班了。微風徐徐，還不到兩個風標，月亮很明朗——眼睛都刺痛了！祖父忽然看見——有一隻帆船頂風駛來。他剛想喊叫，報告一下——可是一想：這隻帆船怎麼能頂風駛呢？又看了一下——腿發抖了。沒有船後的尾浪！船在前進，可是沒有後頭的尾浪！離近了，簡直靠在旁邊了，也許只有十五米達遠了。沒有燈火，甲板上空蕩蕩，吊橋上站着一個穿白外套的，人不像人的東西……等到祖父明白過來的時候——帆船不見了，就像融化了。但是這時船舷外面有人訴怨地哭泣。聲音很細……」

這樣水兵們就沒能聽完這個神秘的故事：火車轟轟響着，開進車站。這是最後一個站頭——客車

的行程在這兒告終了。只有軍用車還可以向前開去。水兵們面臨着必需穿過前線的厄運。

埋在漆樣的黑暗中的車站上擠滿了軍人，都是些從醫院裏，或者休假期滿，或者是被派遣出來返防的。他們向每一列開向前方的列車衝鋒。火車頭的汽笛聲，緩衝器的叮噠聲，幾百人的腳步聲，呼叫，威嚇，詈罵——在黑暗中，這一切交織成了一片不調和的和恐慌的喧噪。尼古林環顧了一下，聽了聽，搖搖頭。

『不成，朋友們，這樣事情是弄不好的。如果我們這樣分散活動——我們就要在這個車站上蹲上三天……要排成隊伍活動……哪——排隊！……』

排上隊伍，依次報過數。

『這樣，』尼古林感動地說。『我們——是一隊人，很明白。我們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的。我——是隊長。現在我們到兵站司令處去要求迅速運送。』

計策成功了。兵站司令一看見二十五個身穿海軍制服的青年一點也沒有爭論。

『立刻把這些人運走！』他向副司令說。

正有一列輸送兵車準備向南開去，這列車上有幾輛空車。海軍們便佔據了其中的一輛。

兵站副司令說：

『本來這列車我們什麼人都不帶的。不過你們——是一隊，便成了例外。你們可是在路上要保護兵車的。只是可惜，你們沒有帶武器。』

『不用操心！』尼古林高興地回答。『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我們赤手空拳也可以料理。』
他能想到嗎，他的話竟成了預兆！……

四 到前方去！到前方去！

古班的草原在夜間很光榮地散放香氣！尼古林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垂着腿，坐在暖車的開着的門口，呼吸着這種憂鬱的和淡薄的苦蓬和枯草的氣息。其餘的水兵們老早已經躺下去睡了。

「這就是我在醫院裏接到的一封信，」福米喬夫用低啞的困難的聲調講述。「信封是頂頂普通的信封，可是我的心直往下墜。我駭怕打開。我覺得——是一封不祥的信……」

「這很可能，」尼古林同意，「好像它放出了眼淚的氣息。」

「不是眼淚，是血，」福米喬夫嚴厲地糾正。「如果僅僅是眼淚，我倒可以忍住了。可是——血……」

他沉默下來，傾聽着車輪子的急驟調子。草原的上空，黑暗而透明的高空，秋天的星閃閃發光，有時它們被火車頭噴出的烟遮住。

「是血！」福米喬夫堅決地，用着壓力重複說。「妻在這封信裏寫着，柯里亞和克秀莎，我的孩子們都被德國人殺死了，把她自己弄成了殘廢。永遠不成個人形了。這就是這封信裏寫的話！……」

又沉默了。一個小站閃過去，也許是閘道房——你在黑暗中是看不清楚的。鐵橋在列車下面簡短地和轟轟地響過，車輛的聲調又變成平均的了。

「你現在想怎樣過下去呢？」尼古林問。

「我不知道，」福米喬夫回答，「心上難過——不能忍耐。晝夜難過。我是一個強健的小夥子，

一隻手可以掄起三普特東西，而且比我再和氣的小夥子也沒有了。純粹是一隻小牛……有一次，有一個醉漢開始鬻人——我沒有理他，雖然只用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傷，可是我急忙躲到旁邊去了。我想，他在發瘋，免得作孽……不過我一接到信，——自己連自己都不認識。我可怕地變成了瘋子。」

「這是不錯的，」尼古林沉思地說。「現在這樣的人很多……」

他向車箱深處仰了一下，用肩膀遮住風，吸起烟來。風從燃着的紙烟上吹起了火星，很快就把它們熄滅了。

「現在我有一個念頭，」福米喬夫又開口說。「我有一個上前線的念頭，和德國人們去打仗。噢，就是要打仗！我現在學會了去瞭解軍事計策，這是一件怪事——在未收到這封信之前，我一點什麼軍事計策也不會想。在我們的醫院裏睡着一個步兵上尉，是個好人。有一次，他說：「福米喬夫，現在給你一個戰術問題：兩翼是如此這般，砲火目標在那邊的某處，這兒是——磨坊，譬如說，這兒是山谷。敵人是一連人，你只有兩排人，你要進攻。應當怎麼辦呢，從哪兒開始呢？」我瞪着眼睛，什麼也想不出來。可是自從接到信之後，我便只想到一個問題——如何可以巧妙地，有效地打德國人。我躺着想：「我到前線上。有三輛坦克車向我開過來，他們的機關槍從旁邊掃射。而右邊——是一個坑……」我閉上眼睛，我清楚地看見了這一切，好像是真的一般！立刻便想到，爲了使他們一個活的也不留下，這要怎麼辦。我想出了多少方法——連數都數不清了。我躺着，自己在和坦克車打仗，也和摩托車，和騎兵打仗。也不知怎麼一來，我們和上尉又在花園裏遇到了。他又把問題提給我：「解決一下，——他說，——福米喬夫！」我一下子就給他把一切都解決了，解釋了一切，——他簡直有

點驚奇。「哪，還有一個問題。並不完全合乎軍事科學，可是很好。福米喬夫，——他說，——你應當進軍官學校，你生來就會想很好的計策。」他以為這是生來的，他可是不知道是德國人教會了我的軍事計策，就在他們把柯里亞和克秀莎埋在地裏和把妻弄成殘廢的時候。這就是計策的來源，是我的苦痛！我現在就懷着這樣的念頭到前線去——打死一百個德國人。打死一百個，那時就可以犧牲啦，不論怎樣也不能在還以前犧牲。我的數目——是一百！」

尼古林稱讚着：

「很正確的想法，一百個——這很好……」

「那末你是什麼念頭呢？」福米喬夫問。

「我的念頭？」尼古林微笑一下。「我的念頭是這樣的——把他們打死的越多越好，而且要叫他們對到俄羅斯來的事後悔一輩子，而且還要警告自己的子孫。不過我可是預備死的，打完仗以後我要還讀書呢，我要去學習充任軍事工程師。」

這回輪到福米喬夫來稱讚尼古林的念頭了，又坐了一會兒，後來便在車箱深處，和老伯伯並排躺在新鮮乾草上了。

尼古林只剩下一個人，——他迎風坐着，向閃耀着秋星和銀河微微發白的天空望去。他的思想很清楚，廣闊和深遠。他想到自己，想到福米喬夫，想到俄羅斯。他覺得心裏很舒服，很光明……

……慢慢地天亮了，霧氣朦朧的，潮濕的黎明光臨了。尼古林覺得自己帆布制服領上有了潮意。附近灌木叢和樹林的輪廓顯出來了，遠處整個大地上都籠罩着一層白色的冷霧——簡直像在海上。但是在紫色的天上，光亮的圈子越來越擴大了，忽然間，耀眼的強烈的濃光透過雲霧，一直照進了尼古

林的眼睛。太陽出來了。

其餘的水兵們一覺出到了早晨，都醒了；他們伸着懶腰，響亮地打着哈欠，走近開着的車門。閘道房閃過去了；岔路上站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執綠色的小旗。水兵們喊叫，揮動着無遮沿的帽子；她笑着，用小旗子回答。後來，當閘道房和女孩子都消逝在轉彎處的時候，樹柯夫睜縫着茨岡人的粗野的眼睛，在科雷洛夫身上轉了半天：

「華霞，你怎麼打哈欠啊，沒有記下住址來嗎？噯，華霞，你沒想到叫火車會停下呀。」

老伯伯最後一個起身。

「茶現在還熱，」他幻想地說。「來，解開行軍袋，到吃早飯的時候啦。」

但是發生了什麼意外，火車像磨牙齒一般吱吱響着，減低了速度，停下了。尼古林從車箱內探身出去，向一個一閃跑過去的車隊員問道：

「什麼事？」

「聽說車軌被破壞啦。」

尼古林忽然用猛烈的動作掩上車門，而且關緊了它，僅僅剩下一道狹縫。當他轉面向伙伴們時，他們立刻從他的臉上明白了一切，一句話也不用說。

「德國人嗎？」老伯伯問。

一排自動步槍的射擊聲回答了他。是的，這是德國人？尼古林從門縫中看見，他們正從小樹林中跑出來，不和諧地喊叫和開槍……

五 第一次戰鬥

經過了幾秒鐘麻木狀態。而前面的，最頑強的德國人已經跑到了火車頭跟前。尼古林用迅速的眼光投在伙伴們的蒼白臉上，明白，如果突然襲來的麻木狀態只要再延長半分鐘，——就要全體都毀滅了。

德國人喧鬧地在火車附近忙亂。

『臥倒！』尼古林向水兵們命令。『不許出聲。他們要是一開門——立刻便向毒蛇的頭上跳去，掐死！誰要是得到武器，——便向前挺進，向另外的人打去！』

大家臥倒，一聲也不出。喧鬧聲近來了，已經很清楚地分辨出德國人個別的語聲了。福米喬夫忽然站起來。

『你幹什麼？』尼古林絲絲地說。

『計策！』福米喬夫用熱情的低聲回答。『想出計策來啦。應當騙他們進火車來，我們在這兒容易捉他們！』

於是他開始敏捷地把乾草向海軍的身上蓋去。

他恰好及時做完了。德國人的語聲已經簡直在車旁了，車門響動了。

『俄國人，投降！』一個陌生的可憎的聲音發出。『到這兒來！』

一點回答的聲音也沒有，沒有一點響聲。德國人咕噥着爬進了暖車——前頭是兩個，他們後面還

有兩個。其餘的人在車門旁邊的路上等着。

尼古林一直看見自己面前有一雙德國人的粗腿，打着裹腿，穿着後跟帶着紅色污泥的破靴子。他用猛烈的動作拉住德國人的雙足向自己拖來。德國人短促地叫了一聲，面孔向下倒下去了，就在一霎眼功夫，他的自動槍已經到了科雷洛夫手裏。福米喬夫跳起來，抓住靠近的德國人的肩膀，用拳頭向太陽穴上打去，——德國人的口裏，鼻子裏都冒出血來，他被這種可怕的連續打擊給打死了，倒下去了。樹柯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打倒第三個德國人，老伯伯却在角落裏處理第四個：他把德國人揪到車牆上，用左手奪下他的自動步槍，右手不住地和迅速地用刀子戳去。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秒鐘的功夫內，下一秒鐘——落到水兵們手內的德國步槍，已經對着聚集在車輛附近的德國人掃射過去。德國人亂了羣，我們的人却已經打着哨子，呼喚着，哈哈笑着，從車內傾瀉出來，跳了出來。德國人被嚇壞了，看見自己面前是俄羅斯的水兵，是黑色的魔鬼，是穿孝服的死神！……水兵們向戰死者奔去，抓起武器；現在是德國人的手榴彈已經飛到德國人自己身上去了！……重機關槍從灌木叢後面迎面掃射過來，展開了猛烈的衝鋒，但是站在列車旁邊的華西里·科雷洛夫發見有十來個德國人，正把機關槍向一輛敞棚的普爾曼式（註）鋼車內拖去，爲了好從車舷上，向海軍的背後掃射。科雷洛夫手裏拿着手榴彈向普爾曼式鋼車奔去。爆炸！普爾曼式車的上空昇起了灰色烟雲。當烟雲展開時，科雷洛夫已經站在擁有兩挺『帕拉白魯姆』的機關槍手前面了。被打死三個，其餘的人都舉起手來。

『樹柯夫！福米喬夫！這兒來，到我這兒來！』

（註）美國普爾曼工廠的出品。

三個水兵迅速把德國人的機關槍按在敞開的車台上。火力決死地正確。從林中發出的射擊停止了。我們的人又立起來衝鋒。

戰鬥一共繼續了半小時——是從無前例的戰鬥，二十五個沒有武裝的水兵反抗一大隊武裝到牙齒的德國兵。六十八個德國人躺下去了，永久安息了，十二個投降被俘，其餘的都逃跑了。

水兵們在這一場戰鬥裏沒有損失。

六 山谷內

既然是香葷，就得爬進筐子（註）。在戰鬥時候執行了指揮任務——在戰鬥以後便成爲指揮官。車隊長和司機人——一個憂鬱的，留着被香烟燒焦的灰鬍子的老頭子，一隻赤裸的手臂放在油污的外套裏面，看出來是吊着，肘部上面包紮着，——到了尼古林面前。

「隊長同志，我們的兵車怎麼辦？回轉去還是怎麼？」

「爲什麼轉去？」尼古林驚異道。「前方正等候着砲彈、槍彈，而你們——要回去！路程既然規定好，那末就得照路程走。」

「路軌被破壞了。」

「會修好的。您那跟車的隊伍一共幾個人？」

（註）俄諺，猶言『吃什麼飯，當什麼心』。

「太少，我們弄不好。」

「我把自己人加上去。村莊中的集體農民可以幫忙。」

「有本事，」司機人輕輕翕動着鬍子，說。他是個闊肩矮胖的人，鐵屑好像永遠要蝕進他的暗色面孔去。

「你有一隊鷹，隊長同志！」他叫着。「不是人——是野蠻的老虎！我到死——也會記牢！」

車隊長到村中去了——招集集體農夫來修理道路。

尼古林把老伯伯喚過來。

「請您帶兩位紅海軍，把所有的死屍都搜一搜。證物，信件和其他等等的文件——都拿來給我。把武器，彈藥，用具都搜集在一起。」

他爲了要在老司機人的面前誇示才幹，故意發佈命令，依照軍法稱呼老伯伯——爲「您」。老伯伯明白這一點，很「和藹地」站起身來，兩手順褲縫垂下去。

「遵命，帶兩個紅海軍去搜索死屍。證物，信件和其他的文件都全送給您。把所有的武器，彈藥，用具都搜集在一起！」

「請您去執行吧！」

老伯伯表示了老行伍人的風度回轉身，響着皮鞋後跟。

尼古林偷眼望望老司機。老頭子很感動，皺起眉頭，咕噥着，轉轉頭。

「人們自己有這樣大的勇氣，這樣明白任務的重要，這是好到什麼程度啊！」他說。「我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所以我明白全部軍事科學和紀律。我會任第十二擲彈團的下士。」

他向自己的火車頭走去，尼古林眼望着他的後身，想道：『紀律——這是很重要的事！大概，人們什麼都會注意到的……』

尼古林派遣一隊水兵去修理道路後，便和科雷洛夫共同來訊問俘虜。科雷洛夫曾經進過中學，所以還記得幾句德國話；很幸運，在德國人中間發現了一個稍微會說俄國話的人。

查哈爾·福米喬夫走近過來，面孔發着灰色，望了德國人一眼。

『噯呀，還要和他們談話哪！……白對他們費精神！』

『你爲什麼在這兒？』尼古林嚴厲地截斷他。『沒有聽見命令——去修理鐵路嗎？』

『我馬上就去。我殺一百個的誓言總算開始執行了！還剩九十三個……』

訊問的結果，在根本方法上改變了尼古林的計劃。發覺向火車襲擊的德國隊伍——這是空軍降落傘部隊，德國人降落的目的爲了要切斷我們後方的交通線。一個俘虜供稱，在傘兵降落處附近的山谷內，藏有降落傘，機關槍，無線電台。散佈在四周的殘餘傘兵很可能利用這些武器。

中午時光道路修好了。司機人請水兵們坐上車去。

『不成，』尼古林說。『我們要稍稍耽擱一下。你們走吧，一路平安！』

他把一個簡短的報告交給司機人，請求他轉交給附近車站的兵站司令。大家很熱情地告別了。司機人和全部海軍都交換接過吻，甚至流出了眼淚……

當火車已經開出很遠，車輪轟隆聲剛能聽到時，——海軍們聽見了三聲拖長的汽笛聲。

『老人家向我們敬禮呢，』克萊甫曹夫感動地說。

……樹林子用光亮的，透明的寂靜迎候水兵們，枯葉和潮氣——不久以前下過雨——清新地和濃

烈地發出氣息，脚步踏在苔蘚掩蔽的土地上，一點聲音聽不出。還發着綠色的槲櫚，豎立着，楓樹才剛剛發紅，菩提樹已經可以透過金光，把自己的樹葉子撒滿了大地。青鳥發出秋式的嘯叫，啄木鳥像秋天式地敲打；田野中，有一棵也不知從哪兒落到這陌生地方來的山梨樹像橙色的火燄那樣燃燒着，在傾斜的太陽光中耀閃。烏鴉在山梨樹的周圍忙亂，噪叫，啄食澀苦的果實。

走進山谷上，必須穿過稠密的山楂樹，野薔薇和山胡桃樹叢。水兵們在谷底，樹枝掩蓋的地方尋到了降落傘，彈藥箱，機關槍，手榴彈，信號火箭，兩個行軍無線電機，裝有降落記號的口袋……

尼古林咬着嘴唇沉思。

『一百零六個降落傘，』他說。『你聽見嗎，福米喬夫？八挺機關槍。福米喬夫，你聽見嗎？』

『是的，我聽見了，』福米喬夫回答；他被野薔薇菓實迷住了，已經嚼了有半顆。

『那末你的意見以爲如何呢？』

『意見很簡單，』福米喬夫回答，把紅色的菓實一顆跟一顆地投進口內去，『大概，他們是一百零六個人。我們打死了六十八名，十二名被俘虜，還有二十六名沒找到。這就是一切。』

『我不是問你這個事！』尼古林光火了。『你想想——找到好一位數學教授，否則沒有你我連賬都不會算啦。你把你的野薔薇菓扔掉吧，跟你說正經話！我是問你機關槍的事！』

『機關槍有什麼關係？』

『噫呀，你！這兒有幾挺機關槍？八挺。在車站那兒他們有四挺。共計十二挺。一百個人可是用的太多了……啊？』

『太多了，』福米喬夫同意了。『你怎麼想法，他們人還多嗎？那末其餘的降落傘在什麼地方

呢？」

「木頭腦袋」尼古林說。「他們光是一百零六個人，以後會更多的。我是這樣猜想，德國人還想要降落一組，也許還不止一組……他們爲什麼要有降落記號？現在想明白嗎？……」

福米喬夫的眼睛閃閃發光：

「那末要捉捕啊！」

「是要捉捕的！」

就在這兒，在谷底，尼古林把隊伍集合起來，把情況向水兵們描繪了一下。

「你們看，親愛的同志們，要發生什麼事情啊！也許，我們面臨着激烈的戰鬥。那末我們就要把我們的隊伍組織成必要的樣子。隊長，這就算——我。還要一個委員，啊，誰有黨證，請舉手吧？」

只有一個克萊甫曹夫舉手。

「事情很明白，克萊甫曹夫，你就要担任委員，」尼古林說「至於參謀長我就任命福米喬夫·查哈爾充任。」

福米喬夫嚇了一跳。

「你是幹什麼，隊長同志！我會給你當什麼參謀長，我從來沒有走近司令部過。我是個普通紅水兵。」

「我可是什麼？」尼古林回答。「克萊甫曹夫——是什麼？老兄，你沒有什麼幹不來的——是戰爭。如果必要，不要說參謀長，即使我任命你充醫生或者工程師——你也得幹。福米喬夫同志，請你

不要反對，立刻執行職務。」

會計出納和全部隊伍經理工作的首領，在隊伍的共同贊同之下，尼古林任命了老伯伯。福米喬夫立刻就在一隻在山谷內拾到的，滿裝着蘇維埃紙幣的皮包交給他。

老伯伯很明顯地頗滿意對他的信任，不過爲了禮貌還在客氣：

「我非常不歡喜攜帶公家的錢——只有就誤。這兒是多少？」

「鬼才知道它們，」福米喬夫毫不關心地回答。「數數，以後你再報告。」

「噯，噯，噯，不成！」老伯伯警戒地挑起手指頭，說。「等等！會計接受金錢沒有數目，這種規矩我在任何地方還沒遇到過。如果照真的方面去作，那末就要一個委員會：我，你和另外兩個委員。而且以後還要製作紀錄，」他又加上一句，是爲了想在水兵們面前炫示財政的知識。「一個人付錢——要簽字，第二個人收錢——也要簽字，下面還要委員會們副署。」

「拉倒吧！」尼古林不能忍耐地插入說。「還得給你弄個保險箱和打字機到這兒來，還要預備兩個簿記員呢。」

好開玩笑的樹柯夫揉了揉腦袋。

「這種官僚習氣在人身上的多快呀……平常的人是個人的樣子，等到一成爲首長——馬上就要什麼委員會，文件，各種單據，賬簿……您倒霉了！老伯伯！」樹柯夫在大家哄笑之下，失望地揮一下手。「您再不能當水兵啦……」

「你吡牙吧！」老伯伯恨恨地說。「你大概從來手裏沒有拿過公家的錢，可是我帶過二十萬。用不到你來教訓我！」

老伯伯有點難爲情，鼓着氣，和福米喬夫一同離開到旁邊去，坐下來數錢。他數得很困難，很慢，每一扎都要檢查；福米喬夫感到疲倦了，打哈欠，憂鬱地向四旁張望，但是忍耐着：這種任務，你什麼話也不能說。

同時尼古林和自己的委員開會。決定，克萊甫曹夫暫時留在山谷內，以防備殘餘的德國兵到山谷裏來搬用自己的機關槍，尼古林則帶領三個戰士，先到谷邊上傘兵降落的地方去，監視那兒的情形……

『孔諾瓦洛夫，科雷洛夫，哈爾琴柯！』尼古林呼喊。『自動步槍都預備好嗎？手榴彈帶好嗎？走吧！』

離山谷有那麼三四百米達的地方，樹林子開始透明了，光亮了，樹叢漸見稀疏，細小路徑也更加清楚。又走了一百米達，水兵們便走到了一片可愛的暢快的邊緣上。一帶山嶺起伏的草原向遠處伸展出去——又廣大，又寬闊，籠罩在低落下去的紫色陽光內。糧食的堆積豎立在右面的赤裸的田地上。

『不許探頭出去，』尼古林警告。『也許德國人在監視呢。看得清楚點。』

但是水兵們看了半天——什麼也沒看見。一帶近處發黃，地平線處就顯出烟灰色傾斜的山丘起伏不已，一棵從樹林子裏跑到草原上來的孤獨的小樺樹，和氣地發着綠、藍色的雲在天空游泳。鷺鷥叫着飛過去；尼古林在牠們的隊伍還沒有在天空分散之前，對牠們看了好久……

『肅靜！飛機，』哈爾琴柯說。他用肘部撐住抬起身來，他的眼睛定在一處了。

『不是吧，是你的感覺，』尼古林傾聽了一下，反對。

『我在軍艦上是第一個聽覺好的人，』哈爾琴柯回答道。『我對這種工作是不會錯誤的。向這兒

來的。從北邊飛來的。」

不錯——尼古林和其餘的人們也感到遠遠的微弱的馬達哼聲。但是哈爾琴柯全身站了起來，彎着身子，像一頭上等波音特獵狗立起來一樣，聽着，彷彿不僅是用耳朵，而是用全身。

「德國人！」他堅定地和確信地說。「偵察機「亨什爾式」。從我們右面飛來，低空飛行。」哈爾琴柯沒有錯誤——這的確是亨什爾式。

偵察機在樹林邊緣上空繞了個大圈子，後來又到樹林上空。它第二次在上空出現時，飛得很低，兩翼的十字看得很清楚，尾巴上是一隻萬字。飛機的影子沿着山崗的黃坡滑過。

猜測燃燒着尼古林。

「降落記號！快！」他命令。「二分鐘內！」

當戰士們把降落記號鋪在草原上的時候，尼古林竟不能使自己找到飛機的地方了：忽然完全飛走了，不回来了，不是他發現目標了吧？可是馬達的轟聲又開始向上升了，一隻黑暗的迅速的影子——偵察機回來了——馬上就又沿着遠山的斜坡滑動了。

它平着幌了幾幌，表示已經明白鋪設的記號，又繞了兩個圈子向西飛去，一直飛到太陽裏去了。

七 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你對於這情形的動機怎樣想法？」尼古林問自己的參謀長。

「我想——是來找自己的人的。」

「對啦！我宣佈全體動員。把全部德國人的武器都從山谷運到此地來！把降落傘暫時留在原處。」

十五分鐘後，命令已經執行完畢。

尼古林把委員和參謀長喚到自己面前來。

「可能發生各種事情，」他說。「也許他們是拋下傘兵，但也許是降落運輸機。如果是傘兵，——在空中時便開火打。如果是飛機，——在未着陸之前，可不要開槍。把隊伍分成四組——我帶領第一組，第二組——克萊甫曹夫，第三組——福米喬夫，第四組——樹柯夫。每一組兩挺機關槍。我們要把這片有降落記號的空地包圍起來。機關槍要早點檢查好！」

他用迅速的脚步，幾乎是跑，巡視過田地，向每個隊長指示了他的陣地。他給自己選擇在禾堆內。

試了試機關槍。乾燥的短促的射擊聲震耳地在樹林裏響過。一隻受了驚的大鷹從遠處的山崗上飛起來，大張開翅膀，慢慢地在夕照中飛過——很低很低，幾乎要接觸到乾枯的蓬蒿了。

太陽落山了，一片草原上的夕照耀人眼目。草原上有些地方溫柔地和透明地發紫色，有些地方陰暗下去了，——就是山崗長影子伸出來的地方。

「你什麼都沒聽見嗎？」尼古林問哈爾琴柯。

「還沒有。」

天色昏暗下來，草原上的紫色夕照熄滅下去；成熟了的糧食的和新鮮的穀草的飽滿和塵土的氣息，又濃厚地，又溫暖地從禾堆中發出來；夕照消滅了，它的火焰般的金光黯淡了，——但是空氣中還很

透明和清楚，山峯的起伏還閃着微微的亮光，高空的，邊緣四張的白雲還在最後的光芒中游動……

「肅靜！」哈爾琴柯說。

全體沉默，眼睛盯住天空，除了寂靜和白雲之外，天空再沒有什麼了。

哈爾琴柯屏息傾聽。

「來啦！」

尼古林悄悄對科雷洛夫說：

「傳達：聽見飛機啦。」

科雷洛夫傳達了克萊甫曹夫、福米喬夫和樹柯夫。

遠遠的微弱的轟轟聲僅能捉到，但是哈爾琴柯已經張着因為激動而發火的眼睛，向隊長報告了：

「運輸機。「容克式——五十二號」從西面飛來。」

……幾架巨型的沉重的容克式轟轟響着和吼叫着在草原上空盤旋。水兵們在機關槍旁邊臥倒和等候着。

於是第一架飛機着陸了，閃着機翼，尾巴翹着，一直向禾堆滾動過來。在它停止以前，第二架和第三架容克式也落下來。就在同時一霎眼功夫內，從四面陣地中，從全部機關槍中，子彈向容克式噴射過來。槍彈嘯叫着，穿過機體、平板、汽油箱、發動機。一架還沒有停穩的容克式，開始增加着速度，企圖飛起來，但是一長排子彈已經穿過它的發動機，穿透了心臟——於是橙紅色的火舌在容克式上空飛騰起來。

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尼古林一組的機關槍和自動步槍，一直向停在禾堆旁的那架飛機打過去，把發動機和平板都燒燬了，飛機燃燒起來；被火焰映照著，從飛機內跳出來的自動步槍手，立刻都被彈火削倒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水兵們沒有預料到的：容克式除去從空中運來自動步槍手以外，還有幾輛小型坦克車。

一輛矮小的，扁平的，寬闊的坦克車，像爬蟲一樣咯吱咯吱響著，從飛機下面爬出來，增加著速度，用迅速的彈火向禾堆打着，一直向尼古林的陣地衝過來。尼古林略一遲疑，全體就都要完結啦！但是自從他稱呼自己為隊長那一刻起，——他的思想，感覺和意志都尖銳起來，緊張到了頂點：就彷彿有人從旁教導了他一下，他找到了結論和出路。

『如果他們打死我，你就擔任小組的指揮職務，』他向科雷洛夫說。

他用迅速的，但是很鎮定的動作，拿起兩扎手榴彈，輕輕地迎着坦克車跑出去。子彈決死地嘯叫，四周沙沙作響，但是恐怖的感覺在他的心靈上一現也未現，甚至他連一點輕微的為自己担心的驚慌都沒感覺到，——他的心上是那樣輕鬆。

他舉起手來，把一扎炸彈拋出去，面向下一伏，爲了免得碰上彈片。手榴彈還在空中的時候，尼古林的思想已經超越在它的飛翔的前面，知道沒有白費力氣，馬上爬蟲就要跟著爆炸聲一同分裂和破壞了，坦克車旋轉，揚起土塊，停下來……那末——第二扎炸彈向砲塔擲去！

果然是這樣發生的。爬蟲咯吱聲跟着爆炸聲一同炸裂，飛散開去，坦克車拋擲土塊，在原處轉動著；第二扎恰恰打中了砲塔，坦克車的彈火中止了。

快活的，激動的尼古林，面頰發着紅，彷彿吞下了一大杯美酒，回到禾堆處來。

「這就是一切！」他對科雷洛夫說，那人正從機關槍處站起身來，用高興的光亮的眼睛望着他。「那兒有什麼多話和他們嚙嘛！……一，二——就打進箱子！不過你，科雷洛夫，還要注意他們。混蛋們會騙人，——會爬出來，他們不會在自己的火油爐子（註）裏坐多久的。」

殘餘的零落的自動槍手們向禾堆處射擊，但是他們的火力很微弱，稀疏，又不準確。科雷洛夫想要在隊長面前炫示功勞，迅速地使兩枝自動步槍停止了射擊。德國人的火力更加稀少下去。一句話，在尼古林地段上的戰鬥可以算是完全勝利了。

不過在福米喬夫和樹柯夫地段上發生的事情不大明白——非常寂靜，那同時在克萊甫曹夫的地段上的事情正在進行得越來越熾烈。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在那裏響，蒼白色的旋繞着的火焰不住地顫抖。昏暗更加濃重了，同時霧氣又籠罩住了。

「應當到那兒去，」尼古林說。「看看他們那兒的事情怎樣……科雷洛夫，把小組留給你。頂頂重要的——監視坦克車。」

他跑着，有些地方是跳着。向克萊甫曹夫的陣地跑去。他急急忙忙地跑，從戰鬥的白熱化上，感覺到那兒的事有點複雜。當他差不多已經到了目的地，在黑暗中已經分辨出敵人的飛機的暗影時，——忽然響了一聲震耳的爆炸，烟火的柱子向天空衝去——一切都靜止了。短短的一排子彈響過——最後的一排。

又過了十分鐘，尼古林來到福米喬夫的陣地上。他在那兒遇到樹柯夫。

（註）指坦克車。

「噉，你們的事情怎樣？有什麼事？……」

「什麼啊！」福米喬夫罵着，用兇狠的，激怒的聲調回答。「討厭鬼，根本沒有打仗——趕快把手爪子舉起來。那不是他們站着嗎——整整的一隊，還有飛行士和駕駛員。這就是他們的武器。」

他指着堆成堆的機關槍，自動步槍，手榴彈，刀。旁邊站一隊俘虜。

香烟的火頭還在閃光。

「還抽烟哪，混蛋們！」

福米喬夫咬一下牙。

「要把他們的烟拿掉嗎？」

「不用！」

「飛機完整，」福米喬夫報告。「坦克車也完整，甚至還沒有離開飛機。沒有開槍就投降啦。可是克萊甫曹夫那兒的事情怎樣？」

「克萊甫曹夫陣亡了，」尼古林回答。「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也陣亡了。」

入 別了，朋友們！

克萊甫曹夫在第二架容克式剛剛把自己的輪子觸到地面上那一瞬間開火了。子彈把着陸器打穿了，容克式傾翻了，右側機翼彎曲了，左面機翼高高翹起來。打擊是如此厲害，飛行士就死在原處，

而掛在機體上的坦克車也脫離了隊伍，這一切都是後來才發現的。

但是在客座間的自動步槍手們却殘存下來。有幾個德國人跳出來，臥倒下去，用火力掩護着其餘的人下機。委員命令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把飛機和法西斯黨徒一齊炸毀。

水兵們沒有能爬到。孔諾瓦洛夫在右面把被打穿的頭鑽在地內，謝列布里亞科夫就躺在離他五步遠處。委員從自己掩護的地方看到這一切。

「哎呀，毒蛇！」他咬緊牙齒說。「孩子們犧牲啦。把手榴彈給我！」

委員非常迅速地竄過一個小土丘，向飛機爬去。槍彈的密集迎着他的面嘯吼，吱叫。被子彈打穿的帽子飛掉了，行軍袋像被刀切一般截斷了。兩顆子彈打穿了委員的肩膀，兩顆子彈打在腿上。委員克服着疼痛和將死去的疲弱，頑強地向前爬去。又一顆子彈——打進了肋部，這是致致命的子彈。委員的熱血向草地上和地上流着，跪起來，把炸彈向容克式拋過去。

爆炸以後，德國自動步槍手們的火力停止了。水兵們奔到自己的委員處去。他已經犧牲了。

……把水兵們埋葬在村莊的公墓內，——從這兒的一座赤裸的土崗山，可以向草原上看出去很遠，一直望到邊上。是一個晴朗的，寒冷的日子；一陣一陣地颳着北風。稀疏的灌木彎曲着，黃樹葉子落下來，風追逐着它們，把它們在地上捲着轉。

隊長的致詞很簡短：

「我們埋葬和我們一同開始作戰的同伴。我們在這次戰鬥中，雖然敵人的數目和武器遠超過了我們，但是勝利了。敵人有自動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坦克車，飛機。但是我們的勝利，是因為爲了正義的，神聖的事業，爲了蘇聯人民，爲了我們的祖國而戰鬥！在戰鬥中，爲了祖國的光榮和自

由，爲了人民的幸福，我們的親愛的朋友克萊甫曹夫、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犧牲了。對於他們——是永久的紀念和光榮，對於敵人——是復仇和滅亡！」

他走到殉難者的前面，把無遮沿的帽子放在每個人心上，小心地把帽子飄帶整了整。

『就這樣下葬吧！』他命令。

錘子響起來，後來便是土塊打到棺材蓋上的響聲。一個小墳堆很快地在墳墓上築成了。水兵們把刻着字的石碑豎在這個墳堆上，用機關槍發射了短短的三響作爲致敬。

水兵們一直從公墓上向附近的一個鐵路小站出發了。尼古林急着要走，因爲從各方面都傳來些不明不白的驚慌消息。裝滿了家庭用具，套着馬，公牛，有的甚至母牛的大車已經沿路移動了。水兵們走過的村莊，時常看到門窗關閉着的茅屋。尼古林是很熟悉這些不快的現象的：這就是敵人臨近了。尼古林集中地想着犧牲掉的同志們，想着隊伍的命運——要趕快跑到自己人處去，不要忽然遇上更大的德國人的隊伍。

『福米喬夫！』他叫他。

福米喬夫走過來，沉重地並排走着。

『有一個念頭直擾着我，參謀長同志，』尼古林向福米喬夫說。『他們降落的這隊傘兵很可疑。如果他們只是派遣的擾亂後方的小組——他們不會附有坦克車的。是不是他們已經在我們附近戰線的某處打進了一個楔子呢？……』

『我也是這樣想法，』福米喬夫承認。『既然是派坦克車來，那末一定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目的？』

「隊長，這就是現在要我們想的。戰線離我們還很遠嗎？」

「鬼才知道戰線在什麼地方。也許，離着一百公里，也許——三十公里。」

「我想是三十公里，」福米喬夫說。「你會看過在山谷內發現的無線電機嗎？沒有？老兄，不過我檢視過了，我是想從這件事上發現些什麼。兩個收音機都是超短波的，近距離用的。力量是二十五至三十公里。現在明白啦；你聞到是什麼氣味嗎？」

福米喬夫不很高興地笑了一下又加上一句：

「我們如果落到德國人的虎口中，那可真好了。」

「我們不會落進去的，」尼古林說。「他們的牙齒還不够嚼我們的力量。馬上到小站要弄確實情況。我們和那一位兵站司令用電話連絡一下。」

福米喬夫應聲說：

「集體農場有人告訴我，好像火車已經有兩天沒開來了。」

九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小車站上很寂靜，無人，空虛——一個普通的草原小站，築着低矮的土站台，小花圃中還有些落了葉的金合歡。草原在四周發着灰色——憂傷的，秋天的，赤裸到令人心上難過的草原！

「集體農場上對我講的話不是撒謊，」福米喬夫說着，望着發光的鐵軌表面上的小黃色斑點。「長遠沒有火車來了。」

在值日室內找到小站站長。是個高身材的，滿臉雀斑的，沒有刮過臉的人，他的亂蓬蓬的頭髮上有些乾草屑和茸毛，他正在幹着一件奇怪的，對這種日子完全不合時宜的工作——正在做獵槍子彈。桌上放着些鐵路文件，站長都把它們揉搓了，用紙團和錘子幫着，把火藥塞進銅彈殼去。

「您好。」尼古林很客氣地說。「請准許進去。」

站長皺着眉准許了。

「請您講講，您對三天前早上從這兒經過的那列兵車有什麼消息嗎？……就是那列德國人襲擊過的兵車。」

「有消息，」站長回答，「您有什麼事？」

「我們就是那些保護過它的水兵。」

忽然一切都改變了。站長的憂鬱樣子，消逝得一點影子也沒有了。他跑到鄰近的屋內去，端來兩張椅子，請客人坐下，堅實地握過他們的手，同時自稱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

他是一個奇怪的，可笑的人，這個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不論是他的臉上，頸頸上，手上都佈滿了綿密的雀斑，甚至在他的蒼灰色的眼睛內，瞳仁的四周，尼古林也看到了棕色的點子。他因為歡迎客人，已經不能安靜下來，所有餘下的空閒的時間，都是在忙些慌亂的小動作，用五個手指頭搔搔頭髮，弄得亂蓬蓬的，把手指揪得咯吱咯吱響，動動墨水瓶，掏掏自己的耳朵，咬咬嘴唇。不過，對於其餘的一切事情，他又是一個很明白的人，對於水兵們的問題，像軍人一樣簡短和正確地回答。是的，那列他們從德國人手中所保護下來的火車，已經平安前進，應當推想已經到了目的地。火車又來過嗎？沒有，沒有過。兩晝夜以前交通便斷絕了。同時連向兩面的連絡也斷絕了。

「據說，南面和北面的路線都已經切斷，」站長報告着。「因此，我們是被鉗在中間了。」
「參加游擊隊嗎？」

「還有什麼地方好去呢？不能留下來爲德國人服務。要自己忍受恥辱嗎？你要留下來，那末以後，打完仗你說什麼？我是一個聰明人，有遠見的人，」站長笑了笑。「我生活是有計算的，我猜到二一年以後的事。」

尼古林和福米喬夫也笑了。

「您生活得很正確。戰後人們會問你在哪兒啦和幹什麼啦。這是不錯的。」
「你有什么忠告嗎？」站長問。

「第一，我勸您——把自己的槍扔到水池子中去，或者埋到地中去。科雷洛夫！」尼古林從開着的門向大廳內喚了一聲，其餘的水兵們正分散坐在那兒的長椅子上和窗台上等候。

科雷洛夫進來了，向隊長行過禮。

「你那兒的麻袋裏還有多出的自動步槍。把它拿到這兒來。連着兩排子彈。這是給您的，琪洪·司畢里端諸維支，水兵的禮物！」

科雷洛夫把自動步槍拿來。尼古林把用法教了一遍。站長熱情地謝過禮物。

「無論如何要把情況弄明白，」尼古林又說。「如果我們的確是被鉗住了，那末沒有什麼在這兒再坐的必要了。那時只有一個出路——深入到敵後去。現在，如果您願意，琪洪·司畢里端諸維支——我請求你參加我的隊伍。」

「謝謝。我自己也想請求加入您的隊伍，不過不敢說，」站長自白着。「我以為——水兵是不會

收留陸上的人的。」

「好人爲什麼不收留呢？不錯，我們的規矩是嚴厲的，因爲是戰鬥的兒郎。他們不會出賣同伴，即使從魔鬼的口中也要把他救出來。」

談話被老伯伯進來打斷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片。這是那四萬二千七百盧布勝利品的收條。

「你還要什麼收條！」福米喬夫開口說。「這兒的德國人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

「請簽字吧，」老伯伯堅定地說。「如果不願簽字，就把自己的錢收回去。我不管啦。」只好簽了字。

「還得查查賬，這兒角上簽字。日子在哪兒，要寫上日子……」

有人敲門。哈爾琴柯進來。

「隊長同志，聽到有點什麼轟隆聲。彷彿是火車。」

一〇 『ФД』 1242

水兵們和站長迅速到了站台上。尼古林跪下來，用腮巴貼到冰冷的鐵軌上。軌道轟轟響，遠遠傳過來生鐵輪子的奔跑聲。毫無疑問——火車開近來了。但是在這列火車上是什麼人呢——自己人還是德國人呢？」

「預備機關槍！」尼古林命令。「全體執槍！」

隊伍分散到附近鐵道的溝內去。站台上只留下站長一個人。

過了十分鐘，火車頭從一個很深的轉彎處跑了出來——只有一輛火車頭，沒有車輛。它開足了速度向前跑，在自己的身後放出了低矮的，像馬鬃一般的灰色烟霧。站長把紅旗揮動，向它迎去。水兵們也跳了出來，在軌道上奔跑。

火車頭開始停下來，減緩自己的快速度。火車頭的停止器下面放出藍烟，全身都籠罩着噝噝響的白雲，停在小站前面——全身出汗，放射着乾燥的熱氣，曲軸和車轆被油上得很光的，發了熱。它的汽鍋還在顫抖着和轟隆着，壓制着熱氣的巨大壓力。

尼古林，福米喬夫和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都走到火車頭面前來。司機人——一個年青，紅頭髮的人，襯衫敞開着，暗黑的臉上留有油污和煤屑的痕跡——迎着他們跳下來。

『從哪兒來的？』


『從德國人處逃出來的！一直從他們手中逃了出來！』司機人很激動，但是很快活地回答。『根本已經不想能得救——簡直是遇到了怪事。阿列哈！』他向後面的車棚喊道。『到這兒來！』

火夫阿列哈從小棚子內鑽出來了，一身漆黑——只有牙齒和眼睛是白的。不慌不忙地，一級一級地順着小鐵梯子下來。他像是個卡爾梅克人（註）——黑色的硬頭髮，張大的眼睛，扁平的鼻子。

『德國人把我們的炭水箱給破壞啦，』阿列哈說。『半路上就得停下來修理，把窟窿堵住。』他向巨大的炭水箱身軀上的閃着白光的木塞子指指。

『德國人用機關槍掃射到的。』

（註）蘇聯東部高加索的一種民族。

司機人講述，今天早上德國人的傘兵佔領了南方離小站五十公里處的一座大鐵路工廠。只有一輛火車頭算是逃上了幹線——就是這一輛「」——它的救命人說實在的應該是阿列哈：他覺得事情不妙，足有兩晝夜沒有離開火車頭，始終昇着火。路上曾經停過兩次——因為炭水箱被子彈打穿和水管堵塞，因此到小站這樣晚了。

「我們還帶了第三個人來呢——一個客人，」司機人說。「瑪露霞，你幹嗎坐在那兒？你出來怕難為情嗎？你來看，這兒有多少武士啊！」

「馬上就出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從車棚子裏回答。「我太謙啦——全身都是煤。」

「在路上帶來的，」司機人抑低嗓音，說明。「我們看見——她拿着個小包裏，沿鐵路跑，從德國人處逃出來的。嗚——我們可憐她，就把她帶到火車頭上來。她的名字叫瑪露霞，姓克柳珂娃。」恰好這時她從車棚子裏向外張望。水兵們便用友誼的鼓掌歡迎她出現，高叫：「勇敢啊，瑪露霞！」她有點不安，臉色通紅，開始整理頭髮。

樹柯夫向科雷洛夫擠了擠眼，用肘部拱了他一下：

「華霞，不要錯過機會。你看多漂亮的姑娘！女王！」

瑪露霞的確很漂亮，生着一頭灰色的頭髮，高高翹起的小鼻子，熱情的褐色眼睛，眼睛上面是兩道闊眉發着黑色。立刻有十來隻手，有的拿着香烟，有的拿着糖，有的拿着蘋菓，一齊向她伸過來。但是水兵們並沒能特別興奮：隊長斜了一眼，大家都安靜了……

尼古林繼續和司機人談話。

「那末，您以為向北去，也許還能衝過去吧？」

「不知道。不能保險……我們試試看，人們說的好，試試又不犯罪。」

「呸，有什麼，」尼古林說。「那末我就和你們一同來試試吧。」

「好極！」司機人同意了。「如果能逃出羅網，那是人越多越好。」

「參謀長同志，」尼古林對福米喬夫說。「你把機關槍按在儘前面的車台上。兩邊的車台——是自動步槍手，一面六個人。其餘的都在後頭，在炭水箱上。快點行動，馬上就要完成。」

機關槍裝好和水兵們在炭水箱上和車台上都佔好地方的時候，垂頭喪氣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走到尼古林面前來。

「呸，一路平安……祝你們戰鬥成功。」

「那末您呢？」尼古林問。

「我啊——留下來……我不能拋棄掉小車站……」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把眼睛避開，他的聲音顫抖了……一個人留在毫無掩護的冷清的草原上，每分鐘都在等着狂暴的敵人的出現，這是很難過的。

「謝謝送的自動步槍，」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又加了一句。「也許還能用得到。」

由於可憐這個長身材的醜人，尼古林的心難過起來。他用手指抓住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肘部上面。

「如果黃昏時光我們不回來，這就是——衝過去了。這就是——鐵路通行，也就是在北面沒有德國人。如果道路已斷，我們一定要回到這個小站來。那時我們再和您一同想想將來的辦法。」

尼古林發現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眼內顯出懷疑，挑一下眉毛。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我們不會就這樣把您拋掉的，您不要疑惑。對您講的話，您要明白，是水兵的話，艦隊的話！」

他們就這樣分手了。阿列哈早就把爐子生旺了，黃色的火焰有力量的吼叫，準備向前衝去的火車頭抖動了。

「開吧！」尼古林說。司機人把手放在制動器上。他壓制着機器的不能忍耐的掙扎力量，飄忽地和輕柔地離開了原地，過五秒鐘之後，解放着在汽鍋裏轟轟響的巨大力量，他用毅然的活動開足制動器的力量。火車頭喧鬧地嘆息着，向前飛馳去了。

一一 交通斷絕！

這是瘋狂的，超過限度的速度——尼古林想起了敷設水雷的汽艇。沉重的、腔調複雜的火車頭彷彿根本沒有觸到鐵軌上——被自己的速度催動着，在軌道上滑過。火車頭行起來的風如此厲害，使路基上的石子都飛迸出去，火車通過的道路後面顯出一條黃色的道子，塵土飛揚的旋風盤旋和昇騰起來。經過二十五公里，火車頭在一小站上減低了速度。

「聽見什麼啦？」尼古林從車裏面喊叫。

「什麼也不知道，」從站台上回答。「據說，德國人離得很近。」

又是車輪子的吼叫，電報桿子的閃動。

水兵——機關槍手們坐在前面車台上，用帆布制服遮掩着——否則連氣都不能喘。

尼古林抑制地，只用眼睛向瑪露霞笑笑。

『駭怕嗎？』他的喊聲穿透了鋼鐵的轟響，蒸汽的嘯叫，嘶鳴和撲撲聲。瑪露霞的回答只看到她無聲的翕動了一下嘴唇，又不動了。

閃過一個車站；在這兒什麼都沒能打聽到。可是再向前去遇到了一座閘道房。一個手執紅旗的人迎着火車跑出來了。

他說，聽說德國人已經不遠，好像在離這兒十五公里處鐵路線上就有。閘道房內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都走了，他是個鐵路工人，和妻以及三個孩子留在這裏。小孩子病着——帶着這樣的家眷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繼續前進。司機人緩緩地，小心地駕駛着火車頭，爲了好隨時向後退轉去。尼古林扶着欄杆，站在小鐵梯子上。

當走到一個峻峭的上坡時，離下一站還剩四公里。火車頭弗赤弗赤叫，緊張地喘着氣。

首先看見，地面上的憂鬱的，黑暗的土丘上，一座水樓子開始向天空昇去，後來出現了幾棵光禿禿的透明的柳樹頂，樹頂上面是紅白色的揚旗架子，最後尼古林看到了車站本身——黃色的房子，白色的窗欄杆。火車頭更加減緩了速度，現在它簡直是在慢慢地前進，幾乎連聲音都沒有，彷彿是悄悄地走。

『要不要開進岔道去呢？』司機人問。

『幹什麼？』尼古林反問。

『我們一開過去，德國人却把它一撥，就把我們弄進死路去。這樣我們就倒霉了。』

「這兒倒是不看見有德國人，」尼古林說。「不過頂好是停下來。我們派哨兵出去預防一切意外。」

沒有來得及派遣哨兵出去。機關槍震耳地，猛烈地射擊起來。尼古林向前面的車台上奔去。他看見沿鐵路向火車頭奔來的德國人。在堆積着道木的那方面，有一組兵士在忙亂，正推出一尊輕便的攻坦克砲來。

尼古林命令把機關槍轉向攻坦克砲去。十來條自動步槍也向那裏打去，砲手伏在地上，躲到道木堆後去。同時司機人已經撥轉了橫杆，火車頭向後退去，迅速增加着速度。德國人從道木後面跑出來，又向自己的砲奔去，又被幾排機關槍給打得向一旁退去。砲手華西里·科雷洛夫是知道自己的工作，瞄準向大砲打去，他明白，不能放德國人走近大砲——他們會用第一顆砲彈打碎和停住火車。

「向後看！向後看！」尼古林一聽見司機人的驚慌聲音，轉過面來。

一陣刺骨的冷氣穿過了他的全身，穿過了心臟和腹部——五個手中持有手榴彈的德國兵橫着向奔馳的火車頭跑過來。幾秒鐘內就要決定的事情：德國人的距離够得到够不到呢？水兵們從車旁的走台上，從炭水車箱中，激怒地用自動步槍向德國人開放，但是像這樣奔馳着很難瞄準。……

德國人差十五米遠沒能追到，他們的炸藥在離鐵道十五米遠處炸裂了，昇起了黑暗的烟圈，彈塊有些落到汽鍋和炭水車箱上了。砲聲響了，但是火車已經跑到揚旗外面，再過去就是斜坡，救命的低坡在朦朧的烟霧中發着藍色。

又開始了一陣瘋狂的追擊。德國人把砲火移到鐵路線上來，企圖把鐵路破壞，同時阻攔住火車頭的去路。大概德國人很匆忙：砲彈落的不很準，離鐵軌還遠。火車頭平安地逃出了危險地帶。

「呼，過去啦！」福米喬夫用手背擦擦出汗的額角，說。「真險啊！好運氣！……」

一一一 瑪露霞的眼淚

當火車頭拖着自己身後的黑色長影子，走到熟悉的小車站時，低矮的紅色月亮已經在草原上空，透過了雲霧在閃光。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快活地跑出來迎接尼古林。

「我以爲——你們不會回來了……在這種荒亂時光還能記着我嗎……」

「我說過海軍的諾言——您記得嗎？」尼古林回答。

「謝謝！呶，在路上聽到些什麼？」

「路線斷絕了。德國人也許不久就會到這兒。應當走。你們怎麼決定的，同志？」尼古林轉向司機人和火夫。「和我們一同去，要是留下呢？」

「留下來受侮辱，受苦嗎？」司機人說。「不，我不留下來……可是你呢，阿列哈？」

「我？」阿列哈驚異着，甚至有點光火。「真是奇怪的問題。使起槍來，說老實話，還沒有忘記呢。」

「火車頭炸燬！」尼古林簡短而堅決地下着結論。「福米喬夫，預備炸彈。四扎炸彈够嗎？」他問司機人。

司機人沒有馬上回答：他很可憐火車頭。

「够啦，」最後他用奇怪的和瘡啞的聲調說。

瑪露霞走到尼古林面前。「呸，還有哪！」他氣憤地想。「隊伍裏的女人還不够多嗎！」

「隊長同志！」她說。尼古林光火地打斷她的話。

「我知道您要說什麼，——您想參加隊伍。我不能。我們要一面作戰一面前進，沒用的人對於我們……」

「沒用的人？」瑪露霞驚異了。「您這是說的我嗎？」

「您頂好留下來，」尼古林說。「不論什麼人都不會爲了這議論您的。我甚至可以發給您一個證明，您曾經要求參加隊伍，但是由於不可能……」

「不可能？」她又驚異了，尼古林心上涼了一下，這一次從她的話中捉住了淚意。

「留下來嗎？」瑪露霞又說。「要我……您明白，您是說的什麼嗎？……」

她把臉藏到手掌裏，哭出聲來。尼古林由於憤怒，憐憫和不安，血像一道熱浪衝了一下。

「請您不要哭！」尼古林說，皺皺眉。「等等再哭……」

他驚慌失措地環顧了一下，但是沒有一個人過來幫助他。

「你們自己走……可是把我——留給德國人！」瑪露霞透過哭泣聲說。「因爲我是少共團員，蘇聯的女兒……因爲我每個月在黑板上都有光榮紀錄……你們自己走，可是却使我——把頭鑽進繩套去……」

不過我想……我想——水兵們……」

她哭得更加悲痛了。尼古林覺得，而且也知道，自己背後同志們的幾十隻眼睛的目光都不贊成他。他的驚慌變成了猶豫不決——他在瑪露霞面前繳了械。他再忍耐不下去了。

「停止哭叫吧！」他抓住瑪露霞的肩膀，用力搖晃着，說。「我是爲了您的利益才講的！如果您

願意——請去吧！跟着大家一樣，這就是一切！走吧，只是以後不要抱怨……福米喬夫！」他喫了一聲，想把哭泣的瑪露霞趕快塞給一個人。「請安慰安慰女公民，她參加我們的隊伍……科雷洛夫！幹嗎像木頭一樣站着——你沒看見嗎，要點水！從炭水車箱裏取來！」

最後瑪露霞安靜下來了，她的抽咽也停止了。福米喬夫走到尼古林面前，大張開口笑着，巨大的白牙齒在月光裏閃灼。

「這事就這樣啦！」他同情地說，但是露着點幸災樂禍的聲調。「我對這一切全明白，結了三年婚。老婆只要一流眼淚，我馬上就得藏起來……」

「手榴彈預備好嗎？」尼古林說。「滾你們的蛋吧！」

於是發瘋一般，責罵迎面過來的和橫過去的——福米喬夫，科雷洛夫，火夫阿列哈，樹柯夫——一個不加選擇！……

哈爾琴柯使他鎮定下去。

「肅靜！」

他在被月光映得發藍的夜的廣原中聽了半天。

「不明白……我不會分辨陸地上的聲音……比火車響要小得多。」

哈爾琴柯又聽了聽，加了一句：

「不過是向這兒——向我們——開來的。」

小站上的三條軌道的一條已經被火車頭佔據，尼古林命令把其餘的軌道用候車室中的椅子和長凳子填塞住。隊伍在道路兩旁列成陣式。

從南方來的轟轟聲走近了。水兵們聽見，竭力去辨別，這是什麼東西呢？

『摩托開道車！』司機人發出了聲音。『大概是德國人開的，來查看道路哩。』

不久遠遠的軌道上出現了開道車的黑點子。它用中等的速度開着。用椅子和凳子阻攔道路的那個堆積，被火車頭的影子遮着，從遠處看不清楚——摩托車司機人幾乎沒有衝進這條路去。開道車吱吱響着，滾動地爬着，停在離椅凳堆積約五米遠處。

在德國人還沒來得及開開鐵門——水兵們已經端着登了膛的自動步槍圍在四周了。

『下來！一個人！』尼古林命令。科雷洛夫把他的命令用德話重了一遍。白眉毛，瘦身材，細頸的摩托車司機第一個舉着雙手走出來。摩托車司機雙腿嚇得直抖，牙齒上下相打。

尼古林決定開始訊問他，正確地估計着，怕死的摩托車司機不會怎樣特別頑強和撒謊的。

一二 用力呀，『菲珈！』撞啊，『菲珈！』

在值班室內，就着一盞七根燈芯的油燈的憂鬱的光亮，進行訊問。

『你們要把我槍斃嗎？』摩托車司機問。一片蒼綠色罩住了他的面孔，他坐在椅子上，由於神經的痙攣不時地跳動。

『如果你說實話，就不槍斃，』尼古林回答，由科雷洛夫翻譯。

『好，』摩托車司機同意了。『我要說實話。一列前面有兩輛裝甲車的軍用車跟在我們後面走着。我們是給這列車檢查道路的。開道車上有無線電台，不過我們還沒來得及用它。我們……』

「全都明白啦！」尼古林打斷他的供述，急忙從椅子上立起來。「再不需要什麼了。不過要記住——對每一句話你都得用腦袋保證的。科雷洛夫，你留在這兒值班。」

尼古林在站台上簡短地把訊問的結果報告自己的戰士。

「我們要把這些鐵甲車弄成餅！」

他命令司機人和火夫把蒸汽上足——達到最高度的壓力，能到多高就多高。

阿列哈打開爐門。橙黃色的光亮照亮了他的低矮的，腿部彎曲的身形。他脫下外套，只剩下一件運動背心，一鐵錘跟一鐵錘的煤向火爐內飛去。司機人打開了扇風器——火焰耀眼地發白了，呼呼嘯嘯，用低矮的發怒般的低音吼鳴。火夫毫不疲倦，毫不休息地工作——忽然把煤扔進去，忽然用把長火鉗伸進爐子去攪一攪。他的面孔，頸頸，赤裸的手臂上都被汗珠照亮了。

尼古林站在車棚子旁邊。司機人不斷地向他報告：

「十七度啦！」

「十九度……」

「上吧，上吧！」尼古林命令。「不會炸的，禁得住。哈爾琴柯，那兒怎樣——什麼也沒聽見嗎？」

「還聽不見。」

「二十二度，」司機人說。

把保險汽門沖開了。燃燒過勁兒的蒸汽白幕發出嘩嘩的和哨叫的聲音，在火車頭上空升起來。被風一吹涼，蒸汽就變成了細雨點落在水兵們的臉上。

『堵住！』尼古林命令。

司機人爬到汽鍋上，把汽門堵上。壓力便增加到二十三度。

『上啊，上啊！』尼古林催促。

『再不能上啦，』阿列哈在車棚子裏回答。『現在已經上足到二十四度，汽鍋要炸裂了……你不多操心，隊長同志——我們的「菲珈」(Фейга) (註)可以跑八十公里，開足了也可以到九十公里。』

哈爾琴柯爲了免得蒸汽的叫聲妨害他的聽覺，沿鐵路跑向前去。他的聲音從那兒，從冷清的月光朦朧中傳過來。

『來啦！』

水兵們沉默着，甚至連互相耳語都沒有。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好像有一根看不見的繃緊的弦子，越抽越緊，眼看就要斷了。

哈爾琴柯用迅速的脚步走到尼古林面前。

『是時候啦，隊長同志。不然來不及把火車頭放出去了。』

『開！』尼古林向司機人命令。

『哎呀，「菲珈」，別了！』司機人嗓音中含着不快的惜別聲說。『你要在我的手中犧牲……
嗚，幹最後一次工作吧！』

(註)即「菲」的稱呼。

他猛然地把推動機開足馬力。火車頭抖動着，車輪子旋轉起來，輪子還只在火車頭下面的原處轉動。司機人跳下來。火車頭移動了——前進，前進，前進，震動着地面，憤怒地吼鳴和嘯叫，似乎在他的鐵腹內響的不是蒸汽，而是激怒地，竭盡力量想要發洩出來的，越過了頂點的憤怒。

司機人全身哆嗦着，用高度中音向火車頭喊道：

「喂，「菲珈！」用力呀，「菲珈！」撞啊，「菲珈！」用力呀，用力呀！……」
夜霧迅速吞沒了火車頭，車道的遠方已經什麼都分辨不出了，只有車軌轟轟地哭泣，低低地呻吟，兩面相遇的轟隆聲交織成了一片：一面——是均勻的，有規律的，另一面——是迅疾向上昇高的，形成了鐵的怒吼。

生鐵和鋼的熱塊從黑暗中頑強地飛出來，向德國人迎面撞去；從扇風器中噴出來的，不祥的，彷彿用血染成的紫色的光團，沿着路基飛馳，在路基旁邊的石頭上跳動，又閃過小橋；石塊像迸濺一般的亂飛，在後面，在月光朦朧中，旋風的柱子盤旋和蜿蜒。

……撞擊聲很瘖啞，很是像滾動一般；昏暗的霞光昇了起來，抖動着，在天空停了一刻，又消滅了。

由於激動，臉色蒼白的樹柯夫提議：

「我跑過去看看。我立刻就回來。」

「沒有功夫了，」尼古林回答。「我們馬上就要出發。」

福米喬夫走過來。

「我們對摩托車司機怎麼辦呢？」

「放掉。」

「爲什麼？」福米喬夫驚異了。

「因爲我們允許過了：既然允許——就要守信用。把他帶到我面前來。」

把摩托車司機帶到站台上。他哆嗦着哭了，跪在尼古林面前，抓住他的手，把嘴唇伸到手上。

「起來！」尼古林憎嫌地說，把手藏到口袋裏去。「德國人，現在你回自己人那裏去吧……」

尼古林輕輕喘了一口氣，「回自己人那裏去吧，」他重說了一遍，提高了嗓音：「就這樣告訴他們：俄

羅斯的水兵伊萬·尼古林命令轉達你們，趁現在還來得及，請你們從我們的土地上好好地和友善地退

出去。否則你們會後悔的——等自己想要退走的時候，那就晚了——我們一個活的也不能放走的！

……科雷洛夫，翻譯給他聽，無論如何要使他明白。叫他去重複說。」

科雷洛夫翻譯過去。德國人明白了，點點頭，嘟囔着……

「走吧！」尼古林用手指着草原。「走吧，德國人！」

德國人彎着背，把頭縮進肩膀，用哆嗦着的腳踏着，慢慢地穿過了鐵路。

尼古林沉默不語，用沉重的，惡意的目光送着德國人。

「開拔！」最後他說。「把人全排起來。燒燬開道車。」

開道車燒起來了，明亮地映照着站台。

隊伍排好了。

「向右轉！」尼古林發出口令。「跟着我——開步走！」

……開道車燒完了。只有被燒紅的鐵還在路軌上發亮。

小車站空了。衰老了十年的德國人從車站的一面，向月亮照耀着的冷清的廣原走去。水兵們向另外一面走去，瑪露霞·克柳珂娃，司機人，火夫阿列哈，以及爲了戰場的工作和功勞而情願拋棄自己的荒僻的小車站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都跟在他們一起。

一四 通過村落和莊園

尼古林率領着自己的隊伍穿過偏僻的道路，否則便簡直地在未開墾的荒原上走，小心地避開大路。如果路途上遇到這種大路，那末就在夜間橫過去，迅速地走，爲了到早上可以離開遠一點——走到樹林中或者深谷中。有時也停留在村落或田莊上。靠近大路地方時常會遇到成爲廢墟的村莊；風吼叫着，吹進了空草屋的破窗子，吹動了未關閉的門，沿街追逐着和旋轉着黑灰，餘燼的刺鼻的氣味吹到水兵們面前。

劫後餘生的住民——老頭子，小孩子，女人們，——迎着隊伍跑出來，眼睛裏透過眼淚閃耀着希望。

「親愛的！近人啊！我們的人真回來了嗎？」
對這些人說實在話——還沒有，我們的人還沒有回來——是很難過的。

草原的深處，德國人暫時還沒能侵入，那兒殘留着些部落，莊園和村鎮。在絕早的清涼的晨間來到隱藏在泥谷中的村莊中是很好看的。霞光映照着，茅屋的窗子披上了親切的溫暖的金光，蘆葦房頂的上空，從粘土烟囪中冒出的輕烟，有力地 and 隨便地向上昇去，無雲的高空昇起了紫色的光柱，在那

兒散佈開去，透明地閃耀着紅光。小河的上空，籠罩着一層乳白的蒸氣，鴨子呱呱着，鵝威武地鳴叫，樹葉凋落的黑楊樹下面，有一頭尾巴上繫着蝴蝶結的小花牛，沉思地漫步……捲毛的狗用各種腔調吠叫。

被籬笆圍繞着的，低矮的白色茅屋很堅固地豎立着——在父母的，祖父母的和曾祖父母的土地上永久生了根，茅屋的內部很乾淨，很舒服，很溫暖，蒸發着乾茴香，薄荷，新鮮的麵包氣味，肥胖的哥薩克女人們在火光熊熊的爐子旁邊忙亂，高高地曳起裙子，向因為非常好奇而鑽出來的孩子們打着珍惜的，清脆的耳光。這兒，在這種溫暖和舒適中，坐在自沸壺的旁邊，照理說應當是和平的村莊中的，關於年景，關於工作的日子，關於買羊或買牛，以及關於將近的結婚大典的談話。但是水兵們沒有聽到這種談話——大家的頭腦中都裝的是另外一件事。

在安靜的，偏僻的村莊中所過的這些日子是很好的——再好也沒有了，只有那種關於我們軍隊撤退的不能忍耐的苦痛腐蝕他們。黃昏時光，在秋天的陰鬱的霞光中，離開可愛的小村莊，水兵們知道——不會再過多少日子了，野性化了的德國人會突然向這兒襲來的……但是當他們退走的時候——一陣陣的不祥的風沿街吼叫，想要自由自在在地遊樂一下，吹進了破窗子，把只掛着一個鈕的倒下來的門刮得直響，頭埋在地上的老頭子們的白髮翕動着，把死去的女人的裙子吹脹起來，把塵土吹進了渾身是血的孩子們的死眼睛。風把失去理性的狗背上的毛吹得直捲，它們已經在自己的無聲了的主人的門口守了兩夜，風旋轉着和追逐黑灰，把冷卻的焦炭的刺鼻氣息，遠遠的送到赤裸的草原上……

一五夜談

不久在一個村莊中，有兩個紅軍加入了隊伍。過了一天，一個在德國戰線後方被擊落驅逐機的飛行士也加入了。後來又加入兩個工兵，還有六個步兵，他們是從樹林中出來迎隊伍的。在一個村莊中發現一個傷愈的坦克車手——也帶到隊伍中來。

從前報數的時候，在左翼照次序——瑪露霞·克柳珂娃——總是喊一聲：『十三，完啦！』她對於這事不很高興，因為她內心的深處還很迷信。現在她却是響亮地，快活地報數：

『二十一，未完！』

因此隊伍中便給瑪露霞一個混號——『未完成的人』，這很適合她的短小身材。

尼古林知道，隊伍一定會擴大起來，將來——在管理上，在給養上，必然要發生複雜現象，隱密的移動，進行休息和住宿，都要感到困難了。古班——不是西比利亞，古班是草原地方，是敞亮的地方；如果有一個什麼土谷，掩蔽二十五個人是可以的，但是掩蔽不了一百五十個人。你領着這種隊伍是不能開到一共只有十家，十五家人家的小村莊去的，這樣的隊伍，你用三公斤牛油和一百個雞蛋也養不活。必須到大的村莊和部落裏去，但是那兒閒人的眼睛，耳朵，舌頭可太多了……總而言之，未來的前途使尼古林感到昏暗不清，充滿了各種驚恐和意想不到的危險。他不斷地想，巨大責任的重担越來越重地向他的年青的肩上壓下來。

然而新的人一個兩個地總是向隊伍裏增加。瑪露霞從左翼報數喊：

『二十三，未完！』

過一天：

『二十四，完了！』

又過一天：

『二十五，未完！』

……有一天，一大清早，隊伍在一個傾斜的淺土窪中休息，發生了意外。不祥的風不知從哪方面吹送過來，密塞斯米特式飛機聲。它穿過雲彩，簡直飛得很低，在草原上空，離地面不過一百米達。隊伍中出現了一顆熱情的糊塗的腦袋，是新參加進來的；紅軍跳起來，用自己的半自動步槍向天空連開了幾槍。『停止！』尼古林喊了一聲，但是已經晚了：飛行士已經發現隊伍，開始衝擊起來，全部機關槍的子彈都向土窪中掃射。

掃射過兩個來復，飛機才不見了。戰士們開始立起來，四個人永久輪在地上了——火車頭司機和三個紅軍。

尼古林帶起隊伍，快步跑起來。他怕密塞斯米特飛機領坦克車或機械化步兵來。

毫不休息地前進，目光炯炯地注視地平線上和空中。黃昏時光已經離很遠了。在二十四小時的行軍以後，戰士們腳都僅能立住了。這時又開始下起小雨來；雨越下越大，夜間有變成傾盆大雨的樣子。

右面山崗後頭，霧濛濛的天空上朦朧地發現有樹頂和屋頂的影子。尼古林決定在這個村莊裏過夜。

老伯伯把戰士們分到各家去，給尼古林和福米喬夫單找了一間房子。女主人開始收拾晚飯，但是福米喬夫等不及了——很快喝了一大杯茶，向一張寬凳子上——一輪，呼呼睡着了。

尼古林在一盞小油燈的微弱光亮之下，自己一個人吃過了晚飯。然後躺下去，試着去睡。雖然疲倦使他的雙膝和肩膀都麻木了，但是睡意却不來。他躺着，總是想啊，想啊，但是思想中沒有什麼清楚的東西。他抬起身來，把赤着的腳垂到木凳下面，點起油燈，看了看錶。還沒到八點，簡直還早得很，可是如此的黑暗！看來在新月未昇上來之前，一定要實行白天行軍……後來他皺了皺眉頭，想起了清晨的意外事件……這件事發生得真不好——白犧牲四個人。魔鬼使這個混蛋跳起來。現在誰也不用問了。只有一個有過失的人——是他自己，是隊長尼古林。如果戰士沒有命令跳起來，而且開槍射擊——這就是在隊伍中沒有真正的秩序和紀律，那末隊長就得負責……這以後還要有白晝的行軍——一個戰士的小過失可以毀滅全部隊伍。需要鐵的紀律，但是怎樣把紀律建立起來呢，如果總不斷地有新的陌生人參加進隊伍來？必須把他們每一個人都觀察明白，但是時間——是不等人的，應當立刻工作，馬上開始：『困難，噢嚇，真困難！』他想着，覺得自己是像要死一樣疲倦了。

爲了自己的軟弱，他對自己光火了。現在他的關於嚴肅紀律的念頭一個跟一個出現了。明天要把戰士們排列起來，告訴他們，要實行特別嚴厲的紀律，對於破壞紀律的人，只能採用兩種辦法，或者是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或者槍斃。隊伍中已經到實行真正的軍紀的時候。就是說：『對海軍陸戰隊的獨立混成隊頒佈第一號命令，我命令全體人員，不論是行軍，不論是休息，都要保守嚴厲的紀律，特別小心和隱密……』

尼古林急忙從帆布制服的裏袋內掏出鉛筆，日記簿，開始在上面尋覓空頁。

尼古林的日記簿內保存着一張用玻璃紙包着的領袖的照片。尼古林把暗淡的油燈拉近一點；向這個連最後一根皺紋都熟悉的，雖然離得很遠，但是却永遠而且到處都算是他的親近人的臉望了半天，尼古林的全部生活和命運，一切的歡悅和苦痛，幻想和希望，都和這個人緊密聯繫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牆垣使尼古林覺得如在目前；斯大林在牆垣內的廣大的辦公室中工作……他的烟袋早已熄滅——他已經忘了它，思想沉沒在分析，綜合，計算中。勝利的巨匠還要創造一次最大的勝利。幾百架飛機在空中翱翔，幾千輛坦克車在地面上進行猛烈的肉搏；遠方的寒冷的大海中游走着戰艦，千百噸的鋼鐵互相毀滅；從白林錯夫海到黑海，都浸在火中！但是斯大林很鎮定，很自信地坐在克里姆林宮，講話和動作仍舊是那樣不慌不忙——他對未來看得很清，他透過烟和火看到了勝利……

如果能向他看一眼，即使聽到他講一句話，那該有多好！不成——交通斷絕啦；莫斯科離得很遠，鋸齒形的克里姆林宮離得很遠……

也不知尼古林是打盹呢，也不知是在遺忘狀態中，在風和暴雨交織着的喧嘩聲中，他聽到了一個遼遠的聲音——很遠很遠的，幾乎聽不到的聲音。他慢慢地和漸漸地明白了，彷彿從黑暗中掙脫了出來。尼古林全身抖了一下，聽明白了這個聲音。

『困難嗎？』他聽見。『大家都很困難，尼古林……你以為我容易嗎？你有五十個人，而我有二萬萬人，我對於所有的人——是主要負責任的人。要忍耐，尼古林，要戰鬥。勝利以後你才能休息。』

『我全都明白，』尼古林說。『我可以忍耐，我是堅強的人。』

又從克里姆林宮，越過幾千公里路，越過田野，草原和森林，傳來關心的親愛的聲音：

「率領自己的隊伍，就像現在以前率領的樣子就成。尼古林，我委任你——率領起來！沒有正確的估計，不要進行戰鬥，如果機會一到——就要勇敢作戰，時時我會幫助你的……我們一定會勝利，尼古林！……」

人聲消逝了，沉默了，遠離到深深的地方去了。雨天的風吼叫，雨打在窗子上；油燈閃動，微弱地和清冷地照亮了茅屋的一角，角落裏，桌子旁邊——尼古林把頭伏在手臂上。

一六 偵 察

他睡醒過來時，窗外已經可以看到東西了。公雞用傷風的嗓子鳴叫。尼古林想起了夜間的談話。「作了這樣一個夢！」他想着，微笑着。

也許這真是一個夢，不過這個夢很奇怪，很不平常。向來夢總歸要忘掉的——爲什麼現在尼古林能重複夜間所聽到的全部講話呢？爲什麼昨天的疲倦，猶疑，動搖和沉重的思想，在他的心靈上一點也不留了呢？他急忙穿上鞋襪，推醒了福米喬夫。

「起來，查哈爾！洗臉去！」

街上被低矮的灰雲遮得昏沉沉，雲片遮住整個天空，直到地平線。斜坡附近的空菜園子的上空籠罩着霧氣，上面一片白茫茫，下面靠地面上濃厚些和像炭氣一樣，稀薄的和醉人的秋天落葉氣息從小花園裏順風吹來。

「呶，來，福米喬夫，澆，不要心痛！」

水。

尼古林光到腰部，縮着肩，被冰水冰得直哼哼，熱鬧地撲通了半天，至少向自己身上澆了有三桶。

吃早茶的時候，對福米喬夫說：

「我們那種過家庭生活式的規矩，只有在隊伍中是我們自己人，是水兵的時候有用。現在有新的人參加，家庭生活式的規矩沒用了。應當實行軍隊紀律，依法辦理。福米喬夫，我命令你先造一個人名表。每天早上要排起隊來檢查人數。排隊時候，像我每次所看到的那種亂談話情形——要禁止。禁止自由離開隊伍。我們要派定班長，我們要和他們講話。」

……接近戰線了——水兵們更快活了！時常在草原的道路上遇到小隊的敵兵，汽車，馬車。敵兵如此這般地留在地上躺着，頭扎進地去，汽車和馬車焚燬了，黑烟遮住天空，水兵們都滿載着奪獲的手榴彈和槍砲繼續上路。

在德國人的後方，沿着戰線移動，尼古林計算着選擇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段，只有少數敵兵掩護的地方，用突然的打擊從後方衝破它。

尼古林一直在準備着這最後一次的決戰——只有一件事不能滿意：關於敵人軍隊的分佈，關於敵人防禦薄弱地方的確實消息不充足。尼古林遲延着，明白，不加考慮的行動是不成的：極小的錯誤——隊伍却會不可避免地犧牲。

一天早上，隊伍在荒僻的道路上走着，繞過小湖，穿過稠密的河柳叢，水兵們在一叢葉已落光的灌木下面發現一個渾身哆嗦的，抽泣着，把身子埋在樹葉中的八歲女孩子。尼古林走到她跟前，喊了一聲。她跳起來，大聲哭着奔跑了。福米喬夫捉住她的手臂。

「哪兒跑？真是怪物！……你在這兒的樹叢裏幹什麼？爲什麼赤腳？你的鞋子在哪兒？」她一聲不響，因爲驚嚇和寒冷哆嗦着——赤着腳，渾身發青，只穿一件破襯衫。

「你穿的衣裳可不合季節呀，小美女！」尼古林笑了。「伯伯，照顧照顧女公民吧！」伯伯的熱水瓶裏還有點熱水。樹柯夫從口袋裏拿出一件溫暖毛線外套，一雙毛襪子，把女孩子裹起來，用一件小棉襖蓋起來，把茶給她喝。

很快她就和暖過來了，講起自己的悲哀的，可怕的故事來。今天黎明時候，德國人殺死了她的父親、母親、祖母、姐姐，把牛拉走，把羊也趕走，把叫布揚克的一條狗和一隻叫戈里希卡的小黃貓都打死了，燒燬了房子。小姑娘自己逃到菜園裏去才活了命；德國人對她身後開幾槍……後來她就走啊，走了很久，凍壞啦和疲倦啦。她鑽進這些小樹叢，迷失了路，她決心躺下去死掉。

水兵們沉默地聽她講述，竭力猜詳着隊長的決定。

瑪露霞咬着嘴唇，轉過身去，眼睛躲開隊長，充滿了眼淚。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向自己的齷齪手帕內擤了半天鼻涕。伯伯伯重重地嘆息，感傷地哼着。

「都聽見了嗎？」尼古林用瘡疤的，沉重的聲調問。「請記住，戰士同志們請牢牢記住，這一切我們都要寫在德國人的賬上！……他們到你們家去時是怎麼說的？」他向女孩子問。

從繼續下去的探問中發覺，原來前天夜間有兩個俘虜從村中逃了出去；女孩子的父親曾經給他們點麵包預備路上吃，不知被什麼人看見了……

「俘虜，你說？」尼古林活潑起來。「你們村中有很多俘虜嗎？德國人多嗎？他們有坦克車嗎？你知道——那種大東西嗎？」

女孩子回答，有很多俘虜，德國人把他們拘禁在集體廣場的牲口棚內。來過坦克車，不過都走了，現在沒有坦克車了。

「你們那兒的德國人是什麼樣子的——白頭髮還是黑頭髮？」尼古林訊問下去。「看見有高鼻子的嗎？這樣頂可怕的……」

看來有各式各樣的德國人——有白頭髮的，有黑頭髮的，也有高鼻子的。不久以前開來的德國人，已經完全是黑頭髮的人了，把集體農民的雞都捉了去。

「羅馬尼亞人，歡喜吃通心粉的人！」福米喬夫說。

「都聚到一塊兒來了，好像在挪亞的方舟裏面，」老伯伯加上一句。
尼古林笑了。

「我們現在向這個方舟放一枚上等的水雷，把它炸成粉碎，滾到狗洞裏去！參謀長同志，你看這件事怎樣？」

水兵們的心都放下了，——這就是說他準備給所有這些白頭髮的，黑頭髮的，高鼻子的，以及其他喜歡喝雞湯的傢伙們些罪受！

「呸，參謀長同志，我們來開一個軍事會議，」他說着，和福米喬夫走到一旁去。

「我們當前的不算小戰鬥，是和優勢敵人進行真正的戰役。沒有偵察情況是不能亂鑽的。」開始想起來，當前的偵察工作是很複雜的，幹這種工作需要一個很可靠的人。

「科雷洛夫？」尼古林一面想着低聲地說。「太熱情，會壞事……樹柯夫……離這個人十步遠就能聞出水兵的味道來。只要從他的走路步伐上一下子就能認出來。」

「來吧，隊長同志，我自己去，」福米喬夫建議。「事情是要可靠的。對於這種事，我倒有點軍事上的計謀，正可以用到偵察方面來。」

就這樣決定了。福米喬夫不肯浪費時間，把自己的帆布制服改換上一件半截皮襖，戴上一頂褪了毛的鬼子皮帽——穿上這身衣服，立刻變成了一個很普通的集體農民樣子。

「化裝得很好！」尼古林稱讚。「完全是個集體農民。海水的氣味，鹹水的氣味——一點也不留了。」

「靈魂可是水兵的，隊長同志，」福米喬夫含着笑說。「靈魂——可不是帆布制服，你用半截皮襖是改變不了它的。」

「不過你要把它隱藏牢的，」尼古林忠告道。「否則它恰好會使你倒霉。」

「不會倒霉！」福米喬夫確信地說。「我的靈魂受過訓練，它懂得任務和紀律。請在明天這時候等我回來。」

「如果你不回來呢？」

「如果不回來，——那末就向我的水兵的靈魂追悼吧。」

他沉默一下，低聲地和認真地加上一句：

「如果發生意外，請寫封信給女人。我把住址留給老伯伯了。」

「我一定寫信，」尼古林答應。「呶，祝你成功。明天見。」

「明天見，隊長同志！」

福米喬夫出發了，一直穿過了灌木叢，向遠遠的一個山坡走去，山坡後面便是一條大路。彷彿是

在追悼自己，在尼古林的心上留下一種奇怪的重量，好像胸中有一塊看不見的鉛。

一七 紅毛法老（註）

秋天的白晝過完了，——昏濛濛的霞光燃燒完了和消滅了，尖利的涼風颯得更有勁了。

關心的老伯伯天剛一亮就砍了一大堆蘆葦，給四個人蓋了一座矮棚子：爲了自己，爲了隊長，瑪露霞和小女孩子。棚子裏覺不到有風了，蘆葦的墊子免去了潮濕。

「可以過多啦！」對自己的創造很感到高興的老伯伯說。「瑪露霞，把女孩子抱到這兒來！」他弄得蘆葦沙沙響，在蘆棚的黑暗的深處活動了半天，把女孩子放得舒服一些，後來自己也就躺在她旁邊了，因爲疲倦，一下子就睡熟了。

尼古林出去查哨崗。瑪露霞一個人坐在蘆棚門口。高高的天空隔着破裂的雲片，把冷颼颼的，潔淨的涼氣——另外世界的呼吸——吹到大地上來。稀疏的星在黑暗的透穿的空隙中間閃耀；現在有一粒星，紅色的透明的閃光，昏暗了，黯淡了，鑽進雲霧去，但是另外一粒——綠色玻璃一樣的，更透明而且更遠的星鑽出來了，閃耀着和抖動着，周身都浸在從自己的水晶體發出的薄薄的光膜裏，代替了先前的一粒。風發出了嚇人的，向上生長的喧鬧聲颳過樹叢，又沉寂了，隱匿了一下，又颳起來了，吹動瑪露霞身背後的蘆葦。而遠處却有一片霞光把地平線染紅了！是燒的草堆或者牛糞堆，但也

（註）法老是埃及統治者或軍人的稱呼。

可能是一個被德國人焚燒的村莊。

瑪露霞覺得很憂悶而且沒有着落，——她一看到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在黑暗中朦朧顯出的、有些水蛇腰的長身形，就從心裏高興起來。

「您在消遣黃昏時光嗎？」他坐到旁邊問。「隊長已經睡了嗎？」

「不知道到哪兒去啦……我看他從來就不睡。我很奇怪，他怎麼會不倒下去。」

「噢，您要知道，會把他累倒的——是很困難的工作。」

「很困難，」瑪露霞肯定說。「他是我們中間的好漢子！他對一切事都做得很巧妙，迅速，有力。這樣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多見的——我是頭一個遇到。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水兵。」

「水兵他倒是個水兵，不過不很簡單，」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反對地說。「甚至於可說簡直不簡單。」

「怎麼，照您的看法，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嗎？」

「這話，立刻就顯出是女人來啦！難道「可愛的人」這句話對他說合適嗎？」

「到底怎樣呢？」

「他是一個——堅強的人，堅強的人們在日常生活是很少能令人可愛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教訓地回答。「堅強的人們從來不想到自己的可愛，他們有更重要的工作。我這才是——可愛的人呢，因此我才是個廢物。」出乎意外地他用絕望的，悲哀的嘆息來結束了談話。

對於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這種意義的最深奧之處，就都包含在最後一句話裏了，但是瑪露霞就像一個天真的婦人，連這句話都當做了耳旁風，被另外的事吸引住了。

「您可是打哪兒知道，您是一個——可愛的人？」她笑笑。「打鏡子裏照見的嗎？」

「我也不是說外表的漂亮，不過我的心內是很明白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嚴厲地說。「至於照心事的鏡子，您是知道的，人們還沒發明出來呢。」

「那末，是別人對您說的嗎？大概是姑娘們！」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火光地不噴聲了。他是想談談正經的心裏話，但是瑪露霞却只想亂扯扯，消遣愁悶。

「幹嗎您不噴聲啦？呶，很明白——是姑娘啊！……有意思，是金髮女郎還是褐髮小姐？」

「我很難對您說明白，」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不願意地回答，心內對瑪露霞那種女孩子式的輕薄樣子很生氣，這種樣子在當前的情勢中是根本愚蠢的。「她自己說是金髮女郎。」

「那末您自己的眼睛長到哪兒去啦？」瑪露霞驚愕了。

「我的……我的眼睛長在我身上，但是我沒有從電報裏分辨頭髮顏色的本事。」

「從電報裏？我簡直不明白，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您今天是在打啞謎呀。」

「什麼啞謎也沒有，只不過是一件滑稽故事，甚至有點像奇聞了。如果您還不想睡的話，我就講給您聽聽。已經過去三年半了。我派到這個小車站上來，夜間值班的時候我很寂寞——沒有辦法！這樣我就和一個女電報員交起朋友來。她在自己的車站上值班，我也在自己的車站上；有時，我們整夜地敲打電報機，互相交談。開頭是這樣，先講些各式各樣的瑣碎事情，後來我就把愛意開始打給她，而她回答：「您大概是個很可愛的人，請把自己的外表描寫給我。」可是我能描寫什麼呢，我一腦袋紅頭髮，眼睛像瓶子玻璃……」

「完全不對！」瑪露霞熱情地說。「您的眼睛很美！」

「那有什麼美呀！……一句話，我不願意描寫我的外表，在我這兒的桌子上，電報機旁邊放着一本喬治·艾貝爾司的長篇小說。……您沒看過嗎？他描寫了許多埃及的事情，描寫了各式各樣的法老，——這本小說裏描寫過一個法老——是很漂亮的男子！……我沒有想多久，就把意思都抄下來了，僅僅把幾個字的位置改變了一下。噢，很顯然，產生了一種印象：一張黑黑的，沒有光采的，長滿了黑毛的臉，眼睛像黑火焰，其餘的一切也都是這樣子。後來我認識的女孩子也開始描寫自己的外表了。她描寫得很實在，沒有什麼誇張，她的外貌也和我一樣，並不怎樣漂亮，不過我到底看出了主要的東西……我們就這樣交談了一整天，已經到了那種程度，必需要開始談談如何改變一下命運的話了。我們的興趣似乎相同，對生活的看法一樣，脾氣也相投。有一天她打電報給我：「請三天假，到這兒來！我等着。您如果不來的話，那末就是表示您所說的都是空話，不過爲了消愁解悶。」現在我記得當時：我想，好啊，來了一個紅毛法老！……」

他捲了一根紙烟，哂笑着，又說：

「不過從歷史上知道，在埃及是看不起紅頭髮的人的，甚至於不許他們進城……對不起，我要爬進棚去抽烟，否則隊長要禁止的。」

他爬進蘆棚去，伏在地上，劃着洋火。烟草的烟氣向瑪露霞散佈過來。

「後來怎樣啊？」她問。

「沒有什麼……不許進城——就是一切。在金字塔附近的曠野地方住着吧，因爲我是紅毛鬼。」

「我不是說的這個。我是問——你去了沒去？」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拚命地抽了半天烟。

「沒有，沒去。」

「我就知道要這樣啊！」

「我去幹什麼？去丟人嗎？」

「也許她覺得，古銅色的頭髮比這些埃及法老們的頭髮更可愛呢？」

「這事情並無關於埃及頭髮，而是有關我的脾氣，」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說，把話轉向自己喜歡的題目上去。「想要去，但是有各式各樣的疑問。結婚嗎？從來還沒有娶過老婆——有點害怕……總之，我的脾氣就攔了一切事情。」

「您是個怪人，」瑪露霞嘆口氣。「自己破壞自己的生活。」

「不是我破壞，是我的脾氣破壞我的生活。我覺得，不知什麼時候它要害死我。」

「爲什麼別的人們沒有這種脾氣？」瑪露霞叫起來。「您看看水兵們！」

「這完全是一種特別的事情——水兵們！」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活潑起來了。「如果從小就把我送到艦隊裏去服務，我就會完全是另外一種脾氣。水兵們——他們團結成一條心！在海上，在船上——他們在一塊兒，在陸上——也在一塊兒。水兵是不能害怕的：同志們監視着他，他還要和同志們在一個鍋裏吃好多年飯。但是我一個人過日子，所以有了這樣的，連自己都不喜歡的脾氣。」

「現在您是一個軍人了，」瑪露霞提醒他。「您應當改變改變自己的脾氣。」

「是應當的，自然。只是從哪方面着手呢？」

「您應當信任自己，」瑪露霞毅然決然說。「不要想到您比別人壞，——這是最有害的想法。實

實際上您一點兒也沒有壞處！您害怕姑娘們，逃避她們，毫無意思。您應當學水兵們的樣子——他們都是快活的，勇敢的人們！他們既不逃避姑娘們，也不害怕德國人。」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感到受侮辱了。

「怎麼，照您的說法，是我怕德國人嗎？我什麼人都不怕，根本也不逃避姑娘們。」

「這個不逃避是什麼意思？您甚至於連我都躲避着。」

「不對！」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熱情地抗議了。「相反，我和您說話的時候太多啦。上一次，隊長簡直說我追求您啦……」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咬住舌頭，想想說的太不省心了，但是已經晚了！

「難道您真追求了嗎？」她裝出驚異的神情問，但是在聲音裏閃動着女性的狡獪。「您想想，我簡直沒有疑心過……您看這，您真是個胆怯的人。」

「實在，我也沒有這樣表示過……我——什麼也沒有……一點企圖也沒有，」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非常混亂地嘟囔着。「這是隊長這樣想。」

瑪露霞忽然光火起來。

「隊長，隊長！他想，他說，他看見……可是您馬上就——躲到一旁去，躲到樹叢裏去……您想想，是什麼事，——叫他自己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首先，他又不是我的丈夫，第二，爲什麼一定要當着他的眼前呢？也可以這樣追求的，叫他一點都不能知道啊。」

沒料到會這樣大大地和決定地轉變了方向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非常激動起來，開始嘟囔着，從蘆棚裏爬出去。立刻想起來，還有人等着他，急忙走了。瑪露霞因爲她使琪洪·司畢里端諾維

支激動起來，又破壞了他的心上的平靜，感到很滿足，又坐了一會兒，輕輕微看了看星光，躺下去睡了。躺在蘆棚裏，和女孩子並排睡，她很暖和，很舒服。

但是被福米喬夫的驚慌消息弄得很煩惱的尼古林却睡不着。這種驚慌白天就隱藏下去，不很明顯，晚上就會這樣尖銳起來，壓迫着他自己到被德國人佔領的地方去，把福米喬夫救出來。

他鎮定地安慰自己，甚至於罵，——但是驚慌還是加強起來，變成了確信，福米喬夫在村莊裏已發生意外……

一八 被鐵錨弄毀了

尼古林的担心並非無故的，他的心上預感到不幸也並非無故的。

福米喬夫被捕了。

他出發去偵察，什麼都預見到了，只忘了一件——胸前和手臂上的刺花。刺花把他全部出賣給德國人了。如果在一個人的整個胸前刺着一艘軍艦，從自己的砲口內盤旋出了烟球，右手臂肘下部，刺着一個鐵錨，用粗鍊子盤繞着，誰能相信他是一個生來的集體農民呢。

現在，是瘡啞的中夜，當被失眠弄得很苦痛的尼古林在蘆草墊子上展轉不已，用大睜着的憂傷的眼睛注視着黑暗中的時候，他的參謀長查哈爾·福米喬夫，穿着一件撕破的襯衣，光頭，赤腳，訊問完後全身都是青傷和血痕，坐在冰冷的，黑暗的洗澡間中，傾聽着門外哨兵的脚步聲和咳嗽聲。

鐵錨毀滅了福米喬夫。起初偵察進行得很順利。在村中，走過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

意大利人的面前，還有些沒有來得及逃出去的本地居民，還有些就攔在這兒的過路的集體農民，德國軍隊已經把他們的馬和牛都牽去了。福米喬夫攪雜在這種五光十色的人羣中，一點可疑的地方也不起來，很快便打聽明白了所需要的一切：村中的德國人不超過兩排，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也不多，其餘的便是由意大利人編成的混成營的殘餘隊伍。拘禁俘虜的牲口棚在村西頭。不遠處築成一座汽油庫：看來，德國人是在等候快要到來的坦克車隊。福米喬夫偵察明白通到村莊的道路，已經準備回去了，他忽然想要喝水，於是他轉到井邊去。當他捧起沉重的水桶，貪婪地把嘴唇湊上桶去時，半截皮襖的袖子縮向上來，刺成的鐵錨露出來了。不幸，在旁邊出現了幾個羅馬尼亞人，看來，他們還是在奧地薩和西伐斯托波爾的時候就記牢了這種刺花的鐵錨。羅馬尼亞人咕噥着，喧嘩着，把福米喬夫拖到司令部去，拖到德國軍官的面前。

德國人會說俄國話，不用翻譯就能審問。他聽完福米喬夫的話，狡猾地笑了：

『我看，你是一個很會給傻瓜講故事的巨匠……不過我們不是傻瓜，你可也不是莊稼人，不是集體農民。你在什麼軍艦上服務？』

訊問是用拷打來結束的，這和一切德國人的訊問方式一樣，軍官自己也參加了拷打。把福米喬夫禁閉在洗澡間內，向他警告，如果明天他還是什麼也不說，——就槍斃他。

福米喬夫有許多次毫不顫抖地面對着死神，可是今天真有點駭怕了。直到最後一分鐘他還希望，用什麼方法可以逃脫出去，但是當洗澡間的門在他身後關上時，明白：完啦！……這就是，黑海的水兵查哈爾·福米喬夫毀滅啦，真是白白死去，毫無意義，毫無益處！現在在偵察中搜集到的消息誰也不能利用啦，未完成的偵察使德國人的腦袋暫時保全下來。想了有一百件事，能弄清楚的不過十五

件。你的事情很糟，查哈爾·福米喬夫，簡直很糟！——

夜間他沉痛得流出了吝嗇的眼淚。就是說，他要死了，但是把他的老婆弄殘廢，殺掉他的孩子的德國人却要活下去嗎？……他不能保護自己的家屬，那時離得太遠：他剩下唯一的希望是——報仇！現在就是報不了仇，什麼也辦不到了嗎？福米喬夫覺得自己無力，被自己的命運大不幸的意識苦惱着，由於不能忍耐的氣惱哭了，這種氣惱壓迫和炙烤他的心臟，壓迫他哭叫，用頭向地上碰去！

清晨又把他帶去施行第二次訊問。他用沉默來回答所有的問題，準備死了。可是看來，德國人還沒有失去強迫他說話的希望。他又在洗澡間內醒轉來了，困難地睜開右眼。左眼——發了青，腫脹着——睜不開了。他摸了摸被鞭子抽過的額角頭，立起身來，坐在長凳子上，竭力想要記起，訊問是怎樣完結的。開始打他，這他是記得的，可是後來——知覺失去，一片黑霧……他想要躺下去，呻吟起來：每一個動作都有一陣刺心的疼痛傳遍全身。

太陽的烟霧般的光芒，黃橙橙地照進了洗澡間的小窗子，母雞在牆外叫——那兒有太陽的，清朗的早晨很自由，有一點微霜，落在草屋頂的邊上。「孩子們都在等候我呢！」福米喬夫想，「他們等不到了……哎呀，隊長同志，別了，我們不能見面了！」

……但是尼古林隊長却是想的另外的事情。按照水兵的規矩是不能把同志拋掉的。尼古林決定派第二個偵察員到村中去，——以便在黃昏之前獲得必需的消息，夜間就要打擊，粉碎敵人，救出福米喬夫，如果他還活着的話。

其餘的水兵們也是這樣想法。科雷洛夫，樹柯夫，哈爾琴柯已經都來請求過派他到村中去。尼古林延緩着，明白第二次偵察是困難的，危險的。德國人捉住福米喬夫，自然就要防範，現在派去的，

只有那種自己的外表一點也引不起可疑的人才行。

火夫阿列哈？……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老伯伯？……是的，可以派老伯伯去；但是上下鬍子，頭上有白髮……

「隊長同志！」

尼古林一轉身，看見瑪露霞。

「隊長同志，我可以和您談談嗎？」

「談什麼？我現在有事。」

「很快！兩分鐘，」瑪露霞急忙說。「我們隊伍裏全體戰士都很擔心福米喬夫同志。」

「知道。我自己也擔心。」

「據說，要派一個人去。」

「知道。我就是想這事。」

「隊長同志，派我去。」

「派您？」

這個念頭直到現在尼古林腦袋裏也沒想到過。瑪露霞迅速地，也不讓他想明白，就說：

「爲什麼您這樣驚奇？隊長同志，我早就想說——您看待我太奇怪了……不信任。我很生氣，隊長同志，非常氣惱！現在……呸，因爲我是女人嗎？那更好。他們很少想到女人是從游擊隊裏來的。我說——是找小孩子的。我的口袋裏有一件背心，裙子，布鞋——都有！隊長同志，在隊伍裏沒有工作，這樣我可不行。隊長同志，派我去吧！」

她的聲調裏充滿了希望，真誠的氣憤，使尼古林沉吟起來。像這樣相當的偵察員說實在的是再難找到了。

『是很危險的工作，』他躊躇地說。『複雜的工作？要有勇氣，有計謀……』

『我是勇敢的！』瑪露霞打斷他。『難道您沒有看見我是個勇敢的人？您不要以為我是那樣一個普通女人吧。我很狡獪，要怎樣都能辦到！』

『那才好！』尼古林笑了。『您能找到道嗎？』

瑪露霞明白這個問題，隊長準備答應了。

『找不到！我能找到來的道……』

『如果落到德國人手中，能不說話嗎？』

他注意地照直地盯住她看。她激動得臉色發白，也用那種直勾勾的目光回答他。

『我一句也不說！……叫他們把我活着燒死，或者埋到地裏去吧，——反正我不說。隊長同志，您不相信我嗎？我可以宣誓！』

『相信！』尼古林說。『去偵察吧！……』

一九 計 策

福米喬夫等候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訊問。

他痛得皺着眉，走到小窗子邊，從小窗子裏可以看到倉房，兩棵落了葉子的柳樹，柳樹後面——

是沐浴在秋陽的金光中的，廣闊的，直到天邊的空曠草原。草原上一個人也沒有——沒有步行者，也沒有騎馬人。福米喬夫心上更加刺痛了——頂好還是不要看吧！

中午時光，看守洗澡間的哨兵換班了。代替愁眉苦臉的，額角扁平的，腮部因為牙痛腫脹着，包着繃帶的匈牙利人的是一個意大利步兵——一個很漂亮的，身材適度的小夥子，歪戴着船形帽，黑黑的臉上生着一雙黑暗的，天鵝絨般的眼睛，鮮紅的嘴唇上有一撮細鬍子。他大概在巴列爾摩附近某處鄉村中自己的家裏是個主要的被女人喜愛的小夥子，習慣於注意自己的外表；他站在崗位上，等候到守衛隊長的身影一不看見，便吸起烟來，向小窗子張望了一下，把一陣香烟噴到福米喬夫的臉上，後來，靠在牆上，把來復槍的刺刀放到肘部彎曲的地方，從口袋內掏出一面小鏡子，一把小刷子，梳理和捲弄起自己的小鬍子來。

他忽然哆嗦了一下，——看見道路上有一個女孩子，正要繞過洗澡間去。她低着頭向前走，不向旁邊看，好像對她四周的一切什麼也沒有注意。

事實上瑪露霞——這是她——什麼都看見，都注意到了。她是故意選擇這一條道路的，她從當地哥薩克口中打聽到，昨天被捕的水兵就押在這間黑暗的洗澡間中。被派出來偵察的瑪露霞目下還沒有任何固定的計劃——她還只是簡單的決定，張望一下洗澡間，觀察一下它的位置。也許在偶然的幸運場合，可以給福米喬夫遞一個鼓勵的暗號……

她一面走，看清了一切——牆上的小窗子，門上的大鎖，意大利兵，他的小鬍子，笑容，天鵝絨般的眼睛。

下面所講的一切，都是瑪露霞幹的，似乎是違反了她的意志，任其自然完成的。

意大利人把眼光偷向旁邊望去——附近有沒有軍官？——用輕輕的步伐走向瑪露霞去。

「哎呀！」好像在她心中有另外一個人吃驚了。「我不知道……我馬上就走……」

「別怕！」意大利人說。「不要怕……」

他斜眼望了瑪露霞一眼，含着笑容，她也用微笑回答。不過這是藏在她心中的那個另外的人回答的，不是她自己回答的，——她自己只在想着福米喬夫，眼睛不離開洗澡間牆上的小黑窗子。意大利人把她拉向自己身邊來，——她故意掙扎着，站起來，使小窗子臨到她的面前，落在兵士的背後。

「不要！」她說着，把兵士的手從自己的肩上拉下來。「不要這樣啊！……」

但是她自己的全身，眼睛，心，都在呼喚福米喬夫。「呸，向外瞧瞧，走到小窗子邊來！……」藏在她心中的那個另外的人並沒忘掉這時要對兵士笑。

福米喬夫一定也是用心聽到了她的呼喚聲。小窗子裏面有白光閃動了。她明白——這是福米喬夫的面孔。在下一瞬間他們互相用眼睛碰了一下，瑪露霞從兵士的肩膀上望過去，這時兵士正俯下身去，觀看她胸前的別針。

「我在這兒！」瑪露霞用眼睛說。

「我看見了，」福米喬夫也用眼睛回答，一句話沒有說。

可是兵士還在那兒看啊，看啊，看別針，後來開始撫摸她。

……福米喬夫在黑暗的狹小的洗澡間內走來走去。現在瑪露霞就在旁邊，可是什麼話也不能對她說！應當稍稍說幾句話——就可以使她獲得全部消息。以後——就讓他們槍斃好了！在自己死亡的時候，他，查哈爾·福米喬夫，會知道犧牲並不是浪費的，他把戰鬥任務完成到底了。

如果在他和瑪露霞之間有這樣一個可詛咒的兵士，他怎樣可以表達呢？……忽然一個念頭燃燒着福米喬夫了。軍事計策！到了用計策的時候啦！

瑪露霞聽見福米喬夫的聲音了。他在唱歌，他的歌詞字句很清楚地傳送出來。

四面都是草原呵，草原……

路途是這樣的遙遠。

在那荒僻的草原……

哨兵轉過身來，用拳頭威嚇着俘虜。

『不可以！……』

當福米喬夫把歌中的起首字句改變了時，她簡直哆嗦了起來。

……他向一個同志

發下了命令……

福米喬夫唱着。

以後雖然依舊是這個調子，唱的却是另外的詞句，另外的歌，——查哈爾·福米喬夫自編的軍歌

他們這兒人並不多，

一共只有三百來個，

德國人不過五十。

剩下都是一羣雜貨。

他們沒有坦克車……

瑪露霞貪婪地聽着，忘記了兵士，他正在鼓着勇氣用嘴唇湊向她去，嘟囔着些聽不清的話。

『晚上，』兵士悄悄說。『八點鐘……你不要怕，你來……八點鐘……』

那個隱藏在瑪露霞內心中的人裝着不懂的樣子，兵士又重新解釋一遍。但是福米喬夫總在輕輕地，但是很清楚地唱啊，唱啊。

『晚上？』最後瑪露霞明白了。『八點鐘？』

她已經完全知道：村中有多少隊伍，這是什麼樣的隊伍，從哪兒進攻比較方便；她知道，沒有坦克車，但是他們已經預備好汽油，等它們來。

『你不要怕，你來，』兵士悄悄說。

『好吧！我來！』

她挺直身體，向兵士望了一下，使他向後一退，對這種猛然的變化有點吃驚。

『八點鐘……』他嘟囔着，笑着。

『聽見啦！……好吧，我來！等着吧！……不過以後可不要抱怨啊！……』
她用力地和猛然地把兵士的手從自己身上推開，轉過身去，走了。

二〇 襲 擊

面孔通紅，氣喘吁吁的瑪露霞在尼古林的面前出現了。

他自然沒有想到她回來的這樣快，所以驚奇了，甚至有些駭怕。

「發生什麼事情啦？」

「請准許報告，隊長同志，您的命令完成啦！」

她快活得，驕傲得滿面放光。

「請准許報告一下偵察的結果。」

她把她在村中所經過的一切事情講了一遍。尼古林哈哈大笑起來，好久不能鎮定下去。

「事情成功啦！我簡直沒想到你會這樣子。外表是個很謙和的女孩子，可是請看，——時機一到也會假裝啊！好漢子！謝謝你！」

尼古林沒有注意，改稱瑪露霞爲你——這還是這些日子以來第一次，她可是注意到了，笑容滿面，越發覺得光采了：隊長稱呼這種友誼的「你」，似乎已經把她和水兵，和自己的同伴，列成並排了。

這一天隊伍裏出了許多笑話。瑪露霞不住氣地講述自己的冒險故事。樹柯夫特別高興，他故意逗瑪露霞生氣：

「你已經承認——愛上德國人了嗎？大概，他是用曼多琳代替了來復槍吧？」

「就是他說，「八點鐘」來啊！」科雷洛夫接住說。「你看，多快的人。飛着就給抓住啦！……」

「我們來，決不遲到，」老伯伯加上一句，鬍子裏含着笑。

但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羨慕地嘆口氣。

「瑪露霞，您這次成功真不小。」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您也會有戰鬥任務的！」瑪露霞回答。

「這可就不知道了，會不會趕上機會。我看這種運氣——不會輪到我身上的……」
沒有來得及長久談笑，隊長命令準備戰鬥，檢查武器了。

把隊伍分成三組。尼古林自己擔任指揮第一組，第二組交給科雷洛夫，第三組交給樹柯夫。

「隊長同志，我在哪一組呢？」瑪露霞問。

「你？哪一組也不用參加……」

「爲什麼？難道我不會放槍嗎？」

他在她的聲調中感到了憤恨。

「那末小女孩子誰來看護呢？把她一個人扔掉——依你的意見，是這樣辦嗎？還要告訴你一件，瑪露霞，——連着冒兩次險是用不到的。你把自己的任務完成了，現在輪到我們了。請你不要爭論！遵守紀律！」他看見瑪露霞準備抗議，有點光火了。

這樣瑪露霞便沒有參加這次戰鬥。她只跟着隊伍一同走到一個低谷處，和小女孩子兩個人一同留在這兒，戰士們等候天色昏暗下來，繼續前進。尼古林率領自己的人一直向村中走去。科雷洛夫和樹柯夫實行迂迴包抄。

瑪露霞給自己在粘土谷的斜坡上的小樹叢中選擇了一塊地方。從這兒可以望到村中的鐘樓，上面有朦朧的和微弱的閃光，可以猜出是十字架，被最後的光芒照耀着，再下面便是烟霧濛濛的黑暗，柳樹的灰色頂子在儘邊上的小房子上空憂傷地發暗。

小女孩子一直在騁着瑪露霞。

「他們要放槍嗎？……是嗎？他們要放槍嗎？……」

她的眼睛裏燃燒着恐怖和好奇的銳利火光。

『住聲，住聲，』瑪露霞說，自己的激動也並不小，甚至連口內都感到乾渴了。

太陽終於完全落山了，鐘樓上的遠遠的閃光也消滅了，夜的清冷的濕氣鋪張開來，土谷的底裏有霧氣閃着白光。戰鬥還沒有開始，大地上是一片寂靜。瑪露霞覺得每過一分鐘，賽過過了一點鐘。請快一點吧！……

忽然兩個紅色的照明彈蜿蜒着向黑暗的天空昇去，把火雨撒了下去。尼古林放出了衝鋒的信號。瑪露霞一聽見第一陣機關槍聲，跳了起來。小女孩子哭了。傳過來三聲瘖啞的爆炸——手榴彈開始工作了。後來便交織成了一片總喧嘩——戰鬥開始了。

戰鬥繼續了並不久。被驚慌包圍着的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從房子裏跑出來，被子彈和手榴彈片削倒，躺下去。在樹柯夫和科雷洛夫正從兩邊向村中央逼近時，尼古林已經飛奔到拘禁俘虜的牲口棚去，打倒守衛人，釋放了俘虜，領在自己身後，命令每一個人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給自己弄到武器。俘虜足有一百多人，經過十分鐘——十五分鐘以後，——已經全部武裝起來——有人是自動步槍，有人是來復槍，有人是手槍或手榴彈，也有人只是用一柄短刀。尼古林迅速衝到村中央，和科雷洛夫聯合起來。

但是樹柯夫還沒來，從他進攻的那一端傳來來復槍和機關槍的射擊聲音。

『小夥子倒霉了，』尼古林驚慌地說。『科雷洛夫，去援救。』

但是在這時候，土地震撼着，一個攻坦克炸彈的猛烈爆炸聲響了，射擊聲停止了，過了十分鐘，樹柯夫的戰士們驅趕着一羣舉着手的兵士在自己前面，從胡同中走到廣場上來。

二一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功績

戰鬥還沒有結束，瑪露霞已經跑近村莊來，手上抱着小女孩子。她總在想，在激烈的戰鬥中，他們一定會忘記福米喬夫。

她可是白担心了。她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看見了福米喬夫。他和尼古林並排坐在教堂門口的石台階上。老伯伯正小心地給他包紮受傷的頭。

『啊！來啦！』福米喬夫迎住瑪露霞喊着。他推開老伯伯，站起來，抱住了瑪露霞，把她貼在自己身上，結實地吻了一下，『謝謝，小妹妹！你救命啦！沒有你我可就完啦……』

滾熱的痙攣忽然壓迫住了瑪露霞的喉嚨——她抽噎起來，眼淚水流到福米喬夫的胸前了。尼古林生氣地咕噥着，轉過身去：他不歡喜感情的場面。

就在這時候，戰士們分散到各家去，把最後的，藏在地窖中和擱樓中的兵士們拖了出來。只有少數德國軍隊從村中突圍出去，逃到草原裏去了。

瑪露霞看到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嗚，您怎樣打仗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完成戰鬥任務嗎？』雖然眼睛還在濕着，她可是笑了。

『完成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不安地含着笑容，回答。
站在旁邊的樹柯夫加上去說：

『瑪露霞慶賀他。英雄！……可惜這兒沒有黑屋子，我要爲他這種英勇送他去躡黑屋子！先賞給他一枚「勇敢」章，然後——坐十天黑屋子。』

於是他把今天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所立的功勞講了一遍。

樹柯夫率領的隊伍，在半路上便被一個德國人發現；德國人就從小房子的窗口，用猛烈的機關槍火向海軍的頭上掃射過去。要臥倒下去，緊貼在地上……德國人不使他們抬頭。形成了很複雜的危險狀態：水兵們失去了重要的掩護——遭受到突然的打擊。敵人的兵士每分鐘都可能覺悟這一點，實行衝鋒，把這小隊伍消滅。

這時，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冒着這樣綿密的彈雨，從地上站了起來。在霞光的半明半暗中，樹柯夫立刻認出了他的瘦長的有點拱背的，穿着一件大襟上翻的短大衣的身形。他彎下頭去，好像準備撞羊頭的樣子，手裏擎着一個攻坦克車炸彈，一直向機關槍奔去。樹柯夫渾身一冷——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犧牲。

『臥倒，』樹柯夫用壓制的聲調喊。『臥倒，長鬼！……』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沒有聽見。機關槍激怒地對着他吼叫，癢癢的，橙黃色的火焰照亮了黑暗地方，但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仍舊前進，沒有倒下去。這真是奇蹟，他冒着這樣的彈火會不倒下去，仍舊前進，彷彿是個鬼魂。大概機關槍手本人也駭怕了，而且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走近了房子，約離有三十步，忽然橫着一跳，一跳，用細碎的公雞一般的步伐，跑向機關槍去，劈頭把炸彈擡過去……擡出去了——也停下了。

『臥倒！』樹柯夫吼叫。『彈片！……』

還沒有說完——他的響音在可怕的爆炸聲中斷了。機關槍沉默了。水兵們向前奔去。

樹柯夫跑到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面前。

「沒受傷？」

「沒受傷。」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遺憾地笑着，回答。

樹柯夫注意地觀察了一遍：沒有傷痕。

「沒有碰到子彈？」

「沒有。」

「彈片也沒有碰到？」

「沒有，沒有碰到……」

「怪事！」樹柯夫說。「簡直太奇怪了！……我這是頭一次看見這種事。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現在你可以活到一百歲啦！……」

瑪露霞不時嗚嗚啾啾地，用驚異和歡快的聲調打斷樹柯夫的講述。

「您不駭怕嗎？」她問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您怎麼會決心這樣幹？……」

後來瑪露霞和樹柯夫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一同去找尋自己的意大利人。很想告訴他：「嗚，歡迎啊！你叫「晚上，八點鐘來」，——現在我來啦！……」但是俘虜中間沒有那個意大利人，——也許，他頭破血流地躺在某處的籬笆下面，可也許，正在夜間的，無住處的草原上徘徊，環顧着，由於每一種響聲都會嚇得哆嗦。

「可惜，」樹柯夫說，笑着。「哎呀，瑪露霞，你把未婚夫放走啦！」

本地的居民都跑到廣場上來了。自沸壺冒烟，爐子生上了火——準備招待高貴的客人們了。但是隊長催促着，他明白，剛剛打過仗的村莊，如果宿營的話，那是最不可靠的地方。

過了一小時，尼古林的隊伍從村中出來，向草原上出發了，被釋放的俘虜戰士和三十個當地的集體農民都加入了這個隊伍。

滿月光亮地映照著，尼古林向縱隊看了一眼。

「一百九十二個人！」他對福米喬夫說。「好大力量！不管什麼牆我們都能打穿！」

一二一 我們的軍隊要進攻了！

現在，有一百九十二人受自己指揮了——整整一個連，——尼古林可以勇敢點作戰了。

他決定不再就擱在德國人的後方。遊逛了一番，可以啦，到了知道恥辱的時候了，到了回到自己人處去的時候了。

直到現在沿着戰線移動的隊伍，向德國人前衛線轉過去——實行橫斷。

第二天，發生了使尼古林的全部計劃和考慮都改變了的情況。黃昏時光，在隊伍休息的村莊上空，穿過低矮的濃雲，出現了一架我們蘇聯的飛機，拋下來一堆白色的傳單。風捲着它們，在屋頂上和樹頂上飛翔，——孩子們哭號和喊叫着追逐起來……過了十分鐘，村莊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都快活地和激動地吼叫了：

「我們的軍隊要進攻啦！……」

是的，這時我們的軍隊在這個地區改變成攻勢了。蘇聯的總指揮部，把這個消息通告被佔領區的居民，游擊隊，號召援助進攻，從後方打擊敵人，切斷他們的退路，炸毀橋樑，破壞道路。

我們的軍隊要反攻了！這些字句在所有的院落中和茅屋中響着。一個老哥薩克，尼古林停留處的房屋主人，顯着很威嚴的緩慢樣子，跪在聖像面前，向地上叩頭。風搖動着窗外的樹，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屋頂上的蘆葦沙沙響，烟窗裏面吼叫；聖像前的一盞小燈只映照出一個紅點子，在半昏暗狀態中幾乎看不清老頭子，只聽見他的熱情的，忽而央求般的，忽然憤怒的咕囁聲。尼古林一動不動，駭怕妨礙這種禱告，心上感覺到了這種禱告的誠心和神聖……在那個可紀念的陰沉的黃昏，有許多老頭子和老太婆在聖像面前禱告，至於那些年青些，有力些的人——都從草堆中和糞堆中掘出用很厚的牛油塗過的來復槍，手榴彈，機關槍，準備盛大地和德國人舉行告別式。把他們從我們的土地上一直送到土裏去！

尼古林把水兵們召集到自己的住房來，開緊急會議，說道：

「聽着，同志們！紅軍在這些地方實行反攻了，也就是，到了我們進攻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幫着紅軍粉碎和消滅敵人，那些侵入這塊地方的軍隊。躲避着德國人，從旁邊繞過他們去的時候完了，——現在我們自己要尋覓他們，到處，凡是能遇到的地方，都可以打他們了。我們要留在德國人的後方——現在這兒就是我們的地方。明天我把隊伍分成小隊，派好隊長。明天用我們隊伍全體戰士的名義寫信給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

當水兵們散去之後，尼古林坐下來寫信，坐了好久——他總覺得，落在紙上的字句，沒有理想的熱情和活潑的煽動性。他劃了去，又寫，又劃了去。當尼古林把信寫好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他激

動着和躊躇着，小聲讀了一遍，又沉思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最後找到了熱情的和真正的字句。『就讓它這樣吧，』尼古林決定。『他明白的，他是非會讀信的！』

不想睡，尼古林走到院子裏。雨停了，黑雲飛散了，大地上籠罩着被月光照耀着的光霧，潮濕和寂靜，風僅僅偶然地喘息一兩聲。忽然尼古林哆嗦了一下，仔細注意，聽到了啞啞的微弱的轟隆聲；他一動不動，緊張地聽着，站了很久，但是轟隆聲再沒有重複。尼古林不能明白——還是他偶而感覺到呢，還是真有遼遠的炮轟聲——我們軍隊進攻的聲音——順風傳來呢。

一三二 宣誓

清晨，排好隊伍，尼古林沿着行列走着，注意地觀察自己的戰士們的面孔。

『戰士同志們！』他說。『紅軍在進攻，這你們是知道的。我們的任務——從後方打擊敵人，切斷他們的退路。我應當先警告一聲，我是率領你們去幹最危險的工作，不能計算敵人的數目和武器。戰鬥可能是殘酷的，不平衡的，也許我們全體都會遭受犧牲。如果誰感覺到脆弱，懷疑自己的力量，請立刻講出來，免得將來在戰鬥時造成恐慌，免得陷害同志們。』

他喘了一口氣，結束道：

『聽我的命令！那些懷疑自己的力量的人，——留在原處。凡是願意為蘇維埃政權，為祖國，為斯大林準備戰死的——向前一步走！』

隊伍活動了，全體都向前走了一步。對準尼古林面前站着一個白鬍子的哥薩克，挺出有力的胸

脯，耳朵上戴着銀耳環，胸前掛着「工作勤勞」章——是一個集體農場的隊長或者是養蜂人。

「我也是這樣想，參加我的隊伍的都是真正的人！」尼古林說。「謝謝，同志們！我們要宣誓效忠。跟着我喊：『我是斯大林同志名下的共產主義海軍隊伍的獨立小隊的戰士，在祖國面前，在親愛的領袖面前宣誓，要爲了自己的祖國的土地，和德國人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口氣！』」

隊伍用抑制的，交織成一片的轟隆聲回答：

「……到最後一口氣！……」

「我如果叛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祖國，那末就請蘇維埃裁判官的手處我死刑！」

「……蘇維埃裁判官的手處我死刑！」隊伍威脅地和警惕地，用着盛大的力量反應。

尼古林把隊伍分成了小隊，派定福米喬夫，樹柯夫，老伯伯，科雷洛夫和哈爾琴柯担任排長。班長也派水兵担任。

寫給領袖的信是按照官兵的等級簽名的。首先是尼古林自己，他之後——是排長，班長，最後是普通戰士，從右首開始。瑪露霞·克柳珂娃——永遠站在左首的——最後一個簽字。

「嗚，怎樣，瑪露霞，沒有躊躇嗎？」尼古林問。「否則，我們也可以派另外的人去送信，你自己留在村中，等我們的人……」

「不，沒有躊躇，隊長同志。既然您不能帶我去打仗，我就去送信吧。」

「是危險的工作，瑪露霞。要穿過德國人的戰線才成。」

「我知道。」

「你能穿過嗎？」

「我想能穿過，隊長同志。」

「接過去，瑪露霞！」尼古林把信交給她。「接住，還要記住——這封信裏面是我們的戰鬥報告……很可能我們都完全犧牲，那時會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們的工作。瑪露霞，我們是把軍人的榮譽委託給你啦。」

「我能保持榮譽，隊長同志。」

「要小心點……如果發生什麼不幸——你如果失陷在敵人的手裏，那時應當忍耐點……」

「不用疑惑，隊長同志。我宣誓過——到最後一口氣！」

「我相信！呶，再會，瑪露霞！」他用力搖着她的手臂。「我們很快就會見面……」

「我們一定會見面，隊長同志。」

水兵們都熱情地送自己的戰友。大家對她說：「不要想念，瑪露霞，我們很快就會見面。」她也回答大家：「我們一定會見面。」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停在瑪露霞的身旁。他很不安，態度失常，他的制帽歪戴到後腦海上，潮濕的涼風吹得從帽子裏突出來，掛在額角的紅色髮辮翕動着。

「我們現在要分別了，瑪露霞……可是關於那種最要緊的話我還沒有來得及和您談呢。」他望着她的眼睛。她什麼都明白了，臉略微紅了紅。他撫摸着她的肘部，又嘆口氣重說了一遍：

「還沒來得及……而且也不敢，我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臉變成那末可憐，傷感的可笑，使瑪露霞的心上忽然湧上來女人的憐惜心。她環顧着，顫起腳來，用手抱住他的頸頸，用難以捉摸的迅速動作吻了他的嘴唇一下。他驚駭地向後

一退，面孔通紅了，被濕潤的雲霧遮住的眼睛，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等他醒悟過來時，瑪露霞已經橫過了街道，最後一次用手向他揮揮告別，就看不見了。他想要跟着跑過去，但是『站隊！』的命令阻止了他。他服從着習慣，在隊伍中站好自己的位置，已經聽見右邊：『八，』毫不耽擱的應聲：『九！』但是他的心靈上出現了一種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感覺，出現了矛盾感覺的混亂和沸騰：他的心被歡快和苦痛的遺憾燃燒着，因為幸福離開了，也許，它永遠不會再到他手中來了，只輕輕地向他的臉上拂了一下。

『向右轉！開步……』

尼古林沒有喊完口令，中止下來。

夜間那樣的遠遠的轟隆聲，一連響了幾次。全體戰士都很清楚地聽到了這聲音。

毫無疑問了：這是我們的砲隊在轟擊，這是不能阻止的進攻的、向上增長着的有力的聲音！坦克車和飛機的大隊，汽車的縱隊，砲隊，馬隊和步隊——所有這一切，都轟轟響着，叮噠響着，噠噠噠噠響着，飛馳，飛奔，向德國人衝去，把敵人的力量擊潰，掃蕩和壓迫到地裏去！……

尼古林領着自己的隊伍向西南開去，橫截後退的德國隊伍。

永遠站在左排的小姑娘瑪露霞·克柳珂娃，被初昇的太陽的冷冰冰的斜光照耀着，一直向東，一直迎着從來未有的戰鬥的狂暴聲音走去。

二四 朋友們

尼古林領着自己的隊伍，一路上擊潰了敵人的幾路小部隊，消滅了上百的汽車和十五輛坦克車，走到河邊上來，到了傳說法西斯黨徒們正在那兒火速給自己的退却隊伍搭築渡口的河灣。尼古林的計劃明白而又簡單：選擇時機，站領通到渡口去的道路，把法西斯黨徒們牽扯在河東岸，一直到紅軍的追擊隊伍的來到。

尼古林對自己的各指揮員們這樣說：

「我們要真像黑海水兵那樣守住渡口——一天，兩天，如果需要的話！我禁止計算敵人的數目：一個團呢，還是一個師呢，——反正一樣，要守住渡口！一個法西斯黨徒都不能放到對岸去，如果放過去的話，——就表示，我們一個子兒也不值，是永久的恥辱。要把法西斯黨徒們夾在兩盤磨中間：直到把他們都磨碎，那時才能慶祝着自己人見面！」

各指揮員們都一致贊成這個計劃，至於說到勇猛和冒險，那最好是不要說到啦——因為戰爭是依靠這個呀！

尼古林把檢查和確定情況的任務委任給福米喬夫，說道：

「我想，第二次你再不會落網了。受過教訓的人……」

福米喬夫等到天黑下去，出發去偵察，帶着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自己的朋友——當助手。他們不久之前才成了好朋友——就是在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站直了身子，手裏拿着攻坦克的手榴彈，一直向機關槍衝去的那次可紀念的戰鬥以後。

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完全平等的：福米喬夫的態度有點老資格的样子，像一個上司；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一點也沒怪他，而且默默地承認了他的權威。

「如果我從小就到了海上啊！」有時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用幻想的聲調說。「那末，我的命運就會完全變成另一樣，而我的脾氣也會另外一樣的。」

「這是對的！」福米喬夫有力的低音肯定說。「你的靈魂還是陸地上的。它離海上人的，離鹹水人的靈魂還很遠。不過，如果能遇到自己的話，我們就一同到海上去。我可以給你找個位置：我在每一個港口上都有朋友。你可以先在岸上工作，以後，瞧吧，你就能去航海啦。喝點海水——你看着吧，靈魂——就醜鹹啦！……」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是個熱情的，很容易着迷的人，——關於把自己陸地人的靈魂改變成海上人靈魂的思想，頑強地控制着他。因此，他越法覺得應當服從福米喬夫，甚至在他的聲調裏面顯出了些諂媚的樣子，福米喬夫接受了這種諂媚，覺得很應當。

當福米喬夫叫他跟自己一同去偵察時，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驕傲得滿臉放光：他接受這種邀請，就像自己接受了什麼高尚榮譽。福米喬夫本來可以叫任何一個戰士同去的；選擇他去是證明了，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在把自己的靈魂從陸上人的轉變為海上人的過程中已經前進了不少。

走了一整夜；很冷，被嚴霜打過的草在腳底下輕輕響。黎明時光，看見前面距離二百米達處，有一層白色的霧光。

「站住！」福米喬夫說。「河！」

太陽很快出來了，趕散了雲霧，一道大河灣在偵察員們的眼前展開了。兩岸叢生蘆葦的河灣遠遠地流到山後去，安靜的粉紅色的水面閃閃發光。在山崗旁邊，法西斯黨徒們正在進行搭築渡口的工程。用望遠鏡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一排的渡船，一堆一堆的木柱和木板，時時開到河邊上來的載重汽

車。

「他們忙着哪，」福米喬夫說，把望遠鏡遞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看來，我們的軍隊正在緊緊地夾着他們。」

他們沿着凹地，彎着身子，有時還要爬，又向前移動了三百米達。伏了半天，太陽已經出得高高的了，驅走了草上的霜，艾蒿的乾莖和乾葉子上閃灼着大粒的水珠。

福米喬夫領着自己的朋友來了個深入的迂迴，檢閱了所有的溝渠和崗地，在本子上記下來，解釋道：

「我們自然可以把這些在岸上蠢動的敵人乾淨消滅。不過他們可以派增援來，那時可就沒時間弄清楚情況了。所以頂好我們現在弄清楚——機關槍安放在哪兒，哪兒埋地雷。而現在呢——接過去！」他把小本子遞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留在這兒等我，我想試着再爬近一點。要把掩蔽壕和火力點偵察清楚，還要看看砲隊……你聽見槍響——不要跑去找我，明白嗎？我一個人也可以打退，你的工作就是——把情報送到。期限是整十點。如果我不回去——要毫不耽擱地跑回我們部隊去！呶，祝你幸運！……」

福米喬夫爬進了一片叢生野草的凹地去，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只剩下一個人，他一直為自己的保護者和朋友擔心，弄得很苦惱。

一切經過都很順利，福米喬夫在預定的時間之前就回來了，他對於自己偵察的結果很滿意：他差不多爬到幾乎靠近了渡口，偵察到兩個砲兵中隊，幾個火力點，而且到了幾處為高射砲位預備的空場。他把膝蓋上的泥土向下清除着，高興地說：

「他們在離我十步地方走過去！我想，成啦，落網啦！把自動步槍準備好，還有一個手榴彈。沒有看見，——轉了彎！在我前面有一片水窪，所以他們不願踏濕自己的靴子，從旁邊繞過水窪去啦。」

「你好運氣！」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說。「你是第二次逃出死神的手啦。」

「第二次！」福米喬夫驚異地說。「你說，第二十二次吧——這樣還能正確。我還會逃出二十次呢，因為——我犧牲太早了，我不能犧牲！我還沒有從法西斯黨徒們手裏把賬收清呢——他們還有六十四個人。」

他們向回頭走了——先是沿着岸走，後來——沿着凹地，溝渠，草甸子，不時向地平線上回顧。草原上很安靜，白雲飄動，光亮的影子滑過褐色的草；天空一隻老鷹一動不動地停着，大張開翅膀，就像落在一根看不見的空氣柱子上。這一片純潔的高空，平原和安靜使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平添了多少憂鬱的哀愁；他一面走，一面想起了瑪露霞。克柳珂娃，竭力猜想在臨別之前，她向他接那一次吻的神秘意義。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嘆口氣：現在你在相會之前再也弄不清楚……他被自己的憂鬱的和安靜的念頭迷惑住了，忘了德國人，忘了戰爭，甚至於忘了福米喬夫，雖然他的闊脊背一直在他眼前晃。

戰爭催促着人想起自己來。

當他們從一片凹地穿到另一片凹地時，和德國的步兵鬧了個臉對臉。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一看見德國人，覺得膝蓋上失去了力量。幾乎是同時地從雙方發出了射擊，但是福米喬夫比德國人先發射出來——他的自動步槍早半秒鐘響的。這就決定了閃擊式肉搏的結局：兩個德國人倒下去了，第三

個，最後一個也跟着他們倒下去。最後一個人手裏舉起的手榴彈也從他手裏落下來，震耳地爆炸了，把他的身體迸出很遠去。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覺得肩膀上和腿上重重地被打擊了一下，明白是受了傷，他臉色蒼白地，又害怕死掉地，轉臉向福米喬夫。

水兵跪在那兒，抱住腦袋，他的腮上和耳朵上都是血。

「真他媽的！」他沙聲罵出來。「沒來得及臥倒，被彈片碰上啦……」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用昏矇的，惺忪的眼睛看了一眼，慢慢地向地上望去。紅色的影子在他的眼前飄動，福米喬夫的聲音越來離開越遠，鑽進了沉默的深處去。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失去了知覺。

二五 考 驗

他並沒有一下子醒過來——先是感覺口裏有酒精氣味，後來睜眼，看見福米喬夫在自己頭上，手中擎着一隻大水瓶子。

這是繳獲德國人的白蘭地，又從德國人身上找到了繃帶。福米喬夫一面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包紮，一面開玩笑，但是他的發青的嘴唇，時常痛得和疲憊得歪曲起來，而他的眼睛在白繃帶下面熱烈地閃耀着。

「你的傷不要緊，」福米喬夫安慰。「用繃帶繃兩個星期就會長好的哪，起來，試試看……」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馴服地站起來——一切又都在動搖，在他面前浮動了，彷彿是在沉醉中。

他搖晃着。福米喬夫攙住他。

「不成！」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說。「我不成……」

福米喬夫不安地望了他一眼，到自己人處去至少還有十五公里，而且時間已經將近中午了。

「支持一點，兄弟！我們無論如何要爬到。我們不能在這兒，在德國人的眼前停下來。」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拖着受傷的腿走。過了十五分鐘，蹲在一個潮濕的土丘上了。後來，他越走蹲下去得越勤，——他沒力量了。最後，他躺在草上，感傷地說再也走不動，——讓他死去吧！

「哎呀，你！」福米喬夫責難地說。「你可是還準備入水兵籍呢……」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把瘦削的，眼睛昏暗的，黃土顏色的面孔轉向他，用憤恨的細聲喊道：

「沒有力氣啦，明白嗎？不用你，我自己站起來！……」

他試着抬起身來，但是只能坐住，而且也坐不長久——又倒在地上了。

福米喬夫站了一下，想了想，爲了增加勇氣，從瓶子裏喝了一口酒，又跪下來，脊背朝着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來，兄弟，我攙着走……」

「不用，」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說。「你走吧……你把我留下……」

「隊長會怎麼說法？」福米喬夫光火地說。「孩子們呢？……他們說——拋掉受傷的同志。來吧，琪洪，坐起來，不要難過。」

把五普特重的重量壓到自己身上——這工作對於一個健壯的人也是很不容易的。福米喬夫的胸內

尖利地痛起來，眼睛也發暗了——他呼吸很困難，過度的疲勞，喉嚨中噤噤叫。他起初決定每十分鐘走一公里後休息一次，但是在第一公里的路程上，便昏倒了半點鐘。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可憐自己的同伴，情願自己繼續前進，但是很快又失了知覺。福米喬夫又把他馱在背上，但是兩腳搖晃着，痠攣着，血液像沉重的，濃厚的波浪向太陽穴上湧。這時福米喬夫明白，沒有力量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拖到目的地了，要想個什麼辦法才行。如果是在草原上——空無一人，也無從去叫什麼人來幫忙——那末你能想出什麼辦法來呢？……

黃昏前的低矮的太陽的金光照在草原上，草原好像向各方面伸展得更加寬闊了，福米喬夫計算一下：走了五公里，再也不會多了。

他喘着氣，蹲下來，小心地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放在地上，脚和肩立刻輕鬆了，很便當地，向胸內吸些新鮮空氣。

「我們的事情很糟。你聽見嗎，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我聽見了。」

「怪事——我流的血不過一點，可是這樣疲弱，簡直把我制服了……我不能把你措到目的地了，琪洪，力氣不夠了。」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沉默不語。他側着身子躺着，把面孔放在肘彎上。

福米喬夫斜眼望着，說：

「我們兩人都留在這兒的草原上，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

「我說過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在地上瘖啞地反應。「我還是在那兒就說過啦……」

「我很希望能默動你，但是有點弄錯了。主要的原因——受了傷，否則我會一霎眼就跑到的……」
「呶，有什麼，」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想，聽着福米喬夫的聲音也不很清楚，彷彿是透過棉被傳過來。「就這樣吧……反正一樣……」

「這兒的地方很好，很嚴密，」福米喬夫說，「藏在樹叢中沒有人能看到而且快到夜間了……很好的地方。」

「是的，好地方……」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重複說。「很好的地方……」

「我一個人快點跑到，」福米喬夫繼續說。「我報告隊長，帶幾個戰士和担架——回來。大概，你不會在夜間死掉的！」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用肘部支着抬起身來，向自己的朋友奇怪地望了半天，說道：

「我明白。你走吧，福米喬夫……你走吧……」

福米喬夫笨拙地笑了笑。

「你明白吧，沒有力量啦！……如果不是受傷的話，自然，那時的事，完全另一樣啦！」

「你走吧！」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聲音中有點壓力地重複說。「走吧，福米喬夫！……」

「只有這樣。沒有另外的出路……」

福米喬夫折斷了些樹枝，採了些苦蓬，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做成了鋪墊。

「我把外套留下，我自己走起路來就會暖和的，再給你點白蘭地，這個瓶子裏有水……麵包，一小塊牛油。自動步槍，手榴彈，駁殼槍都很好嗎？」

「謝謝……駁殼槍很好。」

「呸，別了！……」

「別了！……」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把福米喬夫的手放在自己手內一刻，嘆了口氣，躺在草鋪上了。

他聽見遠離去的脚步声——靴子底下的乾草的悉率聲和枯枝的沙聲；後來，四周是一片寂靜，時間也靜止了，——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一個人留下了。

他的頭上是一片潔淨的，無底的深淵，是那樣的平靜，使他的心上一下子就感到很舒服了；一切都完了，什麼也用不到忙碌了，不論哪兒也用不到急急趕去了。他躺着，望着天空，彷彿天空靜靜地溶化了，遮上了一層蔚藍的霧，自己覺得，全部生命，思想和感覺都漸漸地成了遼遠的回憶，這種回憶並不使他的心上難過，只是輕輕地壓迫着他。「呸，就這樣吧！」他想。「一點也不可怕……」他的確一點也不覺得可怕。他閉上了眼睛。柔軟的風輕輕地向他身上吹來，吹冷了腮頰。

……他醒過來已經深夜。天空的冰冷的廣原上似乎吹着陣風；星光不勻地和顫抖地閃爍，忽而亮起來，忽而暗下去。無邊的寒冷從那兒吹過來，這種冰一樣的星光很難忍受，四周是一片漆黑的，透不過的寂靜和昏暗。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抬起身來，看了看，什麼也看不見，自己覺得，他的眼睛已經無用了。「哎呀！」他衰微地喊了一聲，——他的聲音消逝得一點痕跡也不留。於是他明白要死了，——他非常清楚地明白了這一點，恐怖了。「查哈爾！喂，查哈爾！福米喬夫！」他喊着，哭起來，記起福米喬夫已經離開他走掉了……

他覺得如此的絕望和恐怖，他自己感覺到了那種無邊際的壓制和宿命，使他再也不能想，再也不能判斷了——在憂傷的驚異中失去知覺，哭出了恥辱的和無力的眼淚。在他的頭頂上懸掛着黑暗的千

普特重的冰塊，眼看就要崩落下來，——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逃或者隱藏了；他懷着一顆冷下去的心等候着，不敢抬眼睛向星星望去……

當查哈爾·福米喬夫克服最後一道土谷，走到直通到自己人處的一條僻路上時，也是那些光亮的星，顫抖搖動的不均勻的火光，忽然色彩紛呈地燃燒着，忽然又昏暗下去，似乎是被烈風吹着，照在他的頭上。

福米喬夫受的傷比他最初所感覺到的要重得多。

他拚命地走，搖晃和磕絆着，有時倒下去。他毫不停止地走，總是向前和向前——橫過凹地 and 山溝，跨過土崗，穿過灌木叢，一脚踏在泥濘的水窪裏，鞋子踏碎咯吱咯吱響的碎冰，濺起了白水花。

……他走到了，但是怎樣走到的——連自己也不記得了。

「噢呵！」尼古林在手電筒的光亮中一看到福米喬夫頭上的被乾血浸着的褐色繃帶，一看到繃帶下面的——眼睛凹進，顴骨高聳，嘴唇乾裂的瘦削的青白色面孔，說了。

「一切很好，」福米喬夫啞聲說；他的喉嚨有點發啞，呼嚕呼嚕直叫。「偵察好了……」

「華里科夫在哪兒？」

「留在那兒了，……」

福米喬夫搖晃着。老伯伯把攪了一半葡萄酒的一滿盃茶遞給他。他貪婪地喝下去，就一直坐在原來的地上了。尼古林命令把他領到自己的隊長小木棚內去。

「把電筒靠近點，」當木棚內只剩下他們倆人時，福米喬夫說。「請看……」他從口袋內掏出日記簿。「這兒是他們的渡口，這兒——兩邊岸上有戰壕，山崗上有火力點。」

「大概你先要休息一下吧？」尼古林提議，「明早我們再弄明白。」

「我不能等到明天早晨了。」福米喬夫說着，喉嚨呼嚕呼嚕地和胸內砰砰跳地嘆了口氣。「他們這兒是高射砲隊，這兒是第二砲隊。你看這個——我作了記號……」

他詳細講了一遍，什麼也沒有忘。他把自己的日記簿遞給隊長。

「隊長，現在請派給我六個戰士。」

「你要幹什麼？」尼古林不安地望了福米喬夫一眼：他是否在作夢？

福米喬夫也驚奇了：

「怎麼幹什麼？——難道要我一個人去嗎？誰來拖他呢？」

尼古林想起來這是說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難道還活着哪？……我還以為是陣亡了。」

「活着哪……留在那兒的樹叢裏。我沒有力量拖他了。」

「是——的，」尼古林拖長聲說，用力擦擦後腦海，頭髮沙沙響着。「你爲什麼不吃點罐頭食物？也許可以暖暖和點吧？」

「來不及了。太疲乏啦……」

福米喬夫的眼睛粘成一道，他用力地，一眨不眨的望着燈光。「隊長，你派給我幾位身強力壯的戰士。很遠，十公里，也許有十二公里。」

「是——的，」尼古林重複了一遍，把手掌放在福米喬夫的額上。「你在發燒……面孔燙手。」

「我自己也覺得發燒，」福米喬夫同意了。「嘴裏也發乾……糟糕，我們沒有担架。用來復槍抬

吧。」

「你往哪兒去？」尼古林說。「你會倒下來的。」

「這是不錯的，」福米喬夫又同意了。「太衰弱了。怎麼走到的，我自己也奇怪……」

他把一個袋子移到自己面前，伏在肘上，放正了腳，靴子在小木棚的牆上擦得沙沙響。現在他的眼皮向下沉着，垂了下去——過了一分鐘，他睡熟了。

不過這並不是他睡熟，只是他的身軀睡熟了，他的理性和意志繼續在活躍，保存着他的海軍的榮譽，——他嘆口氣，哆嗦了一下，抬起頭來，用沉重的渴睡的聲音調說：

「要睡着了……可是時間是不等候人的。隊長，派給我戰士。」

「也許你不去他們也會找到？」尼古林躊躇地問。

「他們在草原上怎麼能找到？而且又是夜間！」

「那末你一定要去？」尼古林說。

「我去……」

「不過我不是派六個戰士給你，而派十二個給你。這樣——回來的時候可以把你們兩人都抬回來。」

「大概可以，」福米喬夫同意了。「就派十二個人吧——要可靠一點的。」

……誰能知道人類力量的和忍耐的界限呢？看看福米喬夫，誰都會說，他連二百步都走不動了，但是他走了二百步，三百步，四百步，走了一公里，兩公里，三公里……

一個戰士對他說：

「您上担架吧，參謀長同志，休息一下，否則您走不到。」

『一定能走得到！』福米喬夫咕噥着說。『不過不要動我，不要打攪！……』

他走着陷入昏冥狀態中去，陷入到糊糊塗塗的半睡狀態中去，有時他簡直感覺不到有自己了，這時只有草原被將落山的月亮的朦朧光霧照耀着。後來，現實的感覺又回到他身上來了——身體沉重起來，耳朵內轟轟響，和他並排走的戰士們的抑制的噪音也聽到了。他恐慌地四面張望一下——沒有迷失路途嗎？很奇怪，在轉彎時候一次也沒有錯過，沒有在土丘中，樹叢中和土谷中迷過一次路——也不知是腦子的哪一部分工作得這樣清醒，引導他向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這兒，』最後福米喬夫說。戰士們停下來。

『琪洪！』福米喬夫低聲喚叫。一點回答的聲音也沒有。『琪洪！』他重複了一遍，還是沒有人回答。

他搖晃着，用手推開灌木叢，又向前走了幾步。那個他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留下來的土坑內，充滿了濃密的暗影。福米喬夫跪下去，掏出手電筒，用制服邊緣遮住，爲了不使德國人的哨兵發現，揷亮了。刺目的藍光落在佈滿枯葉的黑灰色地上，順着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長靴子滑過，照在靴底上，又滑過破舊的短袖的鐵路職員的外套，停了下來，照在向上仰的頭上，照在被死前的痙攣弄歪曲的，牙齒僵死地閃着白光的面孔上。

……時間過了很多，已經到了早晨，晨寒開始加重了，霜落在乾枯的草上。戰士們縮成一團，咳嗽，但是不敢催促福米喬夫。他不住地用電筒光照看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死面孔，沉默不語，被巨大的，從未有的痛苦呆住了。

『琪洪！』他要求地和高聲地說，『你是生我的氣了嗎？啊，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嗎？琪洪，爲

什麼你沒等到我回來！……」

二六 最後一夜

衛戍司令官——一個臃腫的，憂鬱的，一張鼓脹的臉上生着一個肉滾滾的鼻子和疲倦的眼睛凸出的羅馬尼亞人——親自訊問瑪露霞。

搜查的結果，在瑪露霞身上發現了信件。以後的一切都很簡單：衛戍司令官要求瑪露霞告訴他隊伍的移動，尼古林的將來的計劃；她回答什麼也不知道，或者簡單地一聲不響。羅馬尼亞人光火了，怒吼，用手槍敲桌子，把槍機子弄得沙沙響；瑪露霞很鎮定，她知道，司令官將要給她上刑罰，和拷問；她一定要忍耐——一句話，當她被手指抓着外套的破領子，站在羅馬尼亞人面前時，她已經對一切都明白了。

也不知是由於對每天的拷問，吼叫，呻吟和屠殺感到疲倦呢，也不知是忙着要到什麼地方去，也許是由於從瑪露霞的眼睛上明白，反正從她口中你什麼也得不到了，——這一次他竟輕視了自己的對拷問和上刑的任務，只說：

「隨你便好了，小姐，青年女游擊隊員。我們明天一早就絞死你……」

瑪露霞感到輕鬆了，把自己的任務執行到底了：她什麼也沒說，她的良心很純潔。甚至於她自己不信訊問結束得這樣容易，沒有打，沒有上刑，——她是非常怕這個的，因為忍受痛苦是很困難的。

訊問以後，把她推進一間低矮的暗室去——三步闊，五步長；窗子用磚堵塞了，只有上面——手

够不到的地方——有一道小縫鑽進光來。門鎖上了。鐵環鏗鏘響。瑪露霞用緩緩的目光巡視了生滿綠苔的灰色牆壁一遍，她要在這四面牆壁內度過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

她並沒有用那種在今天夜間，我們的隊伍襲來，把羅馬尼亞人從村中驅出，把她釋放救出的虛妄希望來欺騙和安慰自己。她知道，在書裏面是常有這種事的，但是在真正的生活上幾乎從來沒有過這種事。即便如果我們的人真來了，難道哨兵搬一下槍機子還會費好半天嗎？

羈押室內既沒椅子，也沒凳子，她不願坐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她從這個角落向那個角落走來走去，想着自己的留在那兒的（她在意識中連村落和田莊的名字都避免想起）戰友們，想到尼古林，樹柯夫，老伯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有時她停下來，想在昏昏暗的狀態中讀一讀牆上的題字。

這兒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題字——短的，長的，寫着詳細住址和請求通知家族的以及只有一個字頭的無名氏的。『我是以勝利者死去的！慶祝祖國！慶祝勝利！』她小聲讀着；在這兩行字的下面簽名的是『游擊隊員Y。』瑪露霞覺得對隱藏在字母『Y』字後面的這個人看得很清楚，——自然不是看清他的臉，也不是身形，而是看到了高貴的、英勇的、不屈服的靈魂。這個『Y』字後面隱藏着一種崇高的功勳——無名的游擊隊員，保護着戰友們，執行軍務，通過一切的虐待，拷打和死亡表示出了自己的名字的神秘，單獨地，不露姓字地死去，爲了祖國不僅犧牲了生命，也犧牲了死後的名譽。如果他明白，不論是妻，不論是孩子，不論是朋友，永遠都不能知道他的功勞，那他的死一定是很痛苦的！……因此，大概他才在牆上留下了日期和自己姓的第一個字母，他懷着微弱的希望，是希望的影子，也許有個機會偶然有人看見，想起來，按照日期，想到是誰寫的……瑪露霞沉吟起來——他是翁柯夫斯基，還是烏索夫，也許是烏達洛夫，——俄羅斯人的姓用『Y』字頭開始可太多啦……

「媽媽！別了。你知道，我是什麼罪都沒有的。彼恰。請按住址通知……」下面寫的是地址。大概是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筆跡還是半稚氣的，像學校裏那樣斜着寫的。

瑪露霞又走到對面牆跟前。

「請代我復仇，爲孩子和女人的血復仇！打死那文化、進步和人道的敵人！謝爾蓋·尼基佛洛夫，國民學校教員，六十三歲。」下面：「請不要忘記。我們要求你們活下來的人們，要用盡方法爲我們的苦痛和死亡向敵人清算。拉伊薩·郭洛姐耶娃，農業技師。」再往下：「我犧牲，我看到勝利的曙光！別了。我詛咒德國人，祝福親愛的人民，——幸福地和愉快地活下去，不要忘記我。司契潘·奧加遼夫醫生。」在所有的三行題字下面寫着共同的通訊處和同樣的日期。這就是說，所有這三個人，教員，醫生和農業技師——是一個村莊的人，把他們同時捉來，一同關閉在這個小房間內，而且一同死去了。瑪露霞開始幻想起這三個人來，後來又想起兩個犧牲在德國人手中的人；從題字上看來，從這間房子裏經過不知有多少人……瑪露霞竭力少想到自己。她知道，清晨在等候着她，一切早都決定了。現在她的最後的責任是光榮地死去。

瑪露霞用尖利的小牙齒竭力咬着在行軍中長長了的食指指甲，想着——劃些什麼字呢？她蹙着額角和露出集中的樣子站了不多一刻，劃了出來：「我什麼也沒有說，別了！瑪露霞·克柳珂娃。」

她不瞭解自己的偉大的道德力量，她從來腦筋裏沒想到這個，就像她不會想到爲了自己的呼吸本能和會講俄國話而驕傲一樣。這種崇高的和高貴的力量是瑪露霞天生來的，因此不足以使她注意。這種力量在她的內心中是汲取不盡的，她安靜地，甚至是露着狡獪的笑容，記起了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後來，皺起眉來，責難自己，爲了自己的女孩子的無知，白使他的靈魂不安定，無緣無故地使他

激動，想念，疲勞，也許還失眠。

……黑暗了，題字和灰色的牆壁混成了一片，從上面的縫中透進來的光亮發粉紅色，太陽落下去，夜光臨了。瑪露霞覺得腳底下很疲倦，坐在水門汀地上，背靠着牆，雙手抱住膝蓋，這樣她覺得很舒服，很安靜。牆外的守衛室裏瘖啞地傳出來羅馬尼亞兵的聲音，粗暴的哄笑的爆炸聲。瑪露霞閉上眼睛，搖擺起來，像坐在船裏，她眼前是一片廣闊的水波平靜的河面，從岸上垂下來的蘆葦，灌木，柔軟的，愛撫的風的波動。她總在順着安靜的和平勻的水流，游啊，游啊，槳也不搖……

二七 瑪露霞的死刑

過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屋頂的微縫透進了冰冷的水一般的光亮，光亮先是發紅，粉飾着小房間的上角和天花板。但是瑪露霞始終躺着，一動不動。

當一個人什麼都一下子清楚明白，而且找到唯一的和不容懷疑的真理時，那末就是內部生活最緊張的時刻，這種時刻就像過了一年，甚至像過了十年。

當來提她出去的時候，瑪露霞就帶着這種充滿了不肯熄滅的光亮的靈魂，從地上站起來。到時候啦！她抖了一下背心，迅速理理頭髮，用手掌把它們攏到耳後去，走到兵士的前面，用手指頭扶着撕破的羊皮上衣領子。她很想最後一次洗洗臉——好好地洗洗臉，用用胰子和牙粉，不過她並沒有向劊子手們要求這個。

濕潤的，有香味的風使她蘇醒了一下，從窒息的臭烘烘的羈押室出來之後有點沉醉。她對着風，

對着天空，對着白雲和樹木笑了笑。她可以笑，因為她明白自己的最重要的真理，這種真理在她內心中形成了不能拆散的統一，和幾萬萬俄羅斯人民交溶在一起，他們——有些人用武器，有些人用工作，有些人用支持和忍耐，還有些人，譬如像她，則用沉默，信仰和自己的受難！互相幫助，從事一件偉大的事業。

被那種在她的靈魂上閃耀和發光的，快活而又驚異的感覺所浸潤着的瑪露霞，僅僅一閃一閃地看到道路：亂飛的麻雀，手上抱着吃奶的女人們的野蠻的和奇怪的目光，正在用牙齒咬毛茸茸的大腿跳蚤的紅毛狗。瑪露霞並沒有看見圍繞着護送她的兵士，而且也不願意看他們，——這些兵士是從那個另外的黑暗世界上來的，她在今天黎明的時光已經永久離開了那個世界。現在兵士們對她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他們再沒有力量欺負她或者侮辱她了，因此她才看也不看他們，想也不想他們。

瑪露霞有好幾次停下來，用勁地和深深地吸着新鮮的，散發着烟霧味的空氣，用迅速的輕快的步伐向前走去，這樣使兵士們要拚命跟着她後頭趕。

在市場的廣場上，她看見了兩根搭橫樑的柱子，一根細繩，結成了狹小的長套子，繩套子前面——一個短粗的木腳墊子。『這是給我預備的，』她想。再走近一點，她看見橫樑上還有兩個空鉤子——這就是說一次可以絞死三個人。她想起了醫生，女農業技師和六十三歲的國民學校教員……她用什麼也分辨不出和什麼也看不見的目光滑了站在絞刑架旁邊的司令官一下，立刻使她湧上來仇恨的憎惡。

羅馬尼亞人把當地的居民都趕到絞刑架前面來，有幾個婦人哭了和掙扎着，兵士們粗暴地罵着，用武器威嚇她們，強迫來看。

『她們爲什麼哭？』瑪露霞猶疑地想，用手扶着被風吹起的裙子，用難以捉摸的柔軟行動走上木腳墊子去，從木腳墊子伸進套去，就像上梯子一樣。

現在她高高地站着，大家都看到她。一個羅馬尼亞的兵士——劊子手——跟着她上到繩套處，靠近了她，他的重量把木墊的板子壓彎，——她覺得腳底下有輕微的彈動。劊子手把她身上的背心扯下來，扔到地上，把瑪露霞的手彎到背後去，用繩子綁起來，她很清楚地看着劊子手的臉，他把自己的鉛一樣昏濁的，酒醉的眼睛的視線避開去，他的生着在太陽光中閃金光的茸毛的耳朵湧上了血暈。他等候着，避免看望瑪露霞。但是司令官不知爲什麼延挨着，劊子手呼吸很困難，響聲也很大。瑪露霞稍稍躲開一點。酒味使她感到不快。劊子手翻白着眼睛斜望了她一眼。

這一切都很有趣，使劊子手莫明其妙——護送的兵士們也是這樣，他驚異地和恐怖地望着瑪露霞。當他按照司令官的信號拿起繩套時，他的手哆嗦了。

『不要哭！』瑪露霞向婦人們喊，想要安慰她們。『我們的人離得很近，我們的軍隊在反攻！』司令官向劊子手點一下頭——堵住她的嘴！羅馬尼亞人低下頭，吡着牙，用拳頭向瑪露霞臉上打了一下，她立刻被流出的血塗滿了。他急忙開始向她的頸頸上套繩套，但是繩子在他手裏亂了，而瑪露霞却用自己的腦袋的活動幫了他的忙。劊子手套上套子，跳到地上來，屏住氣，雙手用力把腳墊子從她腳底下抽出來。

二八 劊子手們逃走了！

一切都完了。羅馬尼亞人走了，農民們也散了，絞刑架柱子中間的挺直的細繩上，冰涼的尸體孤獨地和恐怖地顯得暗黑，被風一吹，輕輕搖動着。中午之前天空佈滿了黑雲，落着稀疏的雨點，黃昏之前，天又晴了，夕照是那末安靜，純潔，而且莊嚴，彷彿這是瑪露霞的年青的光明的靈魂像透明的金光的海一樣，在天空融開了。

當夕照黑暗下去，消逝了時，一輛摩托車沿着道路，從絞刑架前駛過，停在司令部門口了。一個戴着皮帽子，風鏡推到額上的通訊兵把緊急文件交給司令官。過五分鐘，司令部內開始忙亂起來。摩托車司機送來了通知，紅軍衝破了第二道防禦線。

司令官在這種場合是很會迅速行動的！書桌的抽屜兵兵響着飛出來，打開櫥門，院子裏燃燒着火堆。兵士把案卷，報告，命令，決算書，呈文，都扔到火裏去。

混亂的退却的隊伍的洪流已經湧進了村莊；大砲，馬車，載重汽車互相碰撞，糾纏，擁擠；馬達的吼叫，鐵輪子的轟隆，馬的嘶鳴，汽車司機，馬車夫和兵士們的沙聲的吆喝和詈罵，被健壯的兵士從汽車上一直拋到路上的傷兵的呻吟和詛咒，——一切都交織成了一片驚慌、增長的喧嘩。

忽然被一聲單獨的絕望的叫聲遮住了這一切喧嘩，呼噪和騷動。

「俄國人的坦克包圍過來啦！」

於是一切都顫動了，混亂了，旋轉了，向黑暗中，向夜色飛奔去；在這種毀滅的混亂中，已經什麼都分辨不出，誰也不聽誰的命令，誰也不認識誰了，大家都在狂奔，狂跑，呼叫和吼鳴，——大混亂開始了。

……黎明，把羅馬尼亞人的掩護撤退的最後後衛從村中驅逐出去，我們的部隊開進來了。廣場和

街道上堆滿了被遺棄的大車，汽車，大砲，甚至於留下了五輛陷在泥中的坦克車——機器壞了，沒有時間修理……

我們隊伍的基本部份都迂迴過去了，只有三個營通過村莊。留了一個連駐在村中。

戰士們迅速地用着熟練的兵士的管理才能，立刻把生活建立了起來。整個村莊燃燒起了篝火，爐子冒烟了，圓鍋子，生鐵鍋子，吊鍋子和自沸壺都沸滾了。有人燒開了茶，有人煮粥或者用罐頭燒的湯，有人從帽子裏掏出一根很巧妙地用線纏着的針，縫起外套上的窟窿來；一個顴骨很寬的，滿臉雀斑的小夥子，在一輛羅馬尼亞人的汽車裏找到一雙軍官的膠皮靴子，坐到地上，脫掉右腳上的鞋，哼哼着穿起來，竭力想把腳塞進瘦靴筒去，但是他的企圖沒能達到目的，因為軍官的靴子他穿起來，最底限度要小四號。他親熱地罵着，把靴子給一個同志：試試看，也許能穿進去，靴子是很好，頭等貨色！傳來了戰士們的響亮的，活潑的談話聲和哄笑聲。

三個隊長——一個滿臉皺紋，面孔很疲倦的少校和兩個上尉——站在廣場上的絞刑架旁邊。兩個戰士爬到繩套處，把瑪露霞的死去的身軀摘下來。

從她留在羈押室的題字上想要明白一切是辦不到的，不過知道了她的姓名和死的日期，同樣也知道了她什麼話也沒說。

『大概，她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少校沉思地說。『知道而不肯說。這是對於人民的號召。這個女孩子，——是女英雄，應當按照軍禮埋葬她。』

把她埋葬在村莊的公墓上了，舉行軍禮和用十枝來復槍鳴槍致敬。少校在插在她墳上的那塊木板
上親手寫道：

『瑪露霞·克柳珂娃。被德國匪徒虐待致死。她英勇地犧牲，沒有把軍事秘密洩露給敵人，她把
它保守得很神聖，和每一個戰士應當做到的一樣。我們要爲她復仇！前進，向敵人衝去！』

少校從公墓上走回來，說道：

『我們遲到了十二個鐘頭，否則我們就可以把她救出來，而且把羅馬尼亞人捉住。可是現在他們
早已渡過河了……』

副官用迅速的脚步向少校迎面走來。行過禮，報告道：

『少校同志，得到了通知。羅馬尼亞人被阻在東岸。渡口被一隊不知名目的游擊隊佔領了。』

二九 在渡口

尼古林在黎明前用襲擊佔領了渡口，那時橋上已經有退却下來的羅馬尼亞軍隊開始活動了。步
隊，載重汽車，馬車，砲隊排成了一條不斷的，黑呼呼的帶子，——這條帶子從被陡峭的黃泥斷崖夾
着的，狹小的被雨沖成的土谷中穿出來，沿着傾斜的土坡，向河邊走去，河的上空籠罩一層白氣，隊
伍沿着橋疾馳，把順水送出很遠的轟轟聲充滿了霧空。

尼古林猛烈的，突然地打擊了來；隊伍怒吼着、嘯叫着和喧鬧着跳到羅馬尼亞人身上，把黑黝黝
的帶子切成了兩段，阻止住它的移動。已經到了橋上的羅馬尼亞人，躲避着一直穿透過來的機關槍砲
火，吼叫着，喊嚷着，互相向河裏推擠着，向西岸奔去。其餘的人在東岸混亂成了一片，像黑暗的，
打着旋的波浪一般，向土谷中湧回去，踐踏着後面的人們，增強着他們隊伍的恐慌和混亂。尼古林的

戰士們，依照早已製定的程序（查哈爾·福米喬夫的日記簿應用上了）佔領了戰壕，火力點，掩蔽壕，解決了少數的守衛兵士。

過了十分鐘，隊伍已經在東岸對着渡口的進口處鞏固下來。尼古林自己率領着伯伯的，樹柯夫的和福米喬夫的幾排人佔住了中央的主要陣地，對準了土谷的出口；右翼連着形成弧形，向河岸的斷崖伸過去的戰壕，由科雷洛夫佔住了；左翼——是哈爾琴柯。

『真妙啊，隊長同志！』福米喬夫用快活的和驕傲的聲調說着，整理一下頭上的繃帶。『簡直的，就像照歌譜彈出來的……』

『等一會兒再高興吧，』伯伯伯有點迷信地，這是老水兵們的一貫態度，憂鬱地阻止住他。『你沒看見，他們集合了有多大力量。』

他們站在很深的戰壕內，靠着設置在地下的指揮所的發黑的進口處。左右都傳來戰士們的抑制的認真的聲音，有時聽見簡短的槍栓鏗鏘聲，尼古林沉默不語。他的身體由於神經的緊張略微有些抖。現在最重要的工作開始了。他自然明白，現在是二百個人和幾千個人進行戰鬥，他除了在時間上贏得勝利外，再不能在自己面前設置什麼別的目的。他曾經詢問自己已有十遍，時間計算得對不對呢，是否打擊得太早，是否進行戰鬥的時間太早，羅馬尼亞人可能還是不可能避免流血，消滅自己的隊伍，比我們的追擊隊伍早一步衝到橋上去？

尼古林心上恐慌地計算着，他還剩下了一百八十五個人。每一個人都有用，每一根來復槍在這次戰鬥中，比在其他環境中的一輛坦克車還要意義重大。

尼古林派去檢查兩翼的樹柯夫回來了，報告一切都準備就緒。但是，已經渡過河去的羅馬尼亞

人，已經開始恢復了知覺，開起火來。西岸活潑了，透過被上昇的火焰包圍着的，昏暗地閃着光的雲霧，傳過來槍聲。一顆子彈從尼古林頭上細聲細氣地和滾熱地唱着飛過去，又是第二顆，後來機關槍的連珠噠噠響起來。尼古林皺着眉，坐在一個在戰壕的土牆上挖成的座位上：他駭怕碰上一顆流彈。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上，一定有這樣頂頂重要的，決定的一日，好像是對於過去的一切——事業，感覺，思想的一次總清算，一個大考驗的日子，大試煉的日子。尼古林的這種日子來到了。關於在戰鬥中他是否能殘留下來，他根本沒有想到，——這是次要的問題，甚至是更次要的問題，因為最主要的目的是：阻攔住落在陷阱中的敵人，打倒他們！

尼古林命令在機關槍砲位上再把自已的補充重機關槍裝好兩挺。戰士們飛奔去執行命令。這時候空氣轟轟響着破裂了，戰壕的掩蔽土壩前面升起了一道黑色的盤旋着的柱子，閃爍着銳利的火焰。緊跟着它，幾乎是沒有間歇，又昇起了第二個盤旋着的柱子，也同樣閃着短促的亮光。

被阻在東岸的羅馬尼亞人醒悟過來，砲隊開始工作了。

羅馬尼亞人的火力向上增高了。他們知道在渡口對他們的阻擊，是如何威脅他們，他們用自己的砲，迫擊砲和機關槍的全部火力向水兵們掃射。從西岸打，從山谷中打，從兩翼打，四週都是轟隆聲，吼叫聲，射擊和爆炸的火焰升起來，鋼鐵的鏗鏘爆裂聲，四面亂飛的彈片的吱扭聲，子彈的嘯叫和沙沙聲，都傳送過來。

開火五分鐘……七分鐘……關於死傷的報告已經向尼古林跑來報告過好幾次了……開火十分鐘，甚至使有經驗的戰士們，使記得奧地薩和西伐斯托波爾戰鬥的人們，都縮緊了頭頸。看來，羅馬尼亞

人決心想要一擊而把事情結束。火力增強了，緊密了，使戰士們的眼睛難開，耳朵震聾，把凍硬的土塊向他們頭上拋過來。太陽剛剛昇上來，籠罩在河上的霧氣還一點沒動，但是在橋頭這兒，它却自動地散開去，由於瘋狂的，震撼着大地，河水和空氣的掃射，連太陽都看不見了。霧氣驚慌地動搖了，稀薄了，被日昇的紫光照耀着，融化了，在自己的乳白色的牆壁上穿成了一個透明的裂洞。在這個吼叫和轟隆的裂洞中漸漸展開了河流，兩邊靠岸處水流很平，中心的水流很急，木橋的附近冒着白色的水泡。從稀薄的霧氣處再向遠處看去，出現了西岸的叢生小灌木的，平坦的低崖。左右兩面的霧氣依然稠密地籠罩着，遮閉住視線。

開火十二分鐘……十三分鐘……十四分鐘……什麼時候衝鋒？十五分鐘的時候昇起了照明彈。由於這個信號，兩岸同時停止了大砲和迫擊砲的彈火，怒吼和轟響靜止了，只剩下了機關槍和自動步槍的排槍聲，不過這已經和寂靜一樣了。尼古林把胸膛貼在冰冷的，被白霜遮着的戰壕的土壁上，在低矮的透明的光亮中，離他有一百多米遠處，有從地上拾起身來的散兵線開始活動了。左右兩邊也同樣活動起這樣的散兵線。羅馬尼亞人實行衝鋒了。

「開火！」尼古林命令；他面色蒼白，他的心砰砰跳。

「開火！開火！」順着戰壕傳出去。

「開火！」左右兩翼，科雷洛夫和哈爾琴柯，都發出了命令。我們的砲火迎着羅馬尼亞人打去。砲火非常稠密，而且毀滅地迅疾。機關槍手和自動步槍手們明白在這次戰鬥中子彈的價值。羅馬尼亞人連十五步都沒有跑成——砲火壓迫他們臥倒在地上。過了不久，有幾個彎着身子，有幾個爬着，——他們開始向邊界處退去。福米喬夫面孔兇狠地，緊張地，稀疏地，但是準確地用半自動式步

槍射擊，每當他的子彈一達到目的，便狠狠地咳嗽一聲。

不對，這還不是衝鋒——僅僅是試探的出擊。而且敵人的新的隊伍正不斷地向渡口處開來。現在尼古林面前，集結了已不下兩個敵人的團，還不算那些已經渡到西岸的人。但是敵人的數量在尼古林的計劃上一點地位也沒佔。他的執行戰鬥，是依靠贏得時間上的勝利。

一聽說哈爾琴柯的隊伍裏犧牲了八個戰士，他面孔陰鬱了。如果和中央陣地上的損失一同計算，一共是二十六個人了。他眼睛不抬，向地上望着，等候科雷洛夫的報告。通訊兵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現了。科雷洛夫的一個排犧牲了半數，排長也犧牲在內，砲彈片打中了他。「別了，華霞，朋友！」尼古林想。老伯伯摘下帽子。樹柯夫沉默地向一旁看去……

尼古林叫通訊兵傳令那一排的殘餘戰士離開右翼陣地，移到中央來。

由於自己隊伍的損失逐漸增大，他決定把戰線縮短，把人們放到一個拳頭裏來。

福米喬夫過來了，說道：

「我們的人躺下的太多。大概，有三十個人。」

「四十二個人。」

福米喬夫長長地打了一下哨子。

「太厲害！……再有一個鐘頭我們就支持不住了。」

「還可以支持一點二十二分。」尼古林朝錶上看了一下，改正說，——他歡喜正確。

三〇 不平衡的戰鬥

從新再起來的排砲聲結束了休息。四週又都被烟霧遮黑了，土塊向空中飛去，充滿了吼叫，轟鳴，噉噉和嘯叫。老伯伯圓睜大眼的長鬚子面孔在尼古林面前閃了一下。老伯伯也不知喊叫了些什麼，但是他的響音沉沒到火的疾風暴雨中去了。近處的爆炸迸起火光，彈片和土塊。

衝鋒開始了——這一次是真的衝鋒，德國人的隊伍向渡口衝過來。

他們瘋狂地向渡口奔來；他們看見離自己面前很近了，不過三百米達，就是救命的西岸，看見了通到西岸的橋，不顧犧牲一定要衝過去。在遠方觀測的羅馬尼亞人的團長們，認為事情已經決定了，——不可能，而且也沒有意義抵抗這樣的壓迫。一道波浪被彈火削倒下去，第二道波浪起來代替了它，第三道，第四道……而且從還被夜的黑影籠罩着的山谷中不斷地有機關槍掃射，把射擊的聲調交織一片不平勻的拖長的吼叫。敵人們向前推動。尼古林看見在衝鋒的人們的前面跑着一個手托自動步槍的軍官。

手榴彈開始工作了——這是水兵們最喜歡用的武器。土地震動，土塊在法西斯黨徒面前向上衝去。但是他們仍舊穿過這種迅雷，火焰和彈片的牆壁而衝過來。前面有一個沒打倒的軍官，一張面孔紫青色，黑頭髮，粘在額角上。

『跟着我！』尼古林轉向自己的戰士們，喊了一聲，把刺刀端平了向前衝去，軍官一面走，一面舉起自動步槍來，響了一排。尼古林向旁邊一跳，子彈從旁邊穿了過去，——他比軍官想捉住他的時

機早了一點，又匍匐着一連幾跳，把自己的刺刀對準了目標。軍官喊叫一聲，彎下身體，抓住了對面的步槍。刺刀穿透了他，他倒了下去。四個沒有來得及救出軍官的兵士，面孔兇狠地向尼古林奔來。他一面抵抗，後退了一步，——想臥倒下去，這時查哈爾·福米喬夫來救了他：他怒吼着，眼睛裏充滿了血，跳過來，倒過來復槍的托子，抓住槍筒子，用沉重的槍托子，一左一右地掄起來，一霎眼便掄倒了兩個兵士，又把第三個的天靈蓋打掉，尼古林自己料理第四個。

德國人禁受不起肉搏——屈服了，後退了，滾回去了。熱情的戰士們緊跟着他們遠出去，但是尼古林的聲音把他們都喊回戰壕裏去了。

『太熱啦！』尼古林用制服袖子擦着出汗的臉。『呸，查哈爾，謝謝，——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他爲什麼爬出去？』福米喬夫光火地應聲問。『沒有你也可以料理好的……』

他完全還是在戰場上的樣子，手搖晃着，嘴唇抖着，頭上的繃帶被泥土，烟和汗弄得發黑。

『到左翼去，』尼古林喊了一聲。『瞧瞧哈爾琴柯那兒怎樣。如果他的人剩下的太少，就全部帶到這兒來。』

福米喬夫俯下身軀，沿戰壕跑起來。

他和哈爾琴柯一同回來了。原來有半個德國的精銳中隊向左翼攻擊。情況到了和中央同樣的程
度，展開了肉搏。把德國人趕跑了，但是哈爾琴柯一共只剩下了十八個戰士。他把他們帶到尼古林處
來。哈爾琴柯皺起了眉頭，不住地搔頭。

『德國人用槍托子了，』他解釋着。『很好，我可躲開了，滑了過去。』

「那末德國人呢？」

「那末德國人可沒能躲開。」

「我們還剩下一百十四個戰士，」尼古林說。「福米喬夫，你看這事怎麼辦呢？」

「現在往哪兒躲呢？」福米喬夫回答。「他們德國人也不是沒有手的人……不過，只有一點，無論如何不能放他們到橋頭來，」他毅然地加上一句。「只剩我一個人，我也要支持下去！」

他低下頭，目光注視地上。

「我的心燒得慌……燒得慌——一點也不能忍耐。不管將來的情況如何壞……炸成碎片也不管！」

「自己要把握緊，」尼古林說。「如果我發生什麼意外，你就指揮。不要忘記……」

……在第三次砲轟以及緊接着來的衝鋒之後，尼古林的隊伍裏只剩下了九十三個戰士。

新的衝鋒是所有衝鋒中的最沉重的和最激烈的一次；兩次法西斯匪徒們都被打退了，可是又奔上來了，已經在狹窄的戰壕走道內進行兩次肉搏；福米喬夫摺倒了十一個敵人的士兵，老伯伯打死三個士兵和一個軍官。

上午九點鐘，到渡口處去的路口始終還在尼古林的手中。到上午十點，十一點，始終在他的手中……這簡直是奇怪的，莫明其妙的，不可能的事！德國軍隊在數量和武器上超過了尼古林的隊伍許多倍；看來，他們一定可以一掃而解決這一點點勇士，甚至不會延遲自己的行動。但是，他們在渡口擱淺了，不能移動了。尼古林不放他們過去。

砲火的轟擊，衝鋒，激怒的突擊，不斷地輪流進行，太陽越昇越高了，但是法西斯匪徒們依然近

不了橋。

吃盡苦頭，把自己的人員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尼古林的隊伍，繼續更加殘酷地和不屈服地戰鬥，不顧一切數學上的比較。

……十一點四十分，羅馬尼亞人又起來衝鋒了。衝鋒和過去的幾次一樣，被擊退了。尼古林的隊伍中還剩了五十二個戰士。他自己中了兩顆子彈——一顆打在肩上，第二顆——稍下一點，打在手臂上。老伯伯和福米喬夫給他包紮了起來。

『穿出去了嗎？』他歪着發白的嘴唇問。

『穿出去了，』老伯伯向福米喬夫擠擠眼，回答。他不願意使尼古林難過，所以沒說上面一顆子彈還留在骨頭裏。

尼古林頭暈了，他坐在一個寬闊的土凳子上搖晃，他眼睛的一切都變成了一片灰色的幕，光亮暗了下去。他聽見老伯伯的聲音說：

『福米喬夫，快點把水瓶子遞過來！……』

『不要緊，』尼古林努力說出來。『我馬上……不要緊……』

他的面孔由於內部的緊張更加蒼白了。他抬起眼皮。在灰色的雲霧中，老伯伯的面孔在他眼前朦朧地和游動地出現了。尼古林光火地咬了一下牙齒——還不應當這樣的！他是隊長，不能在戰鬥的時候失去知覺。他終於克服了自己的衰疲，他面前出現了光亮。

『我們人剩的很少了，』他說。『無論如何我們還要打退一次衝鋒，但是以後——我不知道……應當把橋炸斷！』他毅然地說完。

三一 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

直到現在尼古林還保住着橋樑：爲了使我們自己的隊伍開到時可以利用。現在到要炸斷的時候了。

福米喬夫尖刻地罵道：

「我們的人在哪兒？他們在那兒幹什麼——是騎在牛背上爬嗎？」

他不知道，這時我們的向渡口開來的隊伍，在草原上追上了一隊德國人的坦克車——原來是六十五輛坦克車，衝出了十二輛，現在正開足馬力向河邊駛來。

連被阻在河岸的法西斯匪徒也不知道這事。被游擊隊的反抗力量弄得發呆的敵人停止了砲火。機關槍也沉默下去。

「他們在想什麼辦法，」尼古林警惕地和懷疑地說。「要把橋炸斷，沒有別的出路。」

「你可是怎樣走到橋邊去呢？」老伯伯反問。

尼古林一聲沒響。敵人不能到達的橋，對於水兵們也是同樣難以到達的。光禿的河岸連一點掩蔽也沒有，連一叢足以遮蔽機關槍，大砲和迫擊砲火力的灌木也沒有。

任何一個勇士向橋邊一移動，立刻就會立刻被猛烈的砲火消滅。

「是——是——是的！」尼古林說。「不錯，沒有路到橋邊去……從那邊岸上他們也會開槍。現在我們怎麼辦？」他用緩慢的注意的視線環顧了自己的各個指揮員們的面孔一眼。「那末，讓德國人

過河嗎？」

各指揮員們沉默不語。老伯伯皺着眉，福米喬夫眯着眼睛望被太陽光照得刺目，中心有閃動着的急流的河面。

「那末爲什麼我們要犧牲這許多人？」哈爾琴柯熱情地和突然地說。「爲什麼，如果德國人仍然可以渡過河？」他的聲調奇怪地顫抖了。「隊長同志，請准許我去！我來試試。也許可以能達到……我從水上，水邊鑽去……」

「你能到哪兒？」福米喬夫打斷他。「立刻你就能到天上去，再也到不了別處。」

「那末現在怎麼辦？」哈爾琴柯挺身出來，甚至略微有點跳腳。「難道，弟兄們白犧牲嗎？」福米喬夫皺着眉頭，憤怒地和沉重地擡了一下身體。

「你不要吵吵……在人耳邊嗡嗡，只能妨礙人思想。你不要妨礙，爲了上帝！」但是很難使哈爾琴柯安靜下去。他激動得閃着眼睛，繼續說服尼古林。

「我去試試！……放我去，隊長同志。要打死，總歸會打死的，——我不怕死！」

「你是混蛋！」福米喬夫有力地 and 重重地說。「這是要做工作，要把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阻攔住，可是你想要說什麼死啦。真是時候啊！」

他目光中露出氣憤的遺憾表情，扭過身去。

「呸，可是你自己想什麼？」尼古林問。「你是什麼意見？」

「從岸邊到橋頭是不能走過去的，」福米喬夫不慌不忙地說。「甚至連試驗也不用——反正一點意義也沒有。這是應當如何迂迴過去。要採取軍事上的計策。」

「走水路？」尼古林很高興，因為他的想頭恰好在了福米喬夫的話中找到了確定，接過來說。

「對啦！」福米喬夫說：「到橋邊去沒有別的路。可是我們會游水——不能白是水兵們……如果現在沿岸逆流爬上一百五十米突，然後順流攻擊——河水自己就會把人漂到橋邊，漂到正中間的渡船處。」

「那末手榴彈呢？擺在自己身上？」

「可以做一個小筏子。把它擺在前面推啊推，這就是一切。水——它會隱藏住的。太陽非常耀眼——他們看不見河中心……隊長同志，我是這樣想，爲了可靠起見，要派兩個人去。一個人如果發生了什麼意外——第二個就要代替。」

「我們派誰去？」

「我自己去一個，」福米喬夫簡單地說。「派陸上的人去是不成的——游泳得不好。而且現在的水冰涼。陸上的人是不能執行這個任務的。」

「那末第二個人呢？」尼古林問。

「我去好啦，」哈爾琴柯急忙說。

「你游水游得好嗎？」福米喬夫問。

「無論如何我要游到，」哈爾琴柯不能確定地回答。

「你不要叫我腦袋發昏吧！」福米喬夫怒沖沖說。「這是正經事情，可是你叫人頭昏！你直接痛快的回答——游水游得好不好？」

哈爾琴柯不高興地承認，游水是中等程度，不過這不要緊，但是靈魂哪！一定讓游到橋邊！

「那末，你就是游得不好嘍！」福米喬夫打斷他。「你一爬進水，就會抽筋！不行！」他轉向尼古林。「哈爾琴柯不行。」

直到現在沉默着的老伯伯，重重地和喧鬧地嘆了口氣。

「我去，隊長同志……」

尼古林考慮着。

「我不想派你去，老伯伯。」

「這是怎麼？你怕我游不到嗎？我在年青的時候會游過克爾赤（Керчь）海峽呢。」

「頂好找一個獨身的人。或者像查哈爾一樣，把家庭破壞了的人。」

「等等，這用不着把家庭拋棄的，」老伯伯認真地說。「這也不是森林，又不是四周有狼，——都是自己人。你對於這不用疑惑，隊長同志，——我的家眷在集體農場不會受欺侮的。大兒子去年已經把博士的課程修完了。他能支持……」

準備迅速結束了。老伯伯下到指揮所的土穴內去，傷兵都躺在那兒，他帶來一堆木片和自己的裝錢的皮口袋。福米喬夫編起小木筏來。老伯伯把錢袋交給尼古林，說道：

「這兒是一萬二千五百盧布，還有點零的——忘記多少了。各種賬目和單據都在那兒——包在中間的油紙包裹。用化學鉛筆寫的——怕它們被潮濕浸壞，所以包在油紙裏……」

他沉默一下，又說：

「住址也在那裏面。」

福米喬夫跪着，用自己的有力量的手指，捲着扎起木板來的鐵絲。

『好啦！』

他立起來，把沾在褲子上的泥土撲了撲。

尼古林向小筏子望了一眼。

『太小了，怕禁不起。手榴彈——它們是很重的東西，而且還要放衣服……』

老伯伯和福米喬夫沉默了。尼古林明白，他們根本沒準備在小筏子上還帶衣服。

『不成，你們這可不行，』他好像覺得他們把自己的決意告訴了他，所以他怎樣回答。『一定要帶着衣服。事情幸運的也很多……也許可以平安無事。』

他們兩人又是沉默不語。

尼古林再沒有向他們說什麼。

福米喬夫把手榴彈放在一隻口袋裏，把自己的大而黑的手伸給尼古林。

『呸，隊長同志，我們一道玩的很好，過的很親熱。可是現在——我的時間到了……』

『別了，查哈爾！……』

他們互相對着眼睛望了望。福米喬夫猜到了尼古林的思想，微笑了。

『頂要緊的不在這上面，隊長同志！一切都很好，你不用疑惑……頂要緊的……』

他沒有說完，實在也用不到對他說完了：尼古林這樣已經明白了。

老伯伯照着舊式的方法告別，吻了三次。

他們拿起裝着手榴彈的口袋和小木筏子，走出去了。尼古林命令展開機關槍的火力，爲了引開敵人的注意。雖然從浮橋起沿着河岸向左向右還留些德國工兵沒有來得及砍掉的稠密的柳樹，但是這種

警戒仍然不是多餘的。

時間過去，尼古林手上的錶滴滴的響着。他腦筋裏全是老伯伯和福米喬夫。從各方面看來，德國人一點也沒有發現他們在灌木叢中移動的痕跡。這就是說，太平無事。大概，他們已經爬到，現在臥倒在岸上，脫衣服，把炸彈裝在小筏子上，把自己的衣服留下來……

『哈爾琴柯！』尼古林說。『你到土穴內去看看，那兒的受傷的人怎樣。』

哈爾琴柯出去了。尼古林只剩下一個人，坐在用土塊砍成的土座位上，面孔轉向了潮濕的土牆壁……

哈爾琴柯又從指揮所的黑洞中走出來，彎着腰，走向尼古林來，但是離他五步遠處又停下了，看了看又走開去，沒有驚動他……

法西斯匪徒們使尼古林吃了一驚。他們忽然活潑起來，喧嘩，吁叫了，有許多人忘記了警戒，跳起來，用帽子搵着，全身立起來都可以看到。他們並沒有開火。這一切都很奇怪，莫明其妙，迫使尼古林加以警惕。他向土壩的上面望着，竭力想要瞭解高興活潑的原因。

他沒能想和猜有多久。

『坦克車！』哈爾琴柯說，他的面孔罩上了一層灰白色。

尼古林把望遠鏡向他指的方面望去，看見了敵人的有十字記號的坦克車。坦克車沉重地翻過遠方的山崗，沿着穿過山谷通到橋的大路開過來。它們走的很快，它們所剩的路程連十分鐘都不用了。『坦克車！坦克車！』尼古林左右的戰壕裏都喧鬧起來。他聽見自己的戰士們的嗓音裏的驚恐，害怕，混亂。他的思想從來未有地緊張和清楚地工作。這就是在他的生命上的最困難的，當前的大考驗上的偉

大試煉！現在它到來了——這就是頂要緊的和頂重大的，福米喬夫告別時沒有說完的……

『把手榴彈給我！』尼古林命令，覺得自己全身都充滿了力量，光明和輕鬆。他用未受傷的右手接過來一扎手榴彈，迅速地看了它們一眼。

『樹柯夫，你留下來指揮。這是我給你的最後的命令——不能放過！要支持到最後！』

從戰壕到狹窄的土谷口隔有七十米突。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向尼古林攻擊。他跑着，用不到說明，但是堅決地相信，這些子彈對他是沒有危險的。同樣，他也可以用不到說明，覺得有一排危險的子彈，便臥倒下來。子彈恰好從他頭頂上飛過，打在他身後離他只有四步處的地上。他又跳起來，向前跑去。

在土谷中，最最狹窄的地方，他看見了一個彈穴，裏面注滿了水，便臥倒在這個彈穴內。他沒有感覺到水，以及由水浸的冷氣，因為這種感覺對於他根本不重要，而且根本用不到。他把手榴彈向上舉起，舉在水上頭。他聽見了移動過來的坦克車的鐵的喧鬧聲。

坦克車排成隊伍沿狹窄的土谷走着。當前面的一輛已經走到儘身邊時，——滾熱的光浪已經包圍住了尼古林，他非常清楚地和毫無疑問地，用自己的全身感覺到，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永垂不朽，他從彈穴中立起來，輕輕地把自己的身軀拋到轟轟響着的爬蟲下面去了。

三二一 前進，向西方去！

戰壕內的全體戰士都聽到了這一聲爆炸，這一聲爆炸之後，前面的一輛坦克車跳了起來。盤旋

着，橫停在土谷中了，阻攔住了其餘的坦克的道路。

福米喬夫和老伯伯也聽見了。

他們把自己的手榴彈放在中間的渡船的兩端，放在橋樑的相接處。他們隔着渡船互相看不見地談話。

『好了嗎？』福米喬夫喊道。急流一直在拖拉他，他拉住了鐵絲的繩索。水清脆地唱着，浮起了水泡和白沫。

『等一等，』老伯伯的聲音回答。

岸上的射擊加強了，聽見了呼叫聲。『他們衝鋒哩！』福米喬夫想。

德國人衝鋒了。明白，他們寄託在坦克車戰上的全部希望都毀滅了，他們實行突進了。浮橋附近發生了肉搏戰。受了兩處傷的哈爾琴柯，用刺刀把一個短粗的下士刺倒，把槍托子向回一抽，又把一個德國人刺翻。火夫阿列哈和胸前掛着『工作勤勞』章的老哥薩克就在樹柯夫旁邊戰鬥……

『你快點！』福米喬夫向渡船那邊喊。『你聽見嗎？快點！他們向橋上衝呢！……』

『好啦！』

『他數到三！』

『來吧！』

福米喬夫抓住了一隻在一扎手榴彈中特別凸出的蓋頭。

『一！』

『一，』老伯伯在渡船另一面應聲說。